民國叢書

第四編

·64·



民國叢書

第四編

64

歷史·地理類

歷史哲學教程 翦伯贊著

歷史哲學 朱謙之著

歷史哲學概論 胡秋原著

歷史哲學論叢 常乃悳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渝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滬改訂再版

歷史哲學概論

定價

著作者 胡秋原

印刷者 源源記仁印刷公司
上海安摩路萬祥里九號
電話 四〇八九九

發行者 民主政治社
南京盧家莊公教一村卯字五號
上海南京東路合同大樓515號

總經售 全國各大書店

全書舊序

（余甲戌去國，嘗立志草二書，一曰小文法，一曰小辭書。兩書均未成功，只有一部分的草稿和筆記。蘆事發，整裝急歸，余以已無閑爲此類文字且暫時亦無出版之機矣，所有草稿，筆記及參考書籍，均棄港滬，僅後稿序文尚留篋中。序文作於股賊僞組織成立之前，今錄於此。余現仍擬就原有規模，更加縮寫一次。盡其所能，勉償舊願爾。）

學莫徵於知原，知莫大於窮變。知原窮變者，所以御今而察來也。古人論學，首舉經史。經者，原理之學，論萬化之本原，究天人之大法，即今之所謂哲學也。史者記述之學，溯一切起伏之跡，追衆類生住異滅之相者也。芸芸萬彙，理趣同一：天地一理，稟變萬殊。執同以觀異，歷萬世以逍遙，史之事也：綜異以見同，周天地而齊物，經之業也。學也無涯，斯爲經緯。今之所謂經，殆指孔家之典籍，然墨氏之言，時號墨經，老莊之作，亦有經稱，釋典東來，並稱經論。（後儒著作亦有名爲經者，沿至飲食博弈之文，亦稱爲經，殆與近世哲學名目之濫用同。）故廣義之經，即哲學之意。兩漢以來，學尊一孔，然哲人代興，風流未沬，六朝之世，有玄學之名，宋明以來，有道學理學之目。斯張哲學之規模，亦玄言之漸著也。及其弊於空疎，亭林起而倡經學即理學之說，謂經學以外無理學。蓋志切實用，用正經世之義於夫子，雖末流忘於支離，東原亦嘗深理欲之辨，豈徒章句之細哉。爰有實齋，標六經皆史之旨，正離器言道之非，驚才遠識，體大思精，子元以來，一人而已。夫所謂六經皆史者，猶言六經皆史料也。書春秋無論矣，他如詩爲文學史料，

易爲哲學史料，禮爲法制典章風俗史料，樂雖亡佚，要亦藝術史料也。夫豈獨六經爲然哉？萬物莫不有變，卽莫不爲史。雲漢星宿之形成，天之史也，天文學在焉。山河之升沉，大地之層積，地之史也，地質學在焉。種類之孕育，性命之發展，草木蟲魚鳥獸靈長之造化，生命之史也，生物學在焉（西儒稱博物學爲自然史）。人羣之分聚，文物之興替，學藝之演進，則人類史社會史也，而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及文學哲學等在焉。宇宙之大，雖蟲之末，均爲無窮史系之環節，無盡史流之川瀆，無限史樹之枝葉，故曰，萬有皆史也。然萬變不離常經，殊方宗於同理。千變萬化之機，固萬不易之則。是故爲學者必格物以窮理。如是有世之所謂哲學焉，有數學焉，有物理學焉，有人地學焉，有進化論焉，有社會學焉。蓋無理之變爲盲目，無變之理爲空虛。六經皆史，諸史亦經，萬有皆史，萬有亦經。故歷史與哲學者，實學問之兩極，相輔交織，而宇宙之妙，用在無內之微，體在無外之大，體用之機，實錯綜複合而未可強分者也，今區爲二，亦方便之計云爾（中略）

余少治文史（中略），長習格致，十餘年來頗涉羣學哲學史學之書，自信於學粗有所得，常擬將一得之愚整爲統系，造爲二書：一曰宇宙文法（綜合世界觀之哲學），一曰宇宙辭書（比較世界文化史）。夫通一國之文法及辭彙者，卽可進窺一國之文籍，雖熟巧存乎時習，要可由是而之，斯固宇宙之書之門牆，而大塊文章之階梯也。

近世學問，側重分析，務密分工，所得易精，全牛每失。所謂明察樹木而不見森林也。於是爲器漸精，去道當遠，所謂哲學者，日益貧瘠，繼同敝屣，黠者推波，以利於塗民之術，愚暴之說，益以猖狂，可哀也矣。夫進化之則，在由總而分，由汎之殊，然其差愈密，綜亦彌高。人物皆然，學應如是。蓋有豐富之材，不難建大成之殿，分科頗備，綜哲可立。豈惟總攝羣言，契銜百學；抑亦具融會貫通之道，示舉一反三之

機。專以造其深，博以成其大，始爲學之功，明道之途也。余之欲造宇宙文法，意在乎斯。

茫茫時空，縱橫罔極，五洲萬國，興亡何限。人類之生，文物可考者，五十萬年。文獻可徵者，亦垂萬年。淵源所自，亦甚遠哉。夫今日者昨日之綿延，現在者將來之根據，故必搜集祖典，網羅故實，考其始源，理其流別，較其同異，驗其因果：辨所從來，不迷去向，史之爲職亦大矣。原夫書契之初，即肇史記之始，厥後或紀年記事，或紀傳綜述，或斷代成書，或紀事本末，或別考貨殖四裔之源流，或詳案制度學術之沿革，東西載籍，亦充棟而汗牛也。二百年來，砲艦商輪，無遠弗屆。五洲互通，鞮譯大明，通史遞作，頗事對裁 而隨地學，古生物學，人學，金石學之大興，或依地層而推滄桑，或依化名而次生息，或掘地顯先史之幽光，或遠征證古俗於今日，史材日富，史體日廣，於是羣知諸皆流變，諸相因緣，攝三才萬有之序，始盡歷史之功。本此爲史，頗有著錄，特風緒始開，未有美備耳。余擬據斯指，綜天人之始末，集四海之波瀾，造爲宇宙辭書，亦不過整理陳言，惟鑒以新識而已。自人知日廣，人事日繁，無牢籠記憶之便，有淹通貫串之難，類而聚之，乃有通書。若中國之三通，大典，集成，西方之百科全書，均其疇也。雖然，欲以通書類書百科全書以賅古今文物之變、中外涂轍之殊，則無論依內容分門別類，或依部首字母索引，既不免重見疊出，漫無理次，尤不能見其相關相連之密，僅供檢閱之資，或獺祭之助；猶如斷錦盈[illegible]，未爲冠裳也。余以爲最理想之百科全書，莫如取世界通史之形式，自原始以迄今日，一切事象，均依其生成，敍其次別，則首尾一貫，脈絡分明，譬登高樓，窮千里目，河海細流，均在眼底；非同管窺，不爲斷水。欲便檢查，可附索引。如是則一切天地之開闢，人羣之生聚，與夫人事器物之變異，政治之風波，學藝之發明，殆無不納於史體以內，所謂萬物之聚散，皆在其中，通學集藝之法，計莫善於此矣。

然此千秋盛業，須竭全國舉世才智，通力成之，非一人力盡畢生，所能爲役也。亡已，乃不自揣固陋，先縮爲小文法及小辭書，聊爲節略，以發其凡。玆編卽小辭書也。中西之爲通史者多矣，然成于衆手者，每失蕪雜，成於一人者，常病譾陋，成於西人者，卽隔膜於東土，而成於國人者，教本而外，罕見專書。若干編譯，不無陳漏。余爰參考中西史籍文獻與夫學人最可信賴之作，益以十餘年來之見聞，採拾最近數十年間史學界之新收獲，考信近世人學金石學上之新發見與新資料。整理爲一書，書成十二編（中略）（註）自星雲以迄本歲，世界事蹟，粗在其中，中國史亦織於世界史內，蓋雖時遼地隔，卽未正式交通以前，已未嘗不息息相關，此不僅見世界人文之步武，亦可觀我民族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也。一人之力，草創之間，漏誤自多；大雅君子，不吝教之。（中略）

余之觀史也，原道術於器用，見樂利於自由，據勞動之技術及組織，釋人治之進行，以自由之境界及能率，測世運之隆汚。人文之進步，實由勞動與自由之深廣而決之。夫宇宙之史，不外物質運動之歷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類史者，又人類勞動之子也。人類之勞動，目的在人類之自由。云何是自由？生命之健全發揚，生力洋溢及其自然發揮之狀態而已。析而言之，凡有五義：一曰無礙，去壓迫也；二曰不踰距，不他侵也；三曰發展，盡其才能，精進不已也；四曰創造，日新又新，個體有限，全體無窮也；五曰諧和，各個獨立，普遍合作，同登春台，萬方中節也。勞動創造一切，趣最高普遍自由之的，而自由者，又爲發揮勞動最高能力之因。故一社會不勞者愈多，縛抑愈甚，卽衰滅之徵，而習乎惰逸，安爲奴隸，亦自殺之途。故禍莫大於侵凌，害莫過於貪欲，罪莫醜於賣國，惡莫凶於殘民，恥莫辱於媚暴，哀莫痛於心死，而樂亦莫悅於自立，義莫尊於自衛焉。精勤勞於創造，乃人類之天賚，護自由而禦暴，又人類之天責。勞動自由與

自由勞動，始眞正文明之標識也；世界有一不自由者，即斯世之尙未臻可也。生民之初，俱縛於天，器物漸治，人互相縛，奇巧之末，貪殺隨之，人相解脫，人道乃昌。今舉世尙在明夷之際，正醜禍橫塞之秋，然人義尙存，性靈弗絕，將來必有一世界焉，擁萬國爲一家，納世界於庠序，無強權，無私貨，選賢與哲，以爲師長，合作自治，無缺無爭，於是教育與政治趣一，科學與生產合一，而藝術與生活爲一，獻各人天賦之能，享人生應有之樂。修文偃武，役地戡天，萬人勞動，普遍自由，斯乃世治之隆，而眞人類史之發軔也。此在初世，具體而微。貴賤既殊，斯義始泯，發揚光大，必在將來。（史略）今蠻風大厲，去此方遙，羣策羣力以赴之，吾人遠重之責矣。

總觀載籍以來人類之活動，均以民族與國家爲背境，民族之生剋離合，構成人類歷史之路程。而民族間之不自由，實爲世界不自由之根本。人間最慘痛之事，莫過於亡國滅種，而尤莫過於文明國家優秀種族之爲野蠻國家殘暴種族所夷滅也。或曰，自平等義乖以來，有民族之主奴，階級之壓抑，閥閱之尊卑，男女之君臣，斯皆不自然之現象，人類之恥辱，文明進步之障礙，非獨種族相殘，兼弱攻昧之爲禍亂也。雖然，世界之不合理也，以民族不自由始，而將以民族之解放終。自由民族爲自由世界之前提，而民族自由實國際自由之起點。若民族不得解放，則階級閥閱男女間之抑縛，亦無解決之日，惟有民族間之平等博愛立，始能保證階級之泯廢與全人類之自由平等博愛也。百年以來我民族日受侵淩，幾於不國。大漢聲沈，靈光慘澹，今更河山半裂倭傒披猖，千百倍於晉宋明季之慘者，已迫於眉睫，而今日之亡國，即萬古之沈淪。凡我黃帝之子孫，自均應首爲祖國之自由而奮戰也。

整理無限複雜之史象，余用劇史法之敍述，略廣溫公通鑑年經月緯之意，而於一定年系之下，依次羅列

各地域各國家（「文化史區」）之事跡，復結述片段，并爲比論。人類未生，時空爲舞台，物質生命爲俳優；人類旣出，大地爲舞台而人類民族爲俳優。吾人讀劇，必先知其時代、次知其場面，再觀其人物，然後足了解其劇情。余之敍史，如敍劇然，惟人類之劇，乃人類集體之創作。英雄豪傑，不過劇中代表脚色而已。（中略）

古人著書，非玩人玩物也，太史公曰：仲尼厄而作春秋，……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爲作也。顧亭林曰：君子之爲學，將以明道，將以救世也。余所期或異，情同古人。今倭禍日深，宗邦危殆，（中略）此士君子慷慨投筆之秋，余無狀未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遠在異國，哀憤莫伸，爰師古人之意，述往事，整齊其經歷；以明興亡之跡，盛衰之由，興革之端，禍福之際，與夫社會推移之則，人文進化之歸，貽於邦人父老兄弟姊妹之前。余雖未嘗善善惡惡賤不肖，然讀吾書者，必能憬然有所悟於自救自强之道，而爲自由中國，自由世界之謀。國民之受荼毒殘虐黷辱，雖創鉅而痛深，然倘能統一抗戰，一旦脫其鐐鎖，余固不疑我勞苦忠厚和平優秀之民族，能發揮其才力，大貢獻於世界之將來。信如是，則余之勞形爲不虛矣。余食息故國二十餘年，今不能守城野戰，盡殺賊搴旗之烈，能獻於國人者，僅此數册之書，能不悲乎？能不悲乎？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余亦未嘗甘以區區者而自朽也。

一九三五年黃陂胡秋原自序於朔方旅次。

（註）余書除序篇外，原擬篇卷如左：

序篇

由星雲到人類（年代係約記，下做此。五十萬年前）

全書舊序

序編序言

本編爲「世界史略」之導言。因各篇之內容及分量均可獨立，除擬全書成後合訂外，亦將別册出版。所謂歷史哲學者，就其最廣義言，實卽哲學本身。蓋整個宇宙現象，無往而非歷史。就其中間義言之，當是整個人類史之法則，應包括自人類學以至現代社會研究之結論。就其狹義言之，則與社會學同義。本書所用，殆指其中間意義而言。然本編之性質，在爲歷史作一導言，故與獨立寫一本歷史哲學取材亦有別。換言之，本編所涉及者，不過與全書最有關係之歷史哲學問題而已。

史學或歷史研究之一般方面，大體可分爲三部分：一爲研究歷史或著作歷史之方法或技術，或可簡稱之曰史術；二爲對於歷史進化原因之解釋，余曾簡稱爲史釋；三爲對於歷史之態度或對於歷史之要求之見解，余簡稱爲史觀。此書係一般論史性質，自應對於此三問題加以討論；余所述者，誠至簡略，但亦均觸及之；如二三兩章係關於第一問題者；四五兩章係關於第二問題者；一六兩章則涉及第三問題者。故此編如稱爲史學導論，或較名副其實。其所以冠以歷史哲學之稱者，則以四五六三章略有新見之故耳。

以後各編，當陸續問世，余擬俟全書成後，作一總索引，以便檢查。

此編原稿曾載「祖國」，係臨時執筆。既缺參考書籍，又乏構思餘裕。余原擬付印時稍加整理，不料旋卽臥病，卽將原稿付印，清樣亦不克親自校對，自知疏陋之處不少。間有覺意過未盡者，略記於補記中。西文錯落，擇要刊誤。如在抗戰時期，卽以後諸編出版，當亦僅係初稿性質。余望全書出版之後，再作一次之

續整理。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胡秋原，病中。

再版序言

此書初版出於重慶。民國二十七年入蜀後，余刊行「祖國」週刊，繼續時代日報，主張統一抗戰。友人知余有世界世略之計劃者，勸逐漸寫出，按期刊於祖國 。每期付印前不得不倉卒執筆，而一年間遂以成帙——此固寫書之一法也。友人復勸出單行本，即以付印，原擬稍加整理，而病入醫院，並於病中寫竟最後一章。及印出，見缺誤甚多，乃草草作「補記」十七條附之，於廿九年初問世。

書出，頗得好評。而曹培隆燕義權二先生先後爲文批評，且介紹友朋閱讀，至可感愧。現在修正重版，亦兩先生之鼓勵有以啓之。

今春立法院集會，余出席後，頗感乏味，乃乘暇在寓居取原文加以修正。修正之點有四：一，第二章「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二節稍有補充。「中國史學史」之節，增一條略述我國過去之歷史哲學，並附一長註，略述余對於國史之初見。二，初版中之「補記」均納入正文以內，或作爲附註，其較重要倘可發揮者，則保留其小標題。三，第五章「社會之進化」一節，加「中西社會進化之比較」一段（大體採自拙作「中西文化與文化復興」一書），並附三表，對於中西歷史之比較研究，或足助參考。四，全書在文字及詞句上稍加整飭，而論斷處，輕重之際，亦間有加減。——至於曹燕二先生所指正者，均已盡量加以注意。並特載二文於卷末，因可爲本書提要，且誌切磋之感。然全書材料及命意，則經八年之國戰及三年之內亂後，余不僅不覺有何變更之必要，反之，余之所論，雖關於史，而爲國家生民求太平幸福之道，要在於是，此今

日重覽之餘益堅自信者也。換言之，此新自由主義之歷史觀，在今日頑鈍錯亂之時會，應有匡迷顯正之作用

余頗鄭重提出，世界史應爲今日每一有思想的國民之常識。因吾人生於世界之中；一個國家必須在世界史上有其地位，始能保證其生存；然一國家必其知慧與力量有所貢獻於世界，始能有其地位；是以各盡智能叢集中吾人之智能，以創造中國在世界史上之地位，乃吾人爲學之大目的。是故不僅聚故紙以爲博，拾牙慧以爲新，均爲鄙陋之積習；即我先哲所謂考興衰、垂鑒戒之大義者，其陳義已非高矣。或曰，世方升斗還才，閉門自殺，君言何不自知其迂闊耶？雖然，使中夏不至淪胥，則卑戾之氣，終有轉移之日，而此必賴有心人之心存遠大，樹之風聲矣。民國三十七年、初秋，柏林冷戰中，胡秋原記於南京北極閣下。

世界史略序篇——歷史哲學概論

目錄

世界史略（小小宇宙辭書）

黃陂胡秋原著

序篇　歷史，史學，歷史哲學

（一）歷史之概念與範圍

歷史之本來意義　史古作𠬝，本爲官名，象右手執冊書記之形，傳說中發明文字之倉頡，亦卽最古之史官。歷字則有時序及經過之義。西洋史字，本於希臘 Historia，六世紀時，伊阿尼亞人用以指「研問」之意，與後來之「哲學」「學問」無殊。哲學爲學，歷史爲問。兩者本義相合，恰相當於學問二字。至希臘之末，其義始變，研問結果之以文字記錄下來者始爲史。於是史爲記事文之意。

故由字面解釋之，經過之事依次記錄者，卽爲歷史。

史之廣狹二義　史之最初形式，當爲一民族或其領袖事蹟之記錄，然人智日廣，此記錄之範圍亦日廣。中國自卜辭而後，「尚書」「春秋」以及「左傳」「國語」「國策」，雖均爲史書，但系統著作，當數司馬遷(B.C.145—?)之「史記」。其書不僅記敍帝王人物，且涉及當時人類所有之知識，自天文地理以至經濟風俗種種。至於西方，埃及與兩河流域，文字發明甚早，然不重人事之記載。最早史書，當數希伯來人之

舊約諸篇。正式史書，始于希臘。希羅多特（Heroaotus 484?—425?B.C.）者，西方之司馬遷也，記希臘波斯之戰事，織入當時之見聞，稱西方史學之祖。至印度人尤少有時間觀念，史作不盛。以司馬遷與希羅多特及舊約而論，史記還是後來居上的。

自此以後以至現在，所謂歷史多係一民族一國家政治事件之記述。福理曼(Freeman)云：「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之歷史。」安諾得(Arnold)云：「歷史是一社會之傳記」。

然此種傳統史學漸不能滿足人類之知識。斯賓塞曾鼓吹新史學，譏舊史學爲鄰貓生子。克來登（Creighton)主張歷史應包括人類思想動作之影響其動作者。這一種新見解，是要將政治中心的記事，變爲人類全體活動的記錄；換言之，由單純政治史到綜合文化史，社會、實業、政治、學藝之歷史。而隨考古學人類學之與，人類知道記載歷史之時期，在人類過程中不過最短之一程。於是人類歷史範圍，溯源到人類之誕生推廣到人類一切有系統之活動，特別是文化之成長，變化和進步。這已是今日史學界之主流。

然人類尙不僅以硏究人類過去事蹟爲滿足。人類是自然之子，是生物之一支。隨人類學進化論地質學天文學之發達，人類知道人類之歷史不過是宇宙史之延長及其一部分。拉采爾(F,Ratzel)云：「名實相副之人類歷史哲學，必須由天體敘起以迄於地球，必具萬物爲一之眞知——自始至終，以同一定律貫徹其單純觀念」。我國章學誠云「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

是故歷史有廣狹二義。廣義之史，以宇宙之歷程爲對象，而狹義之史，包括人類之全史——書契以前及書記以後之歷史。余對史取最廣義之解釋，故甯首肯洪波德(Humboldt)之舊定義：「歷史者，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之記述」，也願意首肯我國王陽明章學誠「六經皆史也」之主張。

歷史之功用　歷史雖是過去事實之記錄，然人所不知之事，即無法記錄，是故歷史亦可謂人智之集成，過去活動，經驗與教訓之倉庫。世界在進行中。今日之事實，即如漢口之陷落，亦已成爲歷史。所有人類之學問，實即歷史而已。故嚴格言之，人類只有過去及將來，而現在這一時期是極爲短促的。

人類爲什麼要了解過去？記得拉普拉斯(Laplace)說過：人類如果完全了解過去，一定能了解將來。此言深而有味。實際言之，我們關於過去的知識是非常不完全的。遠者不談，太平天國之歷史，和抗戰以來的眞實情況，我們知道的是如何有限？歷史之爲學，在知往以觀來。孔德說，「知是爲了預知」。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對人如此，對一切事物莫不皆然。知事之來歷，就知其究竟。就過去的觀點說，由歷史的成敗興亡，可爲立身資治的鑒戒。而就現在的觀點說，由人類文化一般的趨勢和法則，我們便能爲人類建立更好的生活，而在這目標下，也便能樹立一個更崇高而有效的人生觀念。

歷史與哲學　歷史記述過去一切現象。哲學研究這一切現象之法則。所以一般說來，世界只有兩種相聯的學問，即歷史與哲學，或歷史哲學與哲學歷史。（馬克斯在其少作之中，曾謂世界只有一種科學，即歷史科學，或亦有感於斯。）人類靠這兩種學問，求其生存與進步。這兩種學問可以區別，但難分開。我們一面研究歷史現象，同時是要研究歷史法則，作我們生活行爲的方針。

歷史之定義　由以上之敍述我可爲歷史下一定義，而這也就是本書之內容：

「歷史者，依事實發生之次第，記述自然界及人類全體之發生與進化（及死滅退化）之事實，與夫人類之活動及其所創造的文明之成績，欲以明瞭過去，而爲人類改進今後生活之指針者也」。

大宇宙史與小宇宙史　由此言之，一切現象均爲歷史對象。然在敍述之際，有時不可不加以省略。例如

(二)歷史學

歷史學之意義　所謂史學者，指研究歷史之科學而言，即將歷史當作一種科學來研究的科學。歷史可不可以成爲一種科學呢？有人以爲歷史是事實之繼續，而歷史不會重演，歷史無法則，即不能成爲一種科學。然而，歷史不會重演，不能還原，是逐漸創進的，甚至有偶然的，可是畢竟不能否認，歷史之主要趨勢，可以追尋，可以推測。否認歷史之科學，等於否認社會之科學　佛林特(Flint)指出哲學科學不可分之後，主張歷史科學與歷史哲學也不可強分，然而他繼續說「歷史科學，目的在于究明歷史本身之沿革軌迹規律。而歷史哲學則專門推究因果關係，以及歷史與其他生活學問之關係」。這還是觀念不甚分明的。我以爲廣義的「歷史科學」，即是「歷史哲學」，其目的即在研究歷史之法則，社會因果關係在其內，大體進化之法則亦在其內。而「狹義的歷史」之哲學，即是人類歷史之法則學，即通稱爲社會學或一般社會科學者。但狹義的「歷史科學」，則指研究歷史現象之科學，即研考歷史之方法，或著作信史之技術。自史料之蒐集及鑑定，以至作史之態度均包括在內。於是歷史科學及歷史哲學可以分別，不能分開。而史學者，則爲歷史科學歷史哲學之合稱。

史學之原則　史學最高原則，就是求實，就是客觀；故作史必秉筆直書，或如蘭克(Ranke)說的「據實記載」。研史必博采考信，以明一時代一事件之當然與所以然。蓋歷史之任務即爲記述，史學亦即記實之學。然記實談何容易？劉知幾章學誠以來，中國即盛言史學史才史識史德之說。這無非是欲使歷史由神話、謬

傳、個人感情及一家一姓之問題解放， 求眞立誠而已。現代歐美新史學運動，尙欲將歷史由文學的道德的(教訓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目的解放，也是爲的力求記敍整個人文發展之事實眞相，及其所以然。

論史料 但欲求記載(或追記)之眞確，首先是史料問題——史料之開拓與蒐集，鑑定與整理，剪裁與夫最後下筆的問題。史料之中，最重要者，自是：(一)前人之直接記事，卽最熟製之史料．(二)其他文字記錄，自著作以至金石文字公文檔案之屬；乃至域外人士之記載(如由馬可波羅游記看元朝)；以上二者都是文獻可徵的。(三)其他文化現象，和語言文字風俗制度，多由前代傳來，使我們可以考其沿革以推其過去。(四)口頭史料，傳說軼文俚諺之類。(五)藝術史料 器物彫刻繪畫之類，凡此一切，過去之史家均知利用之。史遷不僅博覽當時史書，且「周覽名山大川」，并「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然而，我們不僅要在地面找史料，還要在地下找史料，所以，(六)前人遺物，如化石人物，澎湃古城，埃及金字之塔，殷墟龜甲之文，以及其他古物古錢，供給我們許多古代史料。然而，我們不僅找古人今日之遺物，還要找今日古人之文物。所以(七)今日原始民族之生活，無疑反映我輩祖宗之面目。古書所載，多賴今日現實的古人爲印證。然而，今日之史域，已開拓到人類及地球以外；所以，(八)古生物學地質學及天文學也供給我們以史料。而除此之外，尙有(九)推理的史料。如由一詩歌而推古韻，由西域古物見古代中西文化之交流；由作者之文字而推其弦外之音是也。由此觀之，史家必有極廣博之知識與見聞。而蒐集材料之方法，最好平日多作筆記工夫，將同類材料集于一處，至于分類索引之技術，則未能于此作詳細之討論矣。

然史料非盡可信，間接史料尤須整理。故鑑定極爲重要。單詞孤證，史家未可爲據。鑑定考訂雖賴排除成見及技術純熟，究不外綜合比較之功。第一，不可根據一個事實或一種記載斷定一現象之發生。一燕不能

成春。吾人不能以若干奴隸事實卽斷中國有希臘之奴隸制度。第二，對一事實之斷定，須考其其他一切之條件是否可能。吾人不能以木鳶木牛之事卽斷言中國過去卽有近世之機械。吾人如博覽中國之古典，便可知老子之書斷不能在孔子以前。過去許多僞書卽常因時代矛盾而露其馬脚。第三，不可以文害意。一時代之人類，其術語各有其內容，須以古義解古義。如以周召之世卽有共和，或以希臘羅馬之民主政治，卽今日之民主政治，均係望文生義之誤。史家重比較，但忌附會。然史家貴持重，亦忌多疑。國人因附會之風，至謂我民族來自西方，或以墨翟爲印人，又因疑古之風，至以夏禹爲鼎蟲，秦檜爲忠臣。此均不通之過也。第四，不可預定一種成見而選擇史料。若干馬克斯主義者覓史事以符其圖式，或力找階級鬥爭之事以實其說，卽係此病。至或毀周孔，或尊王莽，或以帝王均獨夫，或以黃巢爲革命，均係成見之蔽。第五，不可孤陋。如今日研究太平天國者，固不可憑官方史料而罵爲匪，亦不宜由感情而認爲革命。如見大英博物館所藏太平文件者，可知清廷借外力，洪楊亦借外力也。

史料之組織　史料蒐集加以整理之後，第二部工夫就是組織和排列，而貫之以文詞。著史必先確定範圍，始能運用史料。蓋同一史料對於一定範圍有主要史料及次要史料之分。例如著一本中國文化史或一本中國文學史，無論班超遠使或玄奘西遊，其詳略之處就不相同。而且，一史有一史之大小。一史料應在一史中佔如何之分量，亦須考慮及之。而其分量不外由其影響其意義及與其他史料重要性之比例而決之。如著中國文學史，專談班馬八家固然不對，而專談王褒僮約或樂府乃至打油詩也是不對的。歷史固然是事實之記錄，但也必須是事實主潮之記錄。

通史與專史　史有通專之別，然二者又係相對而言。就紀事本末體言之，斷代史爲專史，就斷代史言之

，一代學案或一人傳記又爲專史。而對於一人生平而言，某一事件之考證又爲專史。至治史者，宜先覽通史，知其門徑，然後擇一點專攻。再由此專門研究出發，亦足助觀全豹。如研究張騫，足知當時中西文化交通之狀況；研究浦壽庚，易知宋末中外貿易之情形。至材料之剪裁，則多賴作者之手腕。吾人考史，應有分工以求其精，然終當會通，以明人文進化之全貌，此亦不可不知也。

歷史之解釋　科學之所以爲科學，在不僅明事實之當然，且須明其所以然——一事之由來，背景，以及與其他事實之關係。天下無絕對偶然之事（所謂偶然，乃相對而言；滿朝出一拉那，是偶然；然女主之能亂國，仍有其必然也），亦無絕對孤立之事。在人文進化之大潮流中，確定每一水頭之來龍去脈，是歷史之任務。

史家之史觀　此處所謂史觀者，非惟物史觀（此詞宜譯爲惟物史釋）之「觀」，乃史家對歷史態度之意。魯濱孫(Robinson)云：『歷史不能視爲一種靜止科學，其進步不只限于改善其方法（研究方法），收集，批評及編定新史料，且必須改變其理想(Ideas)與目的，以適應社會及社會科學之進步，使在吾人之思想生活中，發生較之以前更爲重要之作用。』現代人類學社會學人文地理學之進步，能供給人類歷史研究以新內容；然傳統史家仍以宗教的文學的及道德的目的爲滿足。新史學之目的，乃欲供給人類以較廣眼光，以促進人類全體之福利。故對於侵略的愛國主義之宣傳，深爲不滿。威爾士之世界史綱，房龍之通俗著作，桑戴克之世界文化史，班茲之西方文化史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海士(Hayes)等所編課本，即代表此種新見解之著作。

近國人對於新史學頗多鼓吹。然又須知今日歐美有識之士所謂新史觀，猶未足爲吾中國人之新史觀，蓋彼等對於世界四分之一人類之歷史，猶未給以充分之注意。故歐人所著通史，實未宜於爲國人所閱讀。過去

西方史家之缺點，在過重愛國主義之宣傳；而我國之歷史，則對民族精神之鑄造，又過於忽視。我所要求於中國史家者，在其能以公正之民族觀點出發，以謀中國民族與世界合理合作爲目標：慎勿以他人之「新」，反助長吾人之舊弱點也。

主觀歷史及客觀歷史　然則讀史著史，吾人宜否先有一定之主觀理想？著史宜盡量客觀，不雜主見，這是對的。所以必須客觀，乃欲去吾人接近正確理想之蔽，非謂吾人終身無須理想。而眞正如實明白歷史之後，一種大理想自必發生。吾人須知，今日中國民族獨立與自由，固係主觀之必要，同時亦係客觀之必要。中國之自由與世界人類之幸福，實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歷史記客觀事實。然四萬萬人之生存與進步，非客觀之事實乎？由此言之，主觀歷史與客觀歷史又爲一物矣。史家不可有妨害求眞之成見，但不可無健全之理想。

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與西洋史學之比較　此處余當稍述中西史學之發展。西洋史學，啓明於希臘，至中世則爲神學所掩。維可(G. B. Vico 1668—1744)以後，人文主義始重新輸入歷史哲學之中，於是史學與其他科學同時進步。我國學藝開明甚早，史學發達尤早，著作最富，歷代歷史著作傳於今者不下十萬卷。而史遷之作，不僅敍載籍以來之事，且遠及於其所知之域外，故中國歷史，實具世界精神。又我國史學從未受宗教之束縛，司馬遷與章學誠均足與維可相比而無愧色。然在古人之中，智力超過維可以上者也還沒有。蓋過去（鴉片戰前）中國社會一般水準沒有超過歐洲十六世紀，所以史學也不能特別進步也。（註）

（註）中國書籍分類，自劉歆七略始，班志因之，史書分隸於六藝略中。晉荀勗始分四部，史在丙部。隋書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而史遂從此列於乙部。隋志史部分十三門，凡八一七部，一三二六四卷。至四庫全書史部，則分十五類，共二一七四部，三七〇四九卷。劉知幾章學誠均有分類。張之洞書目答問，分史部爲十四類，即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古史、別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地理、政書、譜錄、金石、史評。此外尙有其他書目分類，但張氏之分類，在舊分類中可稱後來居上。至現代，范希曾，章太炎，梁啓超，柳詒徵，朱希祖等亦有分類意見。中國史書分類甚爲困難者，卽其內容甚爲複雜。如水經注，是史書，是地理書，亦是文學也。史書內容大略，可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史官　中國很古卽有史官之設。如倉頡傳爲黃帝史官。蓋古代書寫視爲一種特別才能或職業，能通天人之際，故國語「家爲巫史」，相提並論；至太史公，猶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卜辭中有卜人，尹字形體亦與史字同，當均古史官）至於周代，據「周禮」所傳，已有五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周公時代之史佚，常爲天子代表，賜鍾鼎於諸侯。其後有史籀作篆字。此外諸侯之國，齊之大史，晉之董狐，以直烈殉其職。又據「呂氏春秋」，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以諫桀，殷之將亡，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周衰，老聃爲藏史。「左傳」載：韓宣子至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春秋。「史記」載「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均可見史官之職事。大約其初史官等於宮廷之祕書長，其後掌祭卜天官者另有其人，而史官變爲圖書館長，然而古代之學府則一也。（周禮六官中之屬員均有史二人至四人以至十二人，卽書記祕書之職）近人劉師培等謂九流學術皆出於史，卽由於此。到了秦漢，設太史令，司馬氏世典周史，而司馬遷卽承其家學，爲中國史學樹立萬世規模者也。（其後史官分爲二途，太史多掌星曆，而以蘭臺分史，

著作郎，翰林院掌起居註及修史之事。北齊始置史館，多由宰相兼領，隋唐以後因之，或由翰林院兼掌。民國以來亦有國史館焉。）

司馬遷以前之史學　中國最初之史書當數「尚書」。蓋甲骨文字僅爲史料，而三墳五典之類，實不可得知。「國語」記申叔時「教之春秋，教之語，教之故志，教之訓典」，「孟子」引「志曰」，「左傳」有「周志」，大約均爲史書，但均不可得而知。詩經中多史料，究爲文學。書經上起堯舜下訖秦穆公，爲朝廷文告之集錄。書經既係文件性質，故其所代表之見解，是我民族最初的史學見解，唯尚無可語於史學。惟在禹貢洪範之中，到處看見人本的精神。尚書殆古史官之手筆。今所傳書，其最可信者，即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古文頗經淆亂。至孔子曾否刪書，無關重要，意者，彼曾以古之書經爲授徒之課本歟？

尚書以後之史，主爲「春秋」，實爲晉史。可見當時史官記事之一般。當時諸侯各有邦志，如晉「乘」楚「檮杌」之類，然均不傳。春秋世傳孔子筆削，大約亦係孔子教徒之課本而已。彼將政府典籍，傳之民間，並開私人著史之風，亦功在百世。春秋主爲政治批評，而這也是中國史學之主流。

今所傳尚書春秋並世史書，尚有「逸周書」及汲冢竹書中之「紀年」，「穆天子傳」等。其中固保存若干史料，但不僅多經後人竄亂，即其原物恐亦多係秦漢人及晉人僞作。

然書係文件，春秋爲帳簿，最初有組織的史書，當數「左傳」，「國語」，「戰國策」，及「世本」，左傳國語均傳左丘明作，內容頗有相同，故有疑本爲一書，漢人裂國語而爲左傳者。國策係秦宗史記，爲劉向所編定。此均記當時政治社會大事，雖之組織，亦見紀實精神。世本爲史記藍本，惜宋時已佚，觀諸書所引，有帝系，世家，傳，譜，居篇，作篇，規模宏大。著作時代，亦略與希羅多特同時。中國史書，以編年

，紀傳，紀事本末三大類型爲主，至是均具規模。然最偉大製作，則爲——

司馬遷之史記　劉知幾論史首舉六家二體，二體者，紀傳與編年也。前者事經時緯。者後事經時緯。而史要不過時與事之組織。紀傳創於世本，弘於史遷，至是中國不僅有偉大之「史記」，且有偉大之史學。而此種綜合之體裁，爲以後正史之模範。太史公既抱奇憤大志，出其博學雄文，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組爲一系統史學，然觀其自序，報任安書，貨殖河渠大宛諸傳，特識獨到處迸發。誠東亞第一部最大之通史。他理解水之利害，理解地理與民情，財富與仁義關係，而對其以前史料，幾乎廣蒐殆盡。劉知幾揚班抑馬，其實規模才學千古一人！書有缺略，褚少孫補之，續貂矣。（按史記本史之通名，遷作本名「太史公書」。至三國時始稱爲史記。而以史名書，亦始於漢末劉芳「小史」，蜀譙周「古史考」）

斷代史　開斷代之紀傳體者，爲班固續成之「漢書」。固本父學，四代成書，與史記及後來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並稱四大傑作。然此類斷代爲史，與帝王家天下之思想適合，歷代相倣，至隋列爲正史，迄清張廷玉主纂之「明史」，一部念四史，陳陳相因，無改斯道。然如鄭樵所言，「會通之道，自此失矣」。此誠班氏所不及料者。又歷來正史，唐以前多爲私撰，唐後除李延壽「南北史」及歐陽修「新五代史」，最近柯紹志「新元史」外，多係官修。塞責蕪雜，劉知幾早已病之。唯「明史」作者均爲手筆，最稱完善。而既爲正史，又不得不爲史料之主源。

註：玆將二十四史書名及主要作者列下：史記（司馬遷作。褚少孫補武帝本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漢書（班彪，固，昭，馬續），後漢書（范曄，八志司馬彪續），三國志（陳壽），晉書（房玄齡等），宋書（沈約等），

南齊書（蕭子顯等），梁書（姚思廉等），陳書（姚思廉等），魏書（魏收等），北齊書（李百藥等），周書（令孤德棻等），隋書（魏徵等），北史（李延壽），舊唐書（劉昫等），新唐書（歐陽修等），新五代史（歐陽修等），宋史，遼史，金史（脫脫等），元史（宋濂等），明史（王鴻緒，張廷玉，萬斯同等）。以上廿四史，加近人柯紹忞新元史，共念五史。清史有稿。

鑒於舊史缺略，重修舊史者，有宋蕭常續後漢書，清章陶季漢書，清郭倫晉記，周濟晉略，清陳鱣續唐書，明柯維騏宋史新編，王維儉宋史記，清魏源元史新編，屠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新元史已見前）以上諸書，未始不可加入正史之中。又宋陸游南唐書，清謝啓昆西魏書，吳任臣十國春秋，錢士升南宋書，徐鼒之小腆紀年，紀傳，大體皆以紀傳之體裁，補偏安之史事。

鑒於正史表志之缺略，爲之補作者，自司馬彪補後漢書八志外，宋錢文子補兵志。清人補作甚多。如錢大昭之於舊漢書藝文志，候康之於後漢書藝文志，三國志藝文志，丁國鈞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洪亮吉補十六國疆域志，郝懿行補宋書食貨志等。現開明廿五史本均大體收羅，足資參考。然以余所見，即補作之中，仍有可補者。

不滿於斷代史者，梁武帝嘗命吳均作「通史」，自太初以迄齊代，後與梁武同燼江陵。魏宗室元暉嘗纂「科錄」，書亦失傳。隋楊素奏令陸從典續史記，未成而免官。於是至宋鄭樵脩志作「通志」（原名通史），欲復史遷之迹，包括紀，傳，世家，載記，譜，及二十略。自以爲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然清儒多譏其疏漏，唯實齋爲其辯護，謂足破墨守之史例，成一家之言云。

編年史 編年始於春秋及左傳。「紀年」亦屬其類。後有陸賈著「楚漢春秋」，惟書已不存。漢獻帝命荀悅删後漢書簡爲「漢紀」，以年繫事，才是編年史之第一部。後張璠袁宏做爲「後漢紀」，宏書尚存，

瑪稱佳構。效者頗接，如孔衍「漢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孫盛「魏春秋」，「晉陽秋」，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崔鴻「十六國春秋」之類，書多不傳，或有輯錄。斷代爲史，斷代爲記，創作精神益少。至於唐代，裴光庭，蕭穎士，姚康復等均有復興編年通史之志願。然直至司馬光，以十九年之時間，奮力作「通鑑」，上起戰國，下迄五代，「鑒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剪裁頗費苦心，信爲一代大作。前後兩司馬，足相輝映。劉恕，金履祥，李燾，李心傳，薛應旂，徐乾學，畢沅等有續作，但未有能及光者。

又朱熹及其門人欲因通鑑作「通鑑綱目」，以兼春秋左傳二體，便於檢閱。然泥於褒貶之說，轉成迂拘。其後續者亦多，或刪爲節要。通鑑之體，遂漸成專門之學。後袁了凡「綱鑑」以及「御批通鑑輯覽」，「綱鑑易知錄」，幾成過去最通行之史學課本。又通鑑而外，「元經」，宋張栻「經世紀年」，呂祖謙「大事紀」，陳均「九朝編年備要」，皆編年史也。

紀事本末體　紀傳以人爲主，編年以時爲主，至宋袁樞則就通鑑爲「記事本末」，以事爲主，將一千六百餘年之間，約爲二百三十九事，雖缺創造之意，能開新體之端，本爲便覽之書，竟有化腐爲奇之處，效者繼作，彙有歷朝紀事本末九種。朱子以紀事本末出於尙書國語。章學誠對此體極爲推重，以爲，「文省於紀傳，事豁于編年，眞尙書之遺也」。如史在明事實之經過，則此體固今後大可發揚者也。清初馬驌著「繹史」，自上古以訖三代，采用此體，並有典案圖表，雖材料不精，而規模甚美。此外以後清吳偉業之綏寇紀略，王闓運之湘軍志，亦屬此類。

以上紀傳，編年，本末，爲中國史書主要三體。此外尙有稱爲「雜史」「別史」者，如「逸周書」，「

東觀漢記」，「古史考」，「帝王世紀」，「貞觀政要」，蘇轍「古史」，羅泌「路史」，鄧氏「函史」以至「明季稗史」，明季南北略，蒙古源流等，或抄纂書，或錄見聞，以記一時之事。體裁不一，而多近紀事本末（亦有做編年紀傳之意者）。雖內容駁雜，亦爲史料之源。

制度史　即所謂政書。史記之「書」漢書之「志」已爲政書之始。應劭有「漢官儀」，何肯撰「政禮」。至唐，杜佑據劉秩「政典」，作「通典」三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黃虞以迄天寶，事以類從，舉其沿革，誌歷代之典章，開文化史門徑。此亦記傳體之新天地也。宋馬端臨作「文獻通考」，資料益廣。又宋鄭樵「通志」，原在作一種通史，體在史記通典之間。自三代至唐之人物制度，分爲五門，而「二十略」尤見卓識。鄭氏眼光甚高，所作猶未足相副，然總合爲書，誠一代之通才，「終爲不朽之業矣」。今彙有九通。又自唐六典及開元禮後，唐宋頗多會典會要之書，王應麟等又追考漢制。言禮制之沿革者，則秦蕙田「五禮通考」最稱博洽。又詔令奏議，亦爲政典之書。

九通之中，關於經濟政制史料甚多，然實業歷史甚少。若賈思勰之「齊民要術」，徐光啓之「農政全書」，朱琰「陶說」，宋應星「天工開物」，以至「東西洋考」，「中西紀事」等書，雖不列於史書，固爲農工商史之要藉。又「康濟錄」，「馬政紀」，「漕書」，以及「歷代黨鑑」，「社事始末」，均關乎兵荒政事。

學術史　莊子「天下」，淮南「要略」，爲學史權輿。史記孔子世家，老莊申韓列傳，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後漢書「儒林」「文苑」傳，隋書唐書之「經籍志」，宋史「文藝志」「道學傳」，已爲學術史。弘明兩集，歷代三寶紀，開元釋教錄，亦爲宗教史料。專論學術史之作，始於朱子「伊洛淵源錄」，採

奇峯「理學宗傳」。至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則始具學術史之大規模，「宋元學案」亦由其子百家與全祖望始成，蔚爲巨觀。至唐鑑「清朝學案」，則未可續貂矣。此外「漢學師承記」，「疇人傳」，「畫史彙傳」等，亦爲學術史之著錄。

方志　中國以地域之大，國史有通史性質，地方史之重要，不下於西方國史。所謂僞史霸史載記，均屬其類。而地理書中，方志圖經恆混爲一，實宜分別。地方史之著名者，有司馬彪「九州春秋」(佚)，「吳越春秋」，「越絕書」，而常璩「華陽國志」，乃最有法者。後如陸游「南唐書」，路振「九國志」，及「契丹國志」，「大金國志」，「蠻書」與近人之渤海國志，西夏記，皆地方史書。又隋唐以來，天下一統，政府及私人所撰方志甚多。今存最古志書，爲唐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圖志」。宋代則有官修「元豐九域志」，樂史之「太平寰宇記」，雖多缺文，猶見大概。而地方志書如「長安志」(四庫未錄)「吳郡志」，「會稽志」，均傳至今。元明清三代除「大一統志」外，各省府郡縣志書邊疆志書，今所存者，不下九萬卷。有成于大手筆者，有抄撮成書者，然其價值，要不可沒。清代章學誠最有興趣于方志，其爲吾省所作通志，雖塗改，然所立通志，掌故，文徵三例，實足以擴大方志之概念，爲未來之準繩。

地理，圖表　唯史與地，相關至密，並不同科。不過中國言史，必包地理，而方志之與圖經，恆難區畫。我國地理書以「山海圖經」爲最古，然似可視爲小說。後有桑欽「水經」，酈道元注之，最爲名貴，續作及續註者甚多。後「大唐西域記」，「職方外紀」記述域外。「行水金鑑」注重實用，而徐霞客遊記，則重實測。地圖之學，始於晉裴秀六體，至唐賈躭，詳道里，別朱墨，爲後來史圖之權輿。至于明末，史地學上有二大作，一爲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與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皆以救國救民爲主意。又歷史非

圖不明，賴表而顯。若顧棟高之「春秋大事年表」，萬斯同「歷代史表」，有提要鈎玄之功。至於近世，則有魏源始究域外史地，吾鄉楊守敬爲歷史地圖焉。

傳記　此可謂小史，即有關於人地之小史，係由紀傳體中分出。如「列女傳」，「高士傳」，「竹林名士傳」，「漢末英雄記」，「益都耆舊傳」，「襄陽耆舊記」，「名臣言行錄」，「傳燈錄」，「佛祖通載」，「高僧傳」，「東林列傳」，專記一類之人物，如「孔子編年」，「東方朔別傳」，「慈恩法師傳」專紀一人。「三輔黃圖」，「關中記」，「洛陽伽藍記」，「荆楚歲時記」，記一地或一物。尚有專記一特定事實之小紀事本末體，如「述征記」，「佛國記」，「使琉球記」及「三案始末」以至「湘軍志」是也。此外尚有帝王之起居注，實錄，家譜，世傳，年譜之屬。而穆天子傳等，則但能作小說觀，未可據爲史料也。若干野史亦屬之。

筆記　中國猶有一種歷史文獻，在文學小說歷史之間者，即爲筆記。舊如「世說」，已足存一代風光。宋人此作尤多，如容齋隨筆，武林舊事，夢溪筆談，萍州可談，夢粱錄以至歸田錄，老學庵筆記之類，以後如「輟耕錄」，「浪跡叢談」等，常使吾人見當時社會制度風俗，補歷史之缺略。至子集之中，其有歷史價值者何限？自白虎通以至清初藏名世全謝山之文集中，到處皆史料也。

此外，則有外人著作之足資參證者。如「蘇萊曼東遊記」，「馬可波羅遊記」是也。

史考與史論　此外尚有二類著作。一曰考訂，如裴駰之于史記，顏師古之于漢書，裴松之之于三國志則等於補作矣。宋人此作甚多，如司馬光自爲考異，清人尤樂此事，如王先謙之補注漢書，孫星衍全祖望之于史記天官書地理志，尚有發揮議論者，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趙翼「二十二

史劄記」是也。大抵於版本義例以外，兼及典制治亂之原。二曰史論，亦可謂歷史的政論。左傳之「君子曰」，史記之「太史公曰」已肇其端（「公羊」「穀梁」亦是政論），以後知者，如賈誼「過秦論」，陸機「辨亡論」，專書如范祖禹之「唐鑑」，呂祖謙之「東萊博議」，張溥之「歷代史論」，王夫之之「讀通鑑論」，「宋論」是也。或沉痛，或翻案，但多只能作政治論文讀，未可言史學也。

史學　中國史學，啓明于史遷，前已言之。六朝之世，史學發達，著作甚多，與均「通史」，據史通所言，吳蜀二主列于世家，五胡拓拔列于夷狄，頗見民族精神。其書不傳，實為恨事。論史之文，以文心雕龍之史傳發軔，然史學大明，則在唐宋之世。劉知幾著「史通」，論史作得失，辨體立例，志在求實立誠。疑古惑經，正周孔退老莊，外夷狄，內諸夏，均見經世精神，而史才史學史識之別，亦千古不磨之論，至其揚班抑馬，則個人偏見也。又賈耽地學，注重實測；杜佑「通考」，究食貨教化及政制之沿革，為史學別開生面。宋時史學發達，有許多大人物。一曰司馬光，著重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網羅實事，不錄異聞，據實而書，不故褒貶，此客觀態度，人文精神，不特排比史事，見其功力而已。二曰鄭樵，其「通志」自序，孤芳自賞，至其謂「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章，無待美刺」，實為效顰春秋者一當頭大棒。彼力言通史之重要，尤注意於典章之變遷，二十略中所敘，多非昔通目為史者；不僅見客觀精神，且係社會眼光也。三曰馬端臨，其「通考」繼踵杜書，而規模更大。章實齋短之，殊非篤論。四曰袁樞，以事實為歷史之主題，創本末之新體。此皆別識通裁之士，足光史學者也。至於明代，柯維祺獨力重修宋史，足補荒疎，自王守仁謂五經皆史考求實用，焦竑著「國史經籍志」開校讎學之風聲。黃宗羲樹學術史之規模，顧祖禹融會史地，均為創造。下至清初，則以考證漸興，遺文畢集，著作之盛，遠邁從前。而足稱承先啓後者，其章學誠之「文史通

義」乎？體大思精，宏才遠識。方志數種，實未足盡其所學、其史籍考一書不傳，實至可惜。其思想之足表彰者：一曰澈底的人本主義。如謂「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曰惟物思想。「道不離器。……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以言道，不可與言道矣」；「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三曰經世精神。「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為持世以救偏」，「史學所以經世」。「舍今言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四曰綜合專攻並重。謂六經皆史，六經皆器，重貫通之學，斥橫通之陋。然博亦貴約，「道欲通方，學貴專一」：實與近世科學見解相合。而史意史德之說亦有足多。此外則有崔述「考信錄」，具批評的精神；襲自珍頗多卓見，而徐松等啓邊疆域外之研究焉。

嘗謂我國史學頗受病於二事：一為文史同視。太史公之大作，至視為文章義法之書。二為狹義的勸懲主義。自春秋褒貶之說興，後之作者，莫不以此為目標。鄭樵首正其非，清中葉王鳴盛亦以史在考典制，「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但當考其典制之實，宜法宜戒，待人自擇；史蹟有美惡，不必强立文法，擅為褒貶，當考其事蹟之實，可褒可貶，聽天下之公論可矣。……總歸於務求切實」。此言甚是。

雖然，此非謂考史應無是非也。唯其非不在一家一姓之得失，而在整個民族之興衰，政教之隆替，生民之休戚，乃至全人類自由與文明之升降是矣。

歷史哲學　科學的歷史哲學，在西方是十八世紀以後之產物；在此以前，雖有若干意見，尚不足語於歷史哲學。蓋歷史哲學起於對人類社會進化之解釋，而進化之觀念，實現代的了解。在十七世紀以前，對於中西人士，均甚生疎也。

過去人類對於歷史觀念，是輪迴論的，不是進化論的。印度人是如此見解，中國所謂一治一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是如此見解。在此種見解下對歷史爲一種說明者，有陰陽五行說。天地萬物歷史，均循陰陽及五行之生尅而變化。自鄒衍爲五德終始之說，至漢董仲舒變爲一廣汎宇宙哲學與歷史哲學，而有三統之說。虞土夏木商金周火，繼周者當爲水德，繼秦者當爲火德，如此循環不已。五行又與五色相配，夏黑商白周赤，循環不已。故漢主火德，此卽炎漢之稱之所由來。至於宋代，卲雍作「皇極經世」，以世界循六十四卦之圜形圖而運動，並以「元」，「會」，「運」，「世」作世界之年譜。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天地之終爲一元，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套入六十四卦中，則天地始於復而終於坤。照此圖表，堯時陽最盛。至神宋之世，陰漸盛。此後江河日下，至十二運而天地息，此後將有新天地出現矣。又劉歆張江陵講文質遞變，亦是循環論。而「禮運」言社會由大同而小康，乃是一種退化論。

此在當時不失爲好學之見，然無當于理，無俟深論。然而中國歷史意見中，亦有近乎進化論者。自孔子以來，已有一種因革損益論。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來易傳講「窮則變，變則通」。如何變呢？孟子懲時弊，主張法堯舜。自荀子一派主張法後王，韓非子力主「世異則事異，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他分歷史爲三期：「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太史公是有進步觀念的。他指出小國寡民之不可復，並謂「聖人因事而制禮，故事異而禮異，…聖人不相襲而治」。劉安論諸子學說皆因時勢而變，不能「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世推移」。班固在漢志中亦云：「帝王質文，世所損益」。六朝玄學，是主張返樸無爲的。唐宋人復活進化見解，頗言因革。韓愈以爲夏葛冬裘，所以爲智一也。故不能慕太古之無事。而柳宗元之封建論

，說明國家之進化，並說有因有革，皆由于勢。蘇轍且云，「作法必始于粗，終于精，……古……非不智也，勢不及也」。馬端臨謂「治亂興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然井田之類，已不可復。至王守仁，則承認「風氣日開，文采日勝」，唐虞並非至治。「古今風習異宜」，古不可復。明末諸儒，尤多見此。至清，惲敬作「三代因革論」，頗啓康有爲之說。

然進化成爲一個明確觀念，是最近之事。公羊家董仲舒言三世五世，何休言據亂，昇平，太平三世，不一定有進化意義。康有爲始以三世之說，充以進化內容，而爲變法張本，風靡一時。此中西最初相遇之學說。而章太炎倡俱分進化論，亦有巧思。然眞正有歷史哲學觀念的，要以孫中山先生爲首。他對於政治經濟以及文明之進化，均有有見解之分期。

然而，變革之原因在于何處呢？此在我國除了天命天意之外，亦有論列，唯未成系統而已。其一爲人力論。天能勝人，人亦能勝天。人力能改造歷史。曾國藩更以「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係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勉勵世人。人力累積之强厚，足以改變歷史行程，是應該承認的。其二爲時勢論。孟子講到智慧乘勢待時之難易。易經所說，亦是「時」「勢」之理。時勢可以說是社會風氣潮流之意。三是地理和經濟論。司馬遷和班固注意到地理和經濟之重要。杜佑馬端臨的書，首言食貨。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理早爲先哲所知。到了明末，劉獻廷注意人地之故，顧祖禹分析國防和民生，更開始觸到歷史哲學之根本了。第四在中國過去史學見解中，最足寶貴者，有一種民心論。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所謂天意，實是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到了黃宗羲王夫之更特別宜揭夷夏大防

，民主大義。過去史家雖多注意帝王善惡，王朝興衰，亦因其牽連到天下蒼生之禍福。人民的幸福，國家的進步，應永遠是我們今後研究歷史之目標與理想；這一種見解還是我們應該由各方面加以發揮的。

現代的趨勢　章學誠是中國舊史學的殿軍。清末魏源等則初開領域於邊事。海通以後，一時有據外國史料以研究之風，特別是對於元史。如屠寄，柯紹忞，洪鈞等。以後，康有為章太炎據歷史社會學以言政治和歷史，康之弟子陳漢章，夏曾佑，梁啓超述作尤多。壯年之梁氏功在介紹新潮，且已論及新史，晚年之梁氏，功尤在提倡史學，鼓勵研究歷史之興趣。梁嘗立志為中國文化史稿，而研究法，社會史組織等篇，信乎發凡起例，足為今後開山。羅振玉王國維據金石證古史，董作賓裴文中楊鍾健參加實地之發掘，陳垣陳寅恪柳詒徵胡適馮友蘭湯用彤傅斯年陶希聖郭沫若孟森呂思勉等，均述作而有創發者。尚有以唯物史觀治史學者，間有所得，恆多傷於粗蕪穿鑿偏激。此外則翻譯外人著作及介紹新史學者，或整理中國史學書籍者，與從事通史及專史之著作者，自均多足為今後研究之基礎。然有規模的科學的創作，似尚不多。中國之新史學尚在萌芽之時期。可注意者，古史，西域文明及一般理論甚引起國人之興趣。而最切身之現代史，反未得正當之注意。而陶鑄民族精神博采當代史料足稱紀念碑之著作，尚待努力也。(註)

（註）吾國因自古重史，復因文字變化較少，史書傳今，浩如煙海。自章太炎劉申叔梁啓超以降，對中國史書加以評述者，有李守常，鄭鶴聲，柳詒徵，蒲梓完，金毓黻，方壯猷，王玉彰，朱希祖等；介紹新史學者有何炳松盧紹稷童之學陳訓慈諸人。然皆重於評衡過去，介紹外論，而於今後史學發凡起例者，則章柳而外，要以梁氏為體大思精。夫滅人之國，必滅其史。教育國民，亦始于史。故國史之研究與重編，殊為當務之急之一事。今後作史，一當據可靠之史料，二當不以帝王為中心而以民族文化之發達為中心，此已為今日之通言。然尚當注意者，三，泥古固陋，專事疑古，亦

非求眞之態度。四，聖祖仁宗之殺國家天下之陳言，然必謂帝王皆桀紂，而李自成張獻忠則堯舜，亦另一種奴才之見也。凡能使生民得尺寸之安不受更大之蹂躪者，均宜認其功績。吾人今日自當去「正統」「閏位」之成見，然一種民族，一種文化績，應爲歷史之中心。五，過去歷史偏于漢族，既云五族一家，則不僅各族之發達創造，未可忽略，而夷夏之言，亦當重作正當之理解。六，吾人於史，當重文化，尤當注意吾先氏之活動，創制，其有功國家，有功生民，有功於人類文明之增益者，庶足以激勵後昆，期於遠大。近來作者，或一意于階級之相仇，必使歷史爲血書而後快；或則徒言國粹史光，必使歷史爲一國之行狀（如孝子之述其先德）而後可，此均一隅之見耳。須知歷史爲人性之進步，文明之進步。人類之獸性，社會之錯誤非一朝可絕，故于歷史之殘忍，當如食人種族之行爲視之，憫之念之，而未可爲快口快心之談，而爲誨淫誨殺之機也。而吾人于故國之史，自應有一定之溫情，然其落後，其野蠻，不足爲諱，不必爲飾。雖然，吾先民之立德，立功，立言，使吾民族得以綿延至于今日者，必掘發而表彰之；而自中外相遇，相形見絀者，吾人必知人之長，求有所並駕且駕他人而上之。至於歷史上之遺毒，人爲黑暗之陰影，吾人亦必知其由來，而以理智之力，加以廓清，非與古人爭是非也，便吾人及子孫之前進也。此余于略述史籍之餘，願爲並世作家一盡拳拳者也。

關于國史，近日通史以及專史考證之作，層見疊出，精粗互見。如爲大學高中作教本用，則將近人之作加以充實，當可漸趨美備。然如欲造一大通史，本古人之傳統，采今日之新知，則余以爲下列體例，或有包舉之長：

中國通史要目：

（一）紀——分六篇：上古紀，先秦紀，兩漢紀，六朝紀，隋唐二宋紀，元明清紀。（民國紀）。（敍朝代大事，並便編年）

（二）書——共六書：

1.天文書（包括曆法，歷代氣候，天災，日月蝕記載）

2.地理書（包括疆域，山川，物產，行政區劃，都邑建置）

3.種族書（中國各民族之起源，分布，移動，混合，人口情形）
4.宗教書（各種宗教之興起，輸入，傳播）
5.語文書（漢族語文及其他各族語文之變化，音韻形體之變化）
6.圖籍書（即經籍志，中國境內各族之圖籍目錄，收編及亡佚情形）

（三）志——

1.政法志（制度，中央地方官職，重要興革，選舉附）
2.教育志（宮廷及民間之教育，科舉，書院等）
3.軍事志（兵制，兵器，重要戰役）
4.財政志（貨幣，稅制）
5.交通志（路政，驛道，河渠，海運，域外交通）
6.農水志（田制，耕器耕術，荒政，水利，衣食沿革）
7.工商志（手工技術，工程，商業變遷，互市）
8.學術志（哲學，天文，歷數，醫學，理化生物學）
9.文藝志（詩文，戲曲，音樂，建築，書畫，彫刻）
10法律志（歷代民刑法）
11禮俗志（古代典禮，姓氏，男女地位，婚喪及日常生活習俗）
12外交志（四夷，理藩，由族際關係而一統，中西交涉）

註：「書」紀歷史之自然現象，「志」紀歷史之創制事蹟。

（四）傳——按紀先分六期，各期均有——

1.帝王傳（凡稱帝王行使統治權者均屬之，民國以來可稱執政傳。

2.卿相傳（過去是貴族政治，其重要不能否認，民國以來可併入執政傳中或稱政治傳。）

3.將帥傳（自衛霍以至伯顏）

4.賢吏傳（如循吏傳）

5.學術傳（儒林，道學，疇人等在內）

6.文藝傳（文苑以至方技藝術之一部分）

7.善行傳（凡個人行為有益社會者，如救災恤貧，如范純仁等在內，此較隱逸獨行為有意義）

8.發明傳（馬鈞，畢昇等）

9.發見傳（探險遠征如張騫法顯）

10社黨傳（社會政治運動，亦原始民主運動，如清議，黨錮，東林等）

11亡亂傳（凡昏君，外戚，宦官，貪官污吏，漢奸之亡國殃民者為一部分；造反，革命，起事未成，自陳涉以至宋江，洪秀全為一部分。如以二者未可相提併論，則分為禍國傳，反抗傳亦可——不稱革命者，因此二字近來濫用過甚也。）

（五）表——如大事年表，秦楚之際年表，明清之際月表，戊戌日表之類；又如，歷代疆域沿革表，職官表；又如，列女表，西域人士漢化表；又如，春秋戰國諸國分合表，五胡十六國分合表等。

（六）圖——疆域沿革圖，物產，種族，語言分布圖，山川建置圖，失地圖；又如，錢幣沿革圖，衣服宮室變遷圖，武器變化圖，等。

依此規模，余倘如有三百萬字（六倍于史記），亦可作簡要之敍述。卽大中學之課本，如能將「紀」「書」「志」三者分期敍述，或置「書」于前，繼之以「紀」，繼之以「志」（傳，表，圖自可略），似亦勝于今日之零星記錄鈔法也。

西洋史學史

古代西亞之史記　所謂西洋史學史者，卽現代歐美史學及其先驅者之歷史。古代西亞北非，以及現在歐美俄國之史學均屬之。西洋史學之最古者，自爲埃及人，巴比倫人，亞述人及希伯來人之載籍。最初著作，多紀年體裁，載異聞奇蹟。最早之史書，當數埃及之「巴勒摩碑」(Palermo stone)，其時約在紀元前二千五百年前。最古之體系著作，自數「舊約」。其中摩西五經，約書亞記，撒母耳記，大部分著作之時間約在紀元前九百年。「歷代志」約成於紀元前六世紀前。紀元前三世紀，埃及Manetho之紀年，巴比倫Berossos之歷史，與舊約「列王紀」殆同時出現。作者有聞必錄，而歸於天命及勸懲之意，此神權時代之作風。

希臘之史學　希臘人開始人之歷史。彼等富於現世精神，勤於「考問」——Historia。第一個希臘史家爲赫克特(Hecataeus)，係Thales之同鄉，生於紀元前六世紀之中葉。彼敍希臘民族之古史，材料雖有不可信者，然彼固以徵信爲著史之精神，對於希臘之古傳說，認爲荒謬。希羅多特(484?—425B.C.)繼之，著「希波戰記」，對當時東西文化狀態，能以雄肆之筆作詳盡之描寫。第三個史家爲希氏同時之圖西地德(Thucydides 471—491B.C.)，記雅典斯巴達之戰爭。彼長於記事，文筆謹嚴，且認歷史之重演性。他不僅敍述，且進而解釋。他以人心解釋政治。其不能解釋者，則歸於天命。雖然他不言天命。最後之史家爲 Polybius，生於紀

元前二紀世初，居於羅馬，敍羅馬之所以興，由於法制之嚴明，而以歷史爲教訓之學。

羅馬之史學　羅馬初期之紀年作家，於史無所貢獻，最初之作要推Cato之「源始」一書。但第一本重要著作是凱撒之「加利戰記」，雖屬自傳性質，可見當時羅馬史重要之一頁。其親信Sallust所著短篇記事甚多，信有史筆，惜傳者不多。最重要之作家爲李維(Livy 59B.C.—17A.D.)著「羅馬史」，以愛國之精神，勵當時之青年，斥羅馬社會之墮風，而不失望於故國最後之光輝。一百年後，塔西陀(Tacitus)出，著「紀年」及「日耳曼記」等書，後者尤爲有名。彼之目的殆欲標當時蠻族之淳厚，以貶祖國之頹風，是道德的，愛國的，然亦在古代中世之間，留吾人以重要史料。同時擬作者甚多，但不逮塔氏。稍後有Plutarch，著「四十六英雄傳」，以雄渾之筆，敍非常之事，然文學價值多於歷史價值矣。

基督教與歷史　古代歷史多屬當代性質。基督教崛起羅馬廢墟之中。其對於史學影響，一爲帶入超自然的迷信，一則因猶太史之研究，將過去之觀念引入歷史之中。教父之中，思想無可取，然亦有才筆與幻想可驚者。最初的教會史家是Eusebius(260—340)，敍使徒之道統。這是希臘教會的大作。最可注意者，爲拉丁教會聖奧古斯丁(354—430)「上帝之城」(Civitas Dei)。彼以神道釋歷史之興亡，如謂羅馬毀於高特蠻族，由於羅馬人之棄其舊神。在他看來，人類不過神魔鬥法中之傀儡而已。上帝組織神國，上帝不要的人則成立人國，亦即罪府。人類史實此二國之爭，最後基督出世組織地上天國——教會。他分人類史爲六期，以符合於六天創造。這是一種「歷史哲學」，雖然是一種不合理的史學。這種觀念，十七世紀之波歲(Bossuet)猶復活之。

中世史學　中世歷史著作，多屬紀年紀事之書，而其體裁頗類於古代埃及巴比倫之紀年著作。蓋近代各

國僅以中世爲其本來發軔點也。所不同者，古代的傳說與基督教彙收並蓄而已。其中最足注意者，是幾部教士用拉丁文所作歷史。首先是六世紀Gregory所作「法蘭克史」，七世紀Beda所作「盎格羅教會史」，十一世紀Adam所作「北歐教區歷史」，十二世紀Otto所著「紀事」。De Villhardo'n (1160—1213?)以北法方言著「君士坦丁之征服」，尤中世要籍。到十四世紀，Froissart之「年代記」，代表紀實的編年史之新體裁。

但在中世，較之基督教，回教貢獻了更多的東西。中世後期文化之光，也是來自東方，回教由義大利西班牙之大學傳入基督教之歐洲，實與成吉思汗之溝通東西，同爲使中世迷頑迅速結束之二大力量。摩罕默德本人就是一個歷史家。最有名的亞拉伯史家，有馬梭地(Masudi)。他生於十世紀，在他的書中，有一章講到中國。而最值得紀念的，是伊本卡爾東(Ibn-Khaldun1332—1406)。他是西方第一個近代史家，雖然他的偉大到近來才爲世所知。其「世界史」一書，在其序言中，開始建立現代歷史哲學。他或者可說是西方第一個社會史觀者。他的序言，認歷史爲一種科學，即人類文明的科學。他指出地理經濟與歷史的關係，而歸結於合羣奮鬥發展工商學藝，以增進國家的幸福。佛林特說，在維可以前，他的見解是空前絕後的。

文藝復興期之史學　人本主義之復興，喚起新史學之運動。其發源地爲義大利。Lorenzo Valla. Leonardo Bruni, Favius Blondus 或校訂希臘羅馬之舊史，或撰作可信之史籍。而馬甲維里(Machiavelli)及基甲地尼(Guicciardini)之「佛羅連斯史」及「義大利史」，排斥教會，發揚異教，熱心政治，愛護邦國，均爲人本主義代表作。此種精神，在各國引起響應，如僑英義人Vergil，瑞士之Von Watt，德國之Rhenanus，蘇格蘭之Buchanan，尼德蘭之Scaliger及其高足Grotius，等。法國波當(Bodin)之著作亦在此時，爲後來孟特斯鳩之先導。他們與義大利之異教主義不同者，是更富於宗教改革之精神。而這到後來得德國馬丁路德作劃期之獅吼。

然宗教改革期之歷史著作，多黨同伐異之見，且使超自然論死灰復燃。唯Sleidanus解釋宗教改革爲政教分離運動，實有現代見解。

啓蒙時代之史學　地理之發現刺激產業之進步，造成現代民族國家之形成，與現代觀念之成長。在史學方面，西班牙人有許多探險和發見的記載，英國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國會中王權民權之辯論，均有助于歷史新領域之開闢。而代表時代精神者，則一七二五年義人維可著「新科學原理」，聲言歷史爲人類社會之新科學。他埋葬奧古斯丁以及波歲的神權史觀而建立人類史觀。第一個以此種精神著史的是孟特斯鳩。其「羅馬盛衰論」與「法意」，分析古代與當世政治之情況，且提出氣候與商業對於政教之影響。重要史家，如福祿特爾（路易十四世史，及風教論），休謨（英格蘭史），羅伯特生（Robertson，蘇格蘭史，美洲史），吉朋(Gibbon羅馬衰亡史），以及Heeren，都是以啓蒙精神著史的。在歷史哲學方面，維可而外，如英國波今布魯克(Bolingbroke)法國都果（Turgot）均有功於進步及社會法則性觀念之確認。啓蒙派之大功，在恢復人本主義而發展之，提高批評與理性精神，打破神權迷信，提高人道與自由之觀念，否認歷是退步與循環的，而在一般社會環境文化及精神狀態中，看人類及歷史之進步，且有意識的尋求歷史之法則。

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之史學　啓蒙主義推動了法國革命（一七八九）。這革命的過度，馬上發生一種浪漫主義的反動。德國赫德（Herder）反對主智主義，以歷史爲人性之發展。菲希特初期後期的歷史著作，充分表現當時精神狀態之轉變。他前期著作是急進的，後期著作是保守的。於是思古幽情與神秘主義抬頭，對中世紀，對騎士之崇拜復活。　十九世紀初柏羅（Perrot）夏多布里安（Chateaubriand）迭利（Thierry）米什列(Michlet)加萊爾(Carlyle)的史作與傳記反映這種精神。他們將民族主義與各民族中世傳統結合起來，發揮地

方色彩，而文章亦美麗動人。而 Schlegel, Schelling, Hegel 之歷史哲學，亦在他們天才之灼見中，反映浪漫主義之反動的氣息。

於是國家主義史學繼之。學者一面整理本國史料，一面盛張民族性之說，自誇本國之文明。如德國Gieslbrecht, Treitschke，如法國之Thiers, Martin, 如英國之Freeman, Seeley, Green均以熱忱敘述本國之光榮，與民族事績。美國亦有Bancroft等人。

浪漫派之歷史著作及史學，為唯理主義之反動，保守氣味極濃，失去啓蒙時代史家客觀精神，是其所短；然其文章美妙，足以鼓勵讀者對於歷史之興趣，考民族之古史，有功於史學之進步，而其爬蒐材料，開比較語言宗教之研究，擴大歷史之範圍，其功尤不可沒。

此點亦可適用於民族主義之歷史著作與史學。民族主義史學為浪漫主義之思想之承繼，然亦民族競爭時代——即土地擴張與獨立運動時代之必然產物。一民族自尊其傳統及其先民奮鬥之史蹟，實出於正當之愛國心；惟因尊重自己之國至於蔑視他人之國，則非真正之民族主義，而為侵略主義之種子矣。民族主義史學對於蒐集史料，刺激史學興趣，鼓勵民族自尊自衛之熱情，有其功勞；然自阿其短，論人失公，而甚至歪曲事實，煽揚戰爭情緒，則其大過。

批評精神及綜合文化史學之興起　由于史料日富，人智日開，史學在十九世紀之末漸入新途。承繼浪漫派民族派之遺產，排斥其不合理，而為新史學開路者，為批評派史家，彼等志在求真，富於考證精神；惟彼等之考證不同於中國之漢學家者，在彼等能運用科學方法與知識，對歷史上傳統之信念重新加以估定，非僅如漢學家多僅於字句篇章之考史而已。而綜合的文化學派，遂得以繼此潮流，開拓視線，使史學由政治解放。

十九世紀以前的史學　就以上簡述，我們可說，在十九世紀以前，歷史記述還沒有達到嚴格科學之水準。自希羅多特以至吉朋，在取材範圍上，在材料鑒定上，還不是廣博而嚴格的。十六世紀以來，人類思想從宗教解放，然舊的成見，依然在束縛歷史家。浪漫派和國家主義派對史料作了重大貢獻，然而又將人類引入新偏見之中。少數批評派還不能轉移風氣。他們的批評精神，還未能使他們運用新史料；他們的人本主義，還未使他們看出社會進化之眞因；而他們對於史學之功能，也還沒有新的觀念。十九世紀學藝之空前進步，才使我們漸能有眞正史學，與新的史觀。歷史也才眞正成爲一種科學。

十九世紀以來之史學

十九世紀史學進步之原因　歷史至十九世紀才眞正成爲一種科學。不僅史料範圍在這時期因各種科學而擴大，而且因科學之進步，爲將來新史學作了一種準備。十九世紀史學進步之原因有：

社會及一般學藝之進步　工業革命與民主政治促進社會之進步，同時也促進了一般科學，首先物理學生物學社會學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文字學之發達，這些專門科學之發展，特別是進化論，不僅與史學以材料，而且與史學以新的觀念。

史料之集纂　史料集纂，十六世紀中葉已開其端，而十七世紀中葉法國Mabillon對中世文書更作謹嚴的鑑定。十八世紀各國學者更孜孜從事歷史考證。然而，他們的目的不十分客觀，而方法也不完全。由於國家主義之勃興，在十九世紀，不僅有私人的纂集，而且有集體之研究。最初大作，要數王政復古期Petitot之「法國史料集成」，十年之間，出版一百三十卷。而更有名的，是Guizot之組織法國史學會，Mignet, Thierry

等纔之，集纂史料，以國力出版「法國文獻集成」(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edite Sur L Histoire de France)，自是以來現已達三百三十卷了。同時，德國Petz, Waitz等有「德國史碑」(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之編纂。此外英國 Stubbs, Giles 等編有「史料叢刊」(Rolls Series)，一八九六年又有史籍委員會成立。

方法之進步　關於治史之方法，自C.F.A.Wolf研究荷馬以來，已開批評精神之端（彼謂伊里亞及阿德賽非荷馬其人之作，而為長期的歌人集體製作）。後尼布爾(Niebuhr)治羅馬史，更發揮批評精神。至十九世紀，則有許多偉大名字，如蘭克(Ranke)，主張如實研究歷史，並以時代精神解釋歷史。法國方面則有熱爾(Guerard)，英國有哈蘭(Hallam)樹立風氣，而美國自托累(Torrey)以後，也使史學沿着蘭克學風而前進。

批評派之史家，倘須特別提出者，為德國之Mommsen, Waitz, Oncken，法國之Maspero, Delisle, Seignobos, Langlois，英國之 Freeman, Stubbs, Lecky, Maitland, Gooch, Acton(英國劍橋史可為代表)，美國之H.B.Adams, Burgess, Winsor，俄國之Soloviev, Kluchevsky等。彼等能自極端國家主義解放，然仍過分注重政治史。而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擴張，亦常視為當然，而無所評正焉。

發掘之進步　十九世紀之「鋤頭考古學」對於史學之發展關係甚大。一八〇〇年愛而近(Elgin)將雅典大理石遺塊運至倫敦，希臘之發掘事業即為各國所進行。一八六九年石里曼(Schlieman)認為特羅亞戰爭遺蹟必能在米坎納發現，發掘結果，竟如預期。其後克列特島之發掘，使愛琴海文明之眞相大明於世。此外埃及與巴比倫之發掘，漢米拉比法典及亞述圖書館之發現，對古代西亞歷史，給與鮮明豐富之資料。古代一重要國家的赫梯帝國(Hittite)，亦由發掘而見知於世。又一七五八年法人戈格(Goquet)分史前為石器，銅器

青銅、鐵器四期，至十八世紀，Lartet確立史前學。各國學者繼之，石器銅器之發掘，Neanderthal 人以及爪哇人頭骨之發現，又對前史時代投下極大之光明。中國蒙古戈壁，甘肅流沙中之發現，亦有助於中國遠古文明之研究。

古文字之研究　埃及羅塞塔石之發現，使古埃及文爲世人所知，而巴比倫亞述之楔形文字之解讀，開拓古史之新疆。殷墟甲骨及流沙漢簡燉煌石室之發現，也是知名的。

因此種種關係，使十九世紀爲新舊史學之過渡期。而在十九世紀之初葉，各國歷史固充滿政治的民族主義。批評精神僅使政治主義趨於謹愼而已。他們以爲歷史是過去之政治，而政治是現在之歷史。然在十九世紀之後後期，一種新傾向已表現出來，雖然這傾向已有很久的背景。那就是歷史之非政治要素之注重。除了許多歷史批評家外，德國之Roscher, Lamprecht，法國之Avenel，英國Macaulay，Acton在他們歷史著作中，均能擴張其研究範圍，且欲包括人類生活各方面。進化的觀念，更與歷史以新的氣息。自進化觀念應用於歷史研究，歷史成爲人類進化史以後，歷史之價值，亦爲史家所提高。過去歷史僅視爲政治及道德的工具，英國Seeley認歷史可以訓練政治家風格，而爲一切公民及政治家所必學。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史學家認歷史爲啓發人智之學。通觀人文進化之道路，俾得爲人類求一更美滿幸福之將來。此非否定歷史之政治道德價值，而是因更完全的認識史之眞價值，因而亦提高史學之政治道德價值。在這一方面發揮之功，最著名者爲法國之Langlois及Seignobos，德國之Bernheim，英國之J.W.Allen，美國則愛麥生以後，說者尤多云。

十九世紀以來之歷史哲學

上面曾經提到卡爾東，雖可爲歷史哲學之先驅。現代歷史哲學，實起於法國啓蒙時代之哲學家，如孟特斯鳩福祿特爾等。他們繼承洛克，相信人類觀念，是環境之產物，即自然和社會之產物。一切國家制度，均受自然與人類道德風習之影響。十九世紀以來，因自然科學發達，史家專注意歷史法則(Laws)之探求。歷史是否可以成爲科學，經過很多的討論。一方面說來，歷史不重演，然更深的研究，則歷史現象不能說沒有因果法則可尋。不能說沒有一定趨勢可以預見。歷史雖然不是爲理化生物之類的嚴格科學，但與一般人文科學，則很多相似之處。達爾文闡揚進化論後，一般的學術，史學亦在其內，獲得新的生命。十九世紀歷史哲學有兩個顯然傾向，一是尋歷史法則於精神，一是尋歷史法則於外界。前者最大代表自然是黑格爾（Hegel），他一面將神學民族化，一面認歷史爲進化現象。

黑格爾之歷史哲學，不僅爲浪漫派歷史哲學之最高峯，亦爲惟心史釋之極端代表。黑氏哲學之實際目的，在擁護當時德國之專制政權，而他根本理論，是將歷史看作絕對理念運動的一種反映；上帝意思的計劃，民族精神的運動。而國家即此精神之具體化，因而將普魯士國家神聖化。他的玄想誇張，機械圖式，實無可取，然其天才的眼光，淵博的知識，固有過人之力。

然黑氏歷史哲學中有兩點應該特別表彰。第一是自由的觀念。他說：「人類之所以爲人類，就是因爲他是自由的」。他將各民族政治發展，看作自由觀念之逐步實現。第二是地理與歷史的關係。在其歷史哲學序言中，他指海與陸對於歷史的影響。高原造成畜牧生活，盆地利於農業，而近海地帶，則鼓勵商業掠奪等。

代表後一傾向者，有孔道西(Condorcet)首承啓蒙時代之緒，以歷史爲智識進步之結果。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S.Simon)繼承其說，且認產業組織之變化，產業發展之需要，爲歷史發展之因素。他以爲生產共社會結合之目的，有益與生產同義，而政治也者卽是「生產之科學」。他實在是經濟史釋最初主張人，而甚至有人以爲他在孔德以前，已提出神學玄學實證三階段之學說。法國王政復古派的歷史家特別是基左，迭利，米尼諸人，從政治經濟關係研究歷史得到很大的成就。基左說：「爲了解政治制度，應研究社會上不同階層及其相互關係。因此，應知土地關係之性質。」公民生活狀態——階級關係和財產關係，階級的現實利益，是歷史變動的原因。

這兩個傾向到孔德得一綜合。孔氏是社會學建設者；而社會學者，就其本來意義言之，應該看作人類歷史之哲學。孔德以人類進化三階段說著名，幷分社會學爲二部，卽社會靜學，社會制度的研究；與社會動學，卽社會進化研究，亦卽歷史哲學。他以利己與利他之調和爲社會之根據。關於社會進化，他沒有什麼貢獻，但指出歷史趨向於人道之完成。穆勒也極力說明道德與社會進化，服從若干不變法則。

孔德雖在史學上並無積極建樹，然他追尋社會「法則」之啓示，刺激了進一步研究。孔德以後，有幾個重要的傾向：

其一是社會學派。余嘗言狹義之歷史哲學卽社會學。傳統社會學對於史學功勞多是間接的，蓋及注意當前社會，而忽視社會發展也。然堅稱社會之法則性，則有功於史學。自孔德根據生物學心理學以立其社會學，斯賓塞將孔德觀念，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斯氏分世界爲可知與不可知，雖然不徹底，但將進化論與樂利主義結合，給思想界一大啓示。他指出人類結合分化的過程，指出國家機能由武力的戰爭進到和平的產業 指

出人類目標在求各分子各得其所而不妨礙他人之得其所（正義，恕），各分子相扶互助以得其所（愛、仁）。國家應防外來侵略，及禁內部侵略。因此，他反對專制主義與社會主義。

他沒有深入社會進化的研究，但是企圖改造傳統史學的第一人。他說：

「過去歷史上帝王是一切，而民衆等於零。……現在我們要知道一國民是何發達如何組織的。我們……要知道政府的組織，原理，腐敗等等。……其次，產業的敘述是必要的。……我們還要知道國民知識狀態……其次，要調查美育程度。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能略去。……最後，還要知道日常道德。……構成歷史的，便是敘述社會學。歷史家的最高任務，是爲比較社會敘述各國民的生活……幫助我們決定社會法則。」

繼斯氏之後，在社會學上應站一顯著地位的，是拉曾霍非(Ratzenhofer)。因爲他已跨入社會動學的領域。他以生存生殖爲人類兩大基本本能，人類以血族集合，爲生存而發生競爭戰爭，被征服者先被屠殺，後來捉爲奴。社會發生治者與被治者，於是而有國家。治者有閑，發生文化，文化促進商業。社會過程中有兩個力。一是個人衝動，二是社會力。社會之秩序，即生存競爭之組織化。在政治上，有兩個原則，一是保守，一是革新。而後者是社會進化之動力。而社會過程是向鬥爭後退之力與向社會化前進之力之均衡。人與人之爭是不幸，社會進化之目標，是消滅一切鬥爭，走向互助的狀態。他和馬克斯，相隔很近而也很遠。

這三個社會學家都由生物學出發，但沒有現在生物學派的誇張。不過他們的社會學，還不是歷史的解釋，而或者稱爲社會哲學還更爲恰當。對歷史動力加以解釋者，還有賴於以後的學者。【應該在此附帶一說的，德國史坦因(L.Stein)受黑格爾及孔德影響，在德國提倡社會學、影響後來馬克斯，謝飛（Schaffle）斯班(Spann)等甚大。】

其次爲文化史派。孔德另一英國學生巴克爾(Buckle)著「英國文明史論」，極力以地理因素解釋文化之發展，且爲提倡歷史決定論之著名人物。他的著作固失誇張，然由批評而得之折衷意見，足啓以後研究之道路。尙有法國泰納(Taine)著「藝術哲學」，以種族，環境，時代解釋文藝。他提出「精神的温度」，以爲一時代之知慧及風習道德之狀態，是一時代藝術作風之基礎。

其次是人類學派。自莫爾干(Morgan)著「古代社會」，提出野蠻，未開，文明三期，泰羅(Tylor)著「原始文化」分析原人生活與精神，開文化人類學之先聲，而對於史學與社會學之影響均極偉大。此後文化人類學家對於石器銅器鐵器之研究，深知技術與物質文化爲文明之基礎。而文化之本質，亦因而大明。

其次是唯物史觀派。馬克斯注意生產力，生產方法與階級鬥爭。彼雖非此一學說之首先發明者，但是將「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鬥爭——社會政治——社會心理」之關係明白而系統提出之人。而恩格斯且用莫爾干學說，以武裝其理論。

最後，乃以綜合心理因素或文化技術因素以解釋歷史進步者。如藍布列希(Lamprecht)及繆拉賴耶(Muller-Lyer)，綜合衆說。以余觀之，足爲今後一較完全之學說之出發點。

廿世紀之新史學　承十九世紀之遺產，由於史料之豐富，方法之進步，考古學人類學之收穫日多，以及各種科學之進步，以及歐戰(第一次)以還人類對於世界和平之期望，乃有新史學之呼聲。藍布列希，魯濱孫(Robinson)班茲(Barnes)等實提倡之。所謂新史學者，所指雖不定，然大體上指這幾種趨向：

(一)史料處理是嚴格科學的。繼續批評方法，嚴密處理史料。

(二)注意歷史中之各種因素，且對歷史予以解釋。如藍布列希始注意歷史之思想因素，魯濱孫之研究西

方精神史，桑戴克及 Merz 亦在此方面貢獻良厚。Brandes, Burckhardt Haskins之文學美術科學史著作亦堪稱力作。如馬克斯，松巴特，范布倫 (Veblen) 注意歷史中之工藝學要素。如馬克斯派，Ashley, Cunningham, Renard, Schmoller, Weber, 之注意歷史之經濟因素。如 Freytag, Maitland, Shortwell, Giddings, Gumplowicz, Beard之注意社會政治制度。如Ihering, Duguit, Holmes, Jenks之注意歷史之法律因素。如Ratzel, Huntington, Semple之注意歷史之地理因素。以上諸人並非皆爲二十世紀之人物，然流風至本世紀而蔚然大盛，尤足利用在歷史學上發生改造之作用。

(三)世界之眼光與世界和平之興趣。注意整個人類文明之進步，並以和平爲人類之歸趨。如威爾士「世界之史綱」，房龍「人類之故事」，魯濱孫，Beard, Shepherd與 Hayes 之歷史講義，Marvin 所編「統一叢書」，均志在會通與和平者。

新史學尚在運動中，由此開路，其前途實極遠大。

今日之歷史哲學，自沿十九世紀以來之綫索。有以社會心理解釋歷史者，有以政治解釋歷史者，有以經濟解釋歷史者，有以地理解釋歷史者，有以一般文化或科學知識解釋歷史者，有以人類學解釋歷史者，有以生物學解釋歷史者。雖然，以偉人及觀念解釋歷史者亦非絕無。在法西斯國家，喜談民族精神之說。馬克斯主義者喜談經濟與階級。而佛羅以德主義者，又好作下意識萬有之談。然現代科學無疑重視每一見解之分寸，而拒絕任何學說之誇張。下當分別略述之。

史觀與史釋——讀者在前文中當看見我對於歷史科學歷史哲學二語用法不同。余亦願將史觀與史釋二字區別用之。前者係對於歷史內容作用之見解。後者爲歷史進化動力之見解。如以歷史爲政治教訓係一種史觀

，以歷史動力爲政治制度係一種史釋，然二者自有密切關係。如唯物史「釋」亦是一種史「觀」也。

本篇第四章以下，余將對今日若干重要歷史見解，特別在我國甚爲流行之唯物史「觀」等稍加批評，進而略論余之史釋與史觀。

（三）史學之補助科學

史學爲諸科學之集成　廣義之史學實各種科學之集成，自天文學以及心理學文學等無不包括在內。即以人類社會爲範圍之狹義史學，亦與各種科學有密切之關係。佛里曼云：「歷史家常須從事於任何事物之敍述，故彼所通曉者愈多，則彼工作之預備亦愈優勝」。魯濱孫云：「歷史能否進步和有用，完全看歷史能否同他種科學聯合，而不去仇視他們」。德國大史家本漢(Bernheim)曾分歷史輔助科學爲二大類：一爲一般的，即人類學，地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人種學、政治學、哲學等，二爲特殊的、言語學、文字學、考古學、年代學、地理學等。余則擬分爲三類：

一爲工具的——言語學，文字學，考古學，考證學，統計學，年代學，文學等。

二爲資料的——天文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人種學，人類學，經濟史，地理學等。

三爲批評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

三項之中，二項爲最重要，三項次之，一項又次之。而三項之中，文學，地理學，社會學又爲各項中之要項，若歷史家而無文學地理學社會學之素養，殆難於言史矣。

現代歷史時空觀念之擴大　過去我們以爲盤古至今，時間也不過以萬年計，奥古斯丁以爲上帝造人至他的時代不過六千年。然現代觀念已經變了。魯濱孫說：「假定全部歷史歸於十二小時，假定我們住在正午。假定人類歷史，爲便利起見，定爲廿四萬年。那麼，每小時代表二萬年，每分鐘代表三百三十三年又四個月

。十一點半以前，一點記載也沒有。那時候有什麼人和什麼事，我們都不知道，只尋出他們的石器和野牛巨象的圖畫而已。到了十一點四十分，埃及和巴比倫的文化出現了。至於希臘文化，即我們常指為古代的，至今不過七分鐘，培根距今不過一分點。蒸汽機距今不過半分鐘呢。」（新史學）

同樣，空間觀念也擴大了。過去我們以今日西北為天下，歐洲人也以地中海即世界之中央。後來地理觀念雖然擴大，但到哥白尼才知道我們的地球的不過太陽系八大行星之一。現在我們知道太陽者不過是銀河系沙數恆星之一，而銀河系又不過宇宙中之一島而已。

為了研究整個人類的歷史，我們須藉助於這些科學：

天文學與地質學，古生物學

人類史是自然史之一部，所以天與地之歷史，構成人類的前史。所謂天文學與地質學者，實在是研究天體與地球之變化及其歷程的。

關於宇宙之最初情形，我們至今無所知。但我們憑藉物理化學天文學及儀器，星的體態和顏色，已略為知道星雲的生活史。（在本書第一篇開始的時候，我們還要作相當敍述。不過一本歷史上所談的，還只能是太陽系的歷史而已。）

現在關於太陽系形成之有力學說是潮汐說。即是大約在二千兆年以前，一個比太陽更大的星由太陽附近走過，拖出一條星雲。於是這一條橄欖式的星雲，凝結而為行星，而我們的地球，即是其中之一，所謂二千兆年者，是就隕石成份之改變來推算的。而這比起天體計算中的單位——光年來，已經不是大數目了。

月亮之形成，現在仍認爲是太陽對地球的潮汐作用的結果，據現在的推算，大約已四十萬萬年了。

地球最初是一氣體，後來逐漸冷却，表面逐漸發生由岩石形成的殼。最初岩石之形成，大約是十六萬萬年前的事。

我們可以將地球歷史要約如下：

一、天文期　地球爲一氣體，尚在火球時代，因爲溫度變化，發生汽體與液體。最後地面成爲堅殼，地上乃有固體。

二、地質期　地殼形成後，尚無有機生命。水蒸汽造成水陸，水土發生有機生命。最後，人類出現。此期又可分爲：

1無生代及前生代。

2古生代——約三萬萬五千萬年。

3中生代——約一萬萬二千萬年。

4新生代——約六千萬年。新生代爲哺乳類全盛時代，又大別爲二紀：

A、第三紀，即前冰河期。

B、第四紀，即冰河期，前後約五十萬年。

三、現在期，約一至二萬五千年前至現在。

地殼形成以後，由河水經過最初原生岩（多係火山噴出物凝結而成）冲入海中。發生沉澱層，是謂地層這種過程現在還在繼續，層層相疊，造成岩石記錄。這種地層有因爲地殼變動凸出地表的。在此岩層之中

，常發現生物遺體——化石，乃至於人類遺骸和用具。我們可以地層形成的時間及其化石，來讀生命的歷史。地層次序的記錄，自然是殘缺不全的，我們普遍收殘保缺，已可得到個大略的記錄，「石頭說話」，人類前史始得而明。

計算地層年代的方法，普通是以水成岩之總厚乘海底上每尺沈積物所要時間之平均數。最新方法是用各時代岩石中發見的放射物的蛻變率而得。方法雖不同，結果是近似的，無論如何，地上有了生物記載，至少至少當在一萬萬年以前了。（不過地質年代推算，尚無絕對之定論，而相差是很大的）

人類之生，當在第三紀末之上新統(Pliocene)。第四紀全部時間，一般推爲五十萬年。此紀又分爲更新統及全新統。嚴格之冰河時代卽更新統，亦稱洪積期，又分爲第一冰期，第一間冰期，第二冰期，第二間冰期，第三冰期，第三間冰期，第四冰期，共約四七五〇〇〇年。此後卽後冰期，約二萬五千年。所謂現代期，卽全新統。舊亦稱爲冲積期(現已罕用)。嚴格之全新統在歐約起於公元前一萬年。亦有將後冰期列入現代期者。亦有以第四紀較以前諸紀過短，不另列紀畫入第三紀者。地質年代因計算標準不同，且有過渡時期，相差有甚大者；而今日所定年齡文化多以歐洲爲標準，與其他地方，亦有相差者。

人類遺跡，發現於地質學上的第四紀者極多。但我們有充分證據理由可以相信，在第三紀業已出現了。人類之有記載，不過是最近五六千年間的事。我們如何填補這至少五十萬年間的「失去之連索」(The Missing Link)呢？

先史時代與載籍以前時代

現在先史時代或史前時代(Pre-historic)一名詞，用得甚爲混亂。一般人用此以指洪積期或冰河期。但冰河時代的人類和現在若干原始民族，是差不多在同一水平之上的。還有許多人將這名詞用於指載籍以前歷史(Pre-literary history)。然如我們了解人類之有文字以來比起人類全史來不過一瞬，可知如此混同是如何不科學了。

動物學

德國社會學家繆勒賴耶(Muller-Lyer)主張將先史時代用於先冰河時代(Pre-icial Age)，卽是地質學上的第三紀，其年代大約是五十萬年以前。火的使用，結束了先史時代。納安得特爾(Neanderthal)人出現於第四冰期，已經知道用火和石器，以後克羅馬郎(Cro-Magnon)出現，是藝術家，是眞正人類(Homo Sapiers)了。但冰河期以前，人類遺跡只有若干曙石，卽最原始的石器。爪哇猿人在第三紀，海德堡人北京人在第三四紀之間。然而這與其認爲眞正人類之祖先，毋寗認爲是人類祖先之旁支。故關於冰河前人類，旣無原始民族可供參證，亦無器物頭骨可資追尋，只有古生物學化石學和動物學供給我們以若干綫索。達爾文的「種源論」，「人類由來」，赫胥黎的「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OSborn的「生命原始與進化」，以及斯密士(E.Smith)大著「人類史」之前數章，給我們許多指示。人類由共同之一系統而來，已成定論；最初人類發祥之地，則學者多由非洲說漸傾於「亞洲某地，」如印度伊蘭及中國西北一帶說。

人類學，人種學，先史考古學

關於原始人類及其文化，我們已有較豐富的資料了，而這得感謝人類學人種學和先史考古學（卽鋤頭考古學，不是一般考古學）。

人類學(Anthropology)，乃繼生物學討論人類之科學。通常分爲三部：(一)體質人類學。(二)文化人類學，這又可分爲三部：(1)技術學、研究人類之產業工具，卽稱爲物質文化者，(2)言語學，(3)文學與民俗。(三)社會人類學，討論社會組織及道德風俗之類。

與人類學相聯者，尚有化石人類學，專研究人類化石骨骼。

人種學(Ethnology)(又稱民族學)專研究人類種族，其研究人種情狀者，稱爲人種誌(Ethnography)。

史前考古學，卽與普通考古學不同，專研究載籍以前人類石器銅器之工具者。

人種地理學(Anthropo-geography)則研究人類之環境及其與人種及文化之關係。

人類學及史前考古學，不僅開拓了我們的目光，如打破所謂「種族學說」，並且供給我們以研究歷史之方法。卽一面依古人之產業及技術研究文化，同時就今日原人生活比較我們祖先的生活。

就現在化石人類學的材料所知至古人類遺蹟，只有若干最初石器，人骨則僅有爪哇猿人之頭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及海德堡人，然均係人猿或猿人。稍後有納安得特爾人，已有相當之文化，去猿人之域已遠。然這些人骨，與今日現存之人大爲不同。彼等之後裔是否存在，尚有不同之意見。現存人類卽所謂眞人(Homo Sapiens)最早之頭骨則有 Cro-magnon 及 Grimaldi 等頭骨，而石器之發現則更多。人類學及考古學合作，雖尚不足對古代人類生活的詳情作一系統的描畫，但已經可以大略的知道某種頭骨的人類，使用如何的工具了。

人種分類，學說甚多，關於現有人種之分類則就髮狀，膚色，體狀，頭型，面狀而分，現在一般分爲：高加索種(白人)，蒙古種(黃人)，以及黑人及澳大利亞人。大體尚稱便利。現在的研究，只認分類是一種方便。而人種根本無高下之分，更爲定論。波士(Boas)教授只分人類爲蒙古種及內格羅種，而以白人乃由蒙古種分出。歐洲人種過去分爲諾的克，亞爾卑及地中海三族，雖至今沿用，然懷疑者日多。

亞利安學說源於 Muller，今竟流爲希特拉之荒謬之談。其實歐洲人類，已無純種之可言。人種自與語言有極大關係。故語言學之分類與人種學之分類常可通用。不過，種族語言幷非一事，在最近研究北美紅人後已爲世人所知。蓋美國土人言語在百種以上，而在體格則爲一種。我們可說，語言爲民族記號之一，而不是種族的記號。其詳擬在本史略第二篇討論之。

更常有爲表面現像所誤的。如中國人日本人，實在既不同文，又不同種。(詳見本書第二篇。)

就史前考古學所知人類器具，可分爲下列諸時期：

一、石器時代

1. 曙石器時代
2. 舊石器時代
3. 新石器時代

二、青銅器時代

三、鐵器時代

最先進的民族在五十萬年前已使用曙石器，四十七萬年前已有使用舊石器的了。不過這些區分，嚴格的

說，是社會學區分，而不是紀年學的區分。例如今日我們已到了鋼器和機器時代，而地上還有石器人民。同時，在若干地方，例如非洲，有的並未經過銅器時代。這是我們在本書第二篇還要談到的。

「越絕書」中說到太古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時以銅為兵，當今以鐵為兵。後漢書及「續博物志」中，有「雷石」「霹靂斧」記載，即是石器。一八八六年來，薩文科夫在葉尼塞河發現舊石器。其後法人桑志華德日進在綏遠河套一帶發現舊石器，黑龍江扎賚湖發現舊石器末期遺物，其後納爾遜等亦在蒙古戈壁有同類發現。至一九二一年，瑞典人安德生(Anderson)在奉天沙鍋屯，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彩陶新石器，認為是原中國人(Proto-Chinese)遺物。其後又在甘肅發現新石器甚多。日本人在東北，國人在晉陝浙江廣西亦有同類發現。此外，前乎此者，有周口店及北京人之發現；後乎此者，有龍山文化小屯文化之發現，及殷墟文字之整理，而商周銅器時代，亦大體確定，此對於雲霧中之古史，及遠古之中國文明，已可供給一相當生動之圖案矣。

經濟史及地理學

人類製造工具以後，開了一個新時期。要了解這時候的人類史，必須了解地理學和經濟史。

地理學指出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現代地理學指出地質構造，地面地形以及氣候，決定動物植物的分布，而動植物礦的環境，對於人類的生活方式，又發生極大的影響。

人類與自然之交互作用，共同勞動過程，於是同時即人類發生經濟行為。所謂文明者，不外是人類生活方式，所以關於人類歷史之分期，如所謂野蠻未開文明云云，並無意義。因為野蠻者，究不過是文化之初期

而巳。人類生活方式，一般說來，由漁獵而畜牧，而農業手工業，而機器工業，先後有參差，道路是相同的。中國古代傳說，盤古而後，有有巢，有燧人，有伏羲，有神農，而繼以製作大備之黃帝，實頗合於經濟史之研究。人類學與經濟史都證明各民族歷史之祕密實在其產業狀況之中。經濟史知識對於歷史研究之重要也就可想而知。

地理不僅對於歷史發生一定影響，而且地上的山川城廓，也是歷史材料。例如要知道亞歷山大成吉思汗的武功，不可不知西亞及北亞東歐地理。羅馬帝國之分解，現代帝國主義之行動，幾乎在天天改變地圖。地理沿革與人類歷史實相輔而行。而資源之掠奪，成爲現代帝國主義主要目標。

言語學與文字學

言語學與文字學在西方同義，但在中國因言文殊路，內容不同。

要知道一國歷史，當然最好能使用直接材料，卽讀該國文書，然這多半是專門家的工夫。可是一個歷史家總以能知道點外國文學較好。佛林特說：「在十九世紀要做一個歐洲史的著作家，他所要的語言文字工具說來使人可怕，他不僅要知道日耳曼系和羅馬系的文字，且要懂得希臘文，匈牙利文，俄文和土耳其文。」而爲建設完全的國史，則對於古代各族，如結盧、回鶻、粟特、吐火羅、東伊蘭諸語，以及突厥、契丹、女眞、西夏文、與今日之蒙回藏苗語文，仍待研究。卽以漢文而論，考文字之變遷，對於古史之研究大有幫助。龜甲文之發現，大有助於研究殷周制度。卽其一例。

人類言語之發展與變化，是一人種集團文化發展變化之反映。語言通分曲折、膠着、孤立、結合四種，

大體分爲幾個系統：一、印歐系，今日西歐東歐印度伊朗語均屬之。二、閃語(Semitic)，希伯來，阿拉伯，亞比西尼亞，古亞述及腓尼基語屬之。三、含語(Hamitic)，古埃及語，柯普語，柏柏語屬之。四、烏拉阿爾泰系、芬蘭，馬扎兒，蒙古語屬之。五、中國自成一系，暹羅緬甸西藏屬之。六、菲洲美洲大洋洲土語似均各成一系。

至於文字，大體只能分爲二種：一爲音標；二爲意標。前者一切非中國文字屬之。後者唯中國文字。不過所謂意標，並非完全排除音標。（如形聲，假借，轉注）至於日本文，則一種混合文字也。

人類語彙及其所含意義之變遷，以及傳播語言技術之變遷，實人類文化進步之照相。

一種語言之發展，常代表一種文化之發展。如中古時代阿拉伯語文之擴張，今日英語之擴張。

言語學中有一部門對史學關係甚大，卽字源學(Etymology)，此在西方拼音文字，實爲音源學。我國亦有字源學，「說文」所謂六書，首肇其端。然中國此學，只注意何以如此寫法，可謂形源學。

然欲溯中國語文之源，自當考音源。過去「切韻」「廣韻」「中原音韻」諸書以及等韻之研究甚多，不僅可考古音分合，亦可見音形義之關聯；如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多相近一事，亦曾有人指出。現在對於此學研究最深者，當推瑞典偉大漢學家高本漢(Kalgren)。彼根據比較研究，據中國韻書以及佛經譯音以至中國音之傳入日本讀法，以恢復中國字古音及更古時之讀法，著爲字典。雖非定論，由此以建立中國之音源學，已大爲便利矣。

此處尙擬附說一事，卽年來有人提倡漢字拼音化，以漢字爲落後之文字。甚至有人主張，中國語言應方音化。此種妄論，實背於歷史進化事實，幷非一對於本國文化之愛惡與否之問題。(二)文字無高下之分，猶

之人種無高下之分，拼音文字始於腓尼基人，吾人決不能謂古代腓尼基人已比今日中國人進步。又如元時蒙古人最初即用拼音文字，吾人能謂當時蒙人文字即比中國文字進步乎？(二)近世各國語言，均由方音(地方語言)進爲國語(民族語言)。中國今日之方音雖可分爲七八種，但吾人正應使其經由選擇融通，發展爲國語。若方言論者，正是開倒車也。最新語言學家，如Jesperson等，均重新認定中國語言之進步性了。

考古學

此處所謂考古學，指歷史時代之古器物研究而言。章實齋說：「古物苟存于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籍，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史公嘗至孔廟觀車服禮器。許愼謂往往於山川郡國得鼎彝。唐宋以來，中國即有金石之學，如「博古圖錄」，「考古圖錄」等，淸代尤盛，有西淸古鑑等。然大抵視爲文人雅事，或古董商之利事。而史學家則認爲文字以外之絕好資料，且可見當時生活技術之狀況，或用以讀不識之文書。百年來，埃及希臘愛琴彭拜之發掘，以及美洲馬雅(Maya)文化之發現，南俄塞族(Scyth)器物之發現，對於世界文化史之貢獻，世所熟知。其在中國，山東刻石，雲岡龍門石窟外，如殷墟甲骨，燉煌漢晉簡、唐代各族文字、北魏唐宋壁畫佛像，以至內閣書籍檔案之發現整理，對于古人生活情況與國史增加極多極正確之資料。過去金石貨幣陶器明器之鑑定，多屬專家之事，但一個史家必須有其相當常識。

考證學

考證學者，包括文獻眞僞，字句之校勘與考定。西方考證學，起於中世聖經之研究。至於近世，有外部

考證及內部考證。前者爲版本史料之鑒定；後者爲敍述事實之公平，而其目的，在矯正作家之成見與誤信。吾國因文字之特殊，此學甚盛。清人尤致力於此。校勘輯佚考證之功不知費了多少人的心血。這是專門家之功夫。不過一個史家因其有博識，卽不能作技術的考證，當能作內容的考證。宋人多後者，清人多前者。考證方法，最主要者不外二種：一係根據歸納諸書或可靠書籍之引用，作比較研究；二係按其文其字其思想有無在當時或由某一作家使用之可能。前者如閻若璩考證僞古文尙書，卽一名案。如漢書藝文志載：「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然共王死於武帝十二年（在位五十四年）。又如大禹謨中「十六字心傳」實出荀子引古道經。又如書序所言頗與史記不合。凡此一切均可知其事之僞。後者如老子著作，因其中思想全爲針對儒家而發，決不能在孔子前。

中國古籍中僞書甚多，觀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所列，雖非盡可憑信，然不可不愼可知矣。辨僞工作自歐陽修朱熹啓其端，元代吳澄，明代宋濂梅鷟胡應麟辨正甚多，至閻若璩姚際恆崔述尤爲精悍。然辨一書爲僞非卽其書無價値之謂，而在定其時代與作者。倘以此爲歷史之能事，亦所見者小也。而康有爲認古文皆劉歆僞造，亦言之過甚也。（註）

（註）吾國過去之考證學，多限於文字之校勘，或書籍之眞僞，其能作建設的考證，對一書撰一理論爲系統之新解釋者殊不甚多，此蓋由於其他科學，如生物學社會學等發達甚遲之故。自西方科學輸入，吾國考證學發生三種趨勢。一、以新科學解釋古史，如據社會學確認中國母權制之痕跡，及對五經作新估價之類是；二、以比較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如西域史及元史之研究，得西方記載而益明眞相。然此項工作中，亦有流於附會者，如近人謂墨子爲實用主義者，謂馬可波羅爲孛羅之類。三、關於書籍考證，古史辨諸集可見大凡。瑞典高本漢在其左傳眞僞考中開一新徑；彼根據左傳及論

語孟子中七種助詞之用法，證明左傳及論孟屬於不同之方言，因而斷定左傳非魯君子所作。是否確當余尙難言，然亦發前人所未發也。

統計學，年代學

現在歷史與統計學的關係也密切起來。Schlozer說：歷史是動態的統計，統計是靜態的歷史。我們將歷史上若干特定現象加以統計，一定能對其因果更加明白：例如，我們能將歷史外族仕于中國者作一統計，其有助民族史的研究一定很多。丁文江曾據五史以作人物之地理分配表，英國拉斯基作英國政府人物之出身之統計，無疑提供許多指示。

中國正史上許多史表，一來可省許多文字，同時許多也有統計價值，幷供對照研究之便。

年代學與史學之關係是很明白的。最古之史，均是紀年體裁，年代是歷史的綫索。今天治世界史更要知道各種歷法。好在這已有許多專門家做了許多年表，可以使我們省許多力氣。

研究年代學常有與天文學發生關係的，如波希戰爭，希羅多特本缺年月，但因其無意記波王出征有日食之事，使我們可考其必在前四七八年。又如古文尙書胤征載月蝕，閻若璩以歷法推之，知其不合，遂斷爲僞籍。

文學與哲學

中國史才史識之說，充分說明史學與文學哲學之關係。中國之史家，多同時爲美文之作者。太史公不僅

爲史學之祖，且亦千古之文豪。史家若無絢爛之筆，必爲其學問之傷。西方浪漫派之史家多以其文字感動時人。此外，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史料，史家必須也有文學的嗅覺，在文學中搜集史材。不過劉之幾之所謂「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則不是確切的見解。也有外國史學家以爲史學與其謂其近於科學，毋甯謂其近於文學，亦不無語病。歐陽修爲一作家，但其史書並不一定爲大作品。西方浪漫派之作品亦然。史家需要文學之武裝，但他還有不同的方法和目的。

一個史家見聞愈多，自必形成其對世界之見解。故一大史家或多或少爲一哲學家，以其見解、造成時勢。福祿特爾不是優秀文學家，但是優秀史家與哲學家。不過，我們也不能保證一種哲學成見，就能幫助一個史家的成功而已。

哲學中之若干分科，例如心理學論理學倫理學亦爲史家不可不知。歷史爲全體人類心靈勞動之活動記錄，故史學家對於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亦必須有若干知識，歷史上若干變態人物之行爲，亦需心理學之幫助，始能解釋。不過純以心理解釋歷史，則不能謂之好史學而已。

歷史家要能作健全的判斷，因此，他必須有論理學的知識。許多史家喜歡率斷，就是由於思想方法的缺點。

至于倫理學與史學關係，常過于密切。許多史家以其歷史純爲勸懲之書，而甚至以道德解釋歷史，頗爲現代史家所不滿。不過，歷史之終極目的，實在是教人類作正當行動，故道德之標準，不能爲史家所無視。此章學誠之特標史德。若夫顛倒是非，陰挾翰墨，或以私怨而興謗，或以金錢而阿諛，斯穢史之流，大傷史德。史家以天地立心，不必爲迂腐之道德見解所拘，然史家必有最崇高之道德精神正義精神，則不成問題之

事也。歷史之功用，一面是敎訓，道德敎訓不過其中之一；一面是啓發，擴大人智之地平綫。

政治學，經濟學，法學

這是社會科學中的三個主要分科。

Seeley嘗云：「無政治學之史，是爲無果；無史之政治學，是爲無因」。過去所謂史者，多偏於政治史方面。於是政治學幾成爲史學之結論。今日之史，注重人類社會全般文化活動之演變，但政治依然爲人類生活之集中的表現，故史家對於政治學不可無理解。所謂政治者。國權之組織，而政治學者，則爲研究國家之科學。人類生活不能脫離國家，則國家之由來機能及權力行使之方法，政治制度之沿革得失，自必爲史家之常識。一個不懂歷史的政治家一定是盲目的政治家，一個不懂政治的史家，也一定是空虛的史家。

法者，人類間相互行爲之契約，無論國際法，憲法，民法，刑法，商法等等，均爲人類行爲之規約。此種規定國與國間，人與人間，人與國間權利義務之關係契約，最足以反映一時代人類需要與其生活狀態，故爲史家必備之知識。近代許多學者注意法律沿革與一般社會狀況之關係。由羅馬法看羅馬，唐律看唐朝，必能有助於了解也。

人類生活中經濟之重要，歷史上之經濟因素之重要，是很顯然的事實。所以關於研究人類生產分配交換關係之學的經濟學，應爲史學家所知，然後始能對於各時代民族之生活，得到一個考察的方法。歷史之進化固不完全屬於經濟事實，但經濟是人類生活之主要關鍵，是無可否認的。

最後，然而也許是最重要的，是社會學。

所謂歷史，主要的人類社會的歷史，所以社會學實在是人類歷史的哲學。二者之關係，是同一對象之記述與說明，而如記述與說明不可分，則兩者也就不易分離了。

一般所謂社會學者，內容頗為不同，狹義之社會學，專研究人類社會組織，如家族、團體、國家之起源變化，與夫若干重要社會現象如人口，婚姻，禮法種種問題之理論。但廣義之社會學，應包括所有人類社會現象及其法則之研究，分析言之，凡人羣之結合與行為，如——

人類勞動及技術，生產分配（經濟）

人類結合及繁殖（家族）

人類共同生活及組織（政治）

人類種族，人口

語言及意識

巫術宗教科學哲學道德法律風俗

文學藝術等

發生及變化之法則，以及其相互作用（排斥，同化，競爭，互助，發展，衰頹）之法則，均應為社會學之對象。於是，史者，成為文化史，社會學者成為文化哲學。

兩者之關係雖如是其密切，但史學界中亦有否認其關係者。極端派甚至以爲二者若冰炭之不相容，如Emerton以爲社會學實不能成立。但此意見不過以爲歷史不能重演，故無法則可尋。其實世間本無絕對重演之事。昨日之晨並非今日之晨，美國之橘亦非重慶之橘。吉丁士(F.H Giddings)說得好：

「人言歷史重演，此語不確。民族與民族間之社會組織與生活，固有若干相同之重要事實，但每一民族與時代，亦有其不同之特點。」

他進一步說明歷史中有可變因素，及不變因素。而他以爲社會學則研究歷史中之不變的重演部分。除非是原始的輪迴論者，決無人主張歷史完全重演。但歷史現象中有不變者在，亦不可否認。不過我們還可進一步指出，縱然是可變的部分，如個人及偶發事故，亦不能完全不受不變要素之影響。所謂不變要素者，是不變的關係，卽法則，而不單是不變的物理事物。所以，歷史的進化不是絕無路向可尋的。

然另外一極端派則以歷史之進行，循着預定的公式。其代表派爲馬克斯者。所謂唯物史觀公式之「公式」一字，可以代表其中極端派之見解。他們以爲社會均可套入其代數方程式中。他們忘記人類不是無機物，而是能動的而且能適應並改造環境的。此點馬克斯亦知之，但因其側重宣傳，其推論常忘記其所承認的前提而已。

由此言之，社會學雖不能對歷史現象作絕對的預測，然對於歷史前進之大體方向，則可判斷。我們之所以不能對歷史作呆板之預言由於兩點：一，過去許多事實，尙有爲我們所不知的。拉普拉斯且說：如我能完全明白過去，我們一定能完全預見將來。所可惜的，我們對於過去歷史知識，還是在探索之中。二，歷史是人造的。社會的賢愚不肖，人類努力的程度，與各種環境配合，足以改變歷史進化之時刻與程度。人類歷史

進化之大體方向能爲我們所知，而在一定期間一民族之前途亦可斷言，但過於遙遠的情形，是無法預言的。然而只要我們能知道歷史的大方向，知道當前的結果，社會學已經大有益於人類了。所以史家不可不知社會學。如吉丁士所說，「以人種學、史學經濟學告不知社會學原理者，無異以天文學教不解牛頓三律之人」。

現代史學與社會學關係日益密切。但社會學中，對於歷史之動力，亦有見解之不同。有注意地理環境的，有注意經濟因素的，有注意人類心理及知識進步的。今日應有之社會學，是綜合社會學，綜合云者，非雜湊，非折衷，亦非多元，而是考量各種因素之輕重，作用之範圍，而作較完全說明之意。任何一點之誇張，均可變爲戲論。

(四)歷史哲學之主要流派及批評

此章將對於釋史見解略加述評。惟須先說明者，各種史釋中以一種因素釋史者不多，而多於其解釋時提出其他因素，若黑格爾及馬克斯之以一執全者，殆不多見。

偉人史釋

以歷史爲偉人天才之創作者，其說雖古亦新。古人相信人存政舉，或者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浪漫主義史家喜將歷史歸諸英雄之事蹟。加萊爾且爲英雄崇拜論，以歷史即偉人之事業史。近日德國納粹史家至將希特拉神化。弗羅以德派將歷史動力歸於偉人之變態心理。然此種見解，在科學上不可誇張。誠然，中國史除去孔子秦皇漢武唐太諸人，西洋史中除去亞歷山大查理曼拿破崙以及牛頓瓦特愛迪生愛因斯坦，必大爲減色，自不成問題；但歷史上之主要方向不會改變亦無問題。一偉人不過無數常人最好之代表者，縱無一等孔子及唐太宗，亦必有二流孔子等代之。歷史上許多重要的發明，不僅均有一定文化背景且多難歸於一人之功。一切偉人天才可說是「應運而生」，所謂運者，羣衆及社會之需要趨勢而已。使瓦特生於沙漠，亦必寂寂無聞，達爾文生於中世紀，亦必與草木同腐。詹姆士在偉人及其環境一文中，以個人與環境交相爲用，爲社會進化之因，實至當之論。雖然，個人之努力，能增強歷史進化之效率，則又爲不可否認之事。時勢造就英雄，惟英雄可以推動時勢。或開天下之風氣，或作中流之砥柱，此偉人與俗人之不同，而爲我們所當自勉的。此種創

造的領導人才，常爲歷史之寶貴動力，蓋一人之力雖有限，而偉大人物能啓發組織多數人隨之，此其所以偉大也。

人種史釋

以民族性或一民族之特殊道德觀念說明歷史之發展，是一種陳舊的虛僞的學說。近斯彭格拉（Spengler）以各民族均有其文化型，又復活之。在各民族國家建立的時代，各民族自尊其民族文化之傳統，自有其進步之意義，然一過度，即成爲戲論。過去長於藝術天才之希臘人，以後無所表現，而歌德與希特拉，亦決無任何相同之點。民族性決定論者之錯誤，在其不能說明民族性進化之故。人性是共同的，一種社會制度足以形成一種特殊的國民思想感情風俗習慣，此即所謂國民性。一民族在其環境中鍛鍊出一定的經驗，因而形成其優良之傳統，此即民族性。此自不能否認。然此國民性，與其謂爲歷史發展之因，毋甯謂爲歷史發展之果。

人種理論發展至極端，變爲民族優劣之說，此至近日納粹派血統論益變爲瘋狂之「學說」。始作俑者，或爲雷朋（Lebon）。而 Gobineau 竟作「人種不平等論」，張伯倫著「十九世紀基礎」，倡亞利安人獨優之說，但隨人類學語言學之究研進步，亞利安之神話已被攻破。今日之人種，久經混血，眞正純粹之種族，殆不存在。人類生而平等，已成定論。最可笑者，若干倭人自稱優秀。其實倭人原爲馬來人及通古斯人之混血，何優秀之可云？

「人文」史釋

此派係以人之數量品質或人文生物學以說明歷史與社會之進化。其說實在偉人史釋及人種史釋之間。其一為人口論者。自馬爾薩斯著人口論後，法國科斯德(Coste)以人口之多寡，為社會盛衰之鎖鑰。俄國Kovalevsky以人口生長為經濟進步之動力。其次為優生學派，哥爾登(Galton)皮爾生(Pearson)等承進化論之緒，以變異，遺傳，選擇，說明國家興衰，社會隆替，因而主張改進種族，促進社會文明之進步。(人種史釋者中對於人之體格，亦謂有優劣之殊者)一國人口自為一國之潛力，然四億人口之印度受制於四千萬人口之英國，足見人衆不是決定的力量。優生學自有其價值，然若以為今日世界上處境較優之人即是優者實為笑話。我們看見許多優秀之父母，亦能產生拙劣之子孫。而世界君主中，狂人白癡幾佔多數。王侯將相如果有種，則歷史應無朝代之變遷了。嚴格言之，苟父母為非病態，其子女之出，稟賦大抵相同。智愚實不育主為後天之結果。後天云者，實包括受孕及出母體後之一切營養教育之環境。國民之教育，健康與品學之提高，關係一國之興衰，為不待言之事實，然若「人文史觀」人所說，則一孔之見而已。

生物，機械史釋

社會學上有生物主義及機械主義學派，亦與歷史解釋有關。

論及生物學派之社會學，最著名者為社會有機體說。世以此說首倡於斯賓塞，其實斯氏指出社會與生物有機體相同之點甚多，但亦指出社會為一種超有機體。斯賓塞不能為許多武斷的生物學派負責，正如馬克斯不能為許多武斷的惟物史觀派負責一樣。社會之機能與生物之機能有類似處，此能為吾人首肯。諾維科(Novicow)以政府等於神經，謝飛以教育知識制度等於神經，猶可說也；而伯倫知里(Bluntschli)則甚至於

說社會有性別、有心、有肺！斯賓塞辯護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而伯倫知里則用以辯護君主，專制及中央集權。此外，還有許多生物學派及斯賓格拉以人類社會，不免與其他有機體一樣，有生亦有死。如謂某民族業已衰老云云。這是不知人類社會與單純有機體屬於不同範疇，卽各有不同法則。生物機能與社會機能之比較，只是修詞學的。社會和有機體最大之不同，是有機體只有器官，而社會有手腦合作所創造的技術與文化。

機械學派則以爲社會是物理化學現象。或以爲社會同樣受引力斥力的支配(如Carey)，或以爲社會歷史只是能力的變形(如Ostwald)。尙有意大利之Pareto，將社會分爲許多因素，除地理，歷史種族因素之外，他提出什麼恆存性，派生體，經濟因素，人與社會之差別性，社會精華之循環等等。他以這些因素之衝突與均衡，結合與相互影響，以及其他許多數學名詞，做機械及定量的分析，來研究社會制度。他認爲人類及社會不平等是事實，民主制必然沒落，軍事貴族將以社會精華起而代之。義大利法西主義頗受他這種僞科學的影響。

社會學中尙有形式派，如齊美(Simmel)，涂爾幹(Durkheim)注意人類社會形式間之相互作用，如統御，服從，競爭，模倣，隔離，接觸，合作，反抗，分工，綜合，說明社會現象。但與史學關係甚少，略之。

心理史釋

此派所包括者甚多。如以個人心理，社會心理，變態心理，時代心理以解釋歷史之進化者均屬之。

任何科學見解均有其常識的萌芽。如所謂人心思亂人心思治，也是一種史釋。基督教以性惡釋史，自然

神教派以性善釋史亦是。自社會心理學與，心理學對於史學之關係乃日益密切。

以個人心理史釋者，着眼於人類之本能。「孟子」已言食色性也。荀子謂人生不能無羣。此以食色及社會性爲本能。達爾文在其著作中追溯人類本能於動物，影響於社會學者甚大。Trotter 以基本本能（自存食色）及集團本能解釋社會現象。麥獨孤列舉十三種本能。然如人類本能與動物本能相似，究不能以本能解釋歷史之變化。本能如天然之富源，然其得以開發及利用，尚須其他條件。行爲派則根本否認否定本能，以爲僅有刺激與反射。與行爲派立於另一極端者，爲佛羅以德派之潛識心理學，彼等或以性愛錯綜解釋人類一切活動，或以變態心理解釋歷史人物行爲。性欲之力甚大，變態心理及極端情緒對於個人活動能加以色彩，均爲事實，但謂整個人類歷史運動之力在於此，無異說夢之談。因歷史不是一人造成，某一個人之興趣癖嗜好，有影響歷史力量，但不能謂爲決定歷史之力量。如中國歷史上有「女禍」。然僅無貴妃圓圓二人，而其他腐敗如故，安史之亂及明之危亡，未必即能免。謂色能傾國者，迂談而已。

以社會心理釋史者，自 Hall 倡發生心理學後，有社會心理學。休謨，Bagehot 啓其端，以後塔德(Tarde)涂爾幹，吉丁史，華德(Ward)，MacIver 等以同情，摹仿，恐懼，習慣，同類覺悟，快樂追求，重演，反對，適應，欲望，興趣等等心理現象，以說明歷史之運動。然此種種社會心理，不過集團本能，即羣居人類中所發生之心理。此種種心理，亘古如斯，其不能說明歷史之進化，與個人心理同。

以時代心理解釋歷史者，近世應推黑格爾爲先。但因其立論詭奇，現無人重視之。孔德所謂科學玄學科學三時代，係將此種觀點，加以實證化者。馮德所謂原始人類時期，圖騰崇拜時期，上帝英雄崇拜時期，人文時期，亦係就時代心理着眼。現代恢弘此一觀點者，當推藍普列希。他分德國歷史爲象徵（原始）階段，類

型(中古初期)階段，傳統(中古後期)階段，及個人主義時代，主觀主義時代，神經緊張時代。現在魯濱孫將歐洲心靈史分爲原始，希臘，教父，學究，開明，現代工業諸期。此種觀點，自有其價值，但其缺點，不過將文化現象一般化，而不是對現象原因作一種說明。而只見其同，未見其異，亦爲一失。(註)

註：尼采及斯彭格拉文化類型說，如所謂阿波羅文化，浮士德文化與此類似，然是輪迴觀念，不是進化觀念。中國所謂文質遞變，日本廚川白村以希臘與希伯來思潮交替說文藝史皆然。

自人類之心理以至時代之思潮，其影響於歷史及文化之形態，自爲不可否認之事實。然以此爲社會歷史之動因，則尙嫌不足。蓋人類之基本本能及模倣，反對，適應之心理要素，只說明歷史進化之可能，但歷史哲學所應研究者，則爲使此可能至事實之因素。魯濱孫及現代歷史著作家超越純粹心理學的範圍，而注意一般思想史科學史文化史，換言之，一般人得史對於歷史之作用，誠足以擴大一般歷史智識之天地。必須承認一時代一民族之心智的和道德的狀態對於社會盛衰之偉大力量，亦當承認文化影響於歷史，甚至他國之學術影響此一國之歷史，然力量影響之得以發生，亦有其發生之條件，而他國的結果，未必即同於原地之花木。所以即使文化有時是歷史之母親，他畢覺還有其祖母。

地理史釋

所謂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民情文學因風土南北而不同者，中國人久能道之。史記貨殖傳對於各地區民情風俗有周到描寫，班固亦了解史地關係。回教卡爾東重視地理因素，近代孟特斯鳩首先指出地理環境之知識，於了解各民族之習慣法律文化甚爲重要。Hee.en 繼續加以發揮。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曾以光輝之例

證，指出地理對於歷史之影響。至 Ritter 及拉采爾更以科學方法研討史地之關係，樹立人文地理學。而對於歷史哲學給與重大影響者，則爲巴克爾(Buckle)。巴氏亦承認人心對於歷史之影響，有地理決定主義者之稱。在其大著「英國文明史」中以氣候土壤食物及一般自然風景四者對於財富之累積分配有密切關係。如糧食豐饒則人口增多，勞力充斥，工資降低。天然景物及自然形態足以影響人心，如北印高山，使人生畏屈之感，足以阻礙文明進步；而希臘半島景色之明媚，能產生進步之文化。後俄人 Metchnikov 論江河海洋對於人民移動與文化擴張之重要，以江河環境爲文化初期之基礎，海次之，大洋又次之。克魯泡特金特別是漢丁頓(Huntington)等則以氣候(風雨、溫度，濕度)解釋歷史現象及文明分布，且以民族性爲人類對於環境之反應，氣候適宜之地，文明亦最高，創見甚多，怪說亦偶不免。法國 Leplay 等地域地理學家以地區，工作，人民三者相關之公式，說明地域對於家庭型態及生活方法因而種族命運之影響，爲其改造社會計劃之根據，固不無若干之見解，但亦爲瑣碎之學說。最近社會學上尙有地境學，研究農村與都市對於社會之作用。此外論文化之傳播及現代國際政治之地理資源背景以及所謂地理政治學者，均能指出地理在人類生活及政治上所起之作用。

人爲地之子。地理對於人類影響，不可否認。但同時須知，人類亦可改造自然。美州未嘗變易，而哥倫布至美以前與至美以後，其不同爲何如？ Brunhes曾指出地理因素之力量，因時代而不同。即漢丁頓亦嘗戒地理不是文明的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條件。故最近之歷史哲學只認地理爲歷史之限制力而非決定力，馬克斯亦承認地理環境之重要，但樸列漢諾夫(Plekhanov)曾說明馬克斯主義者與地理史釋者估量之不同，即前者認爲地理影響是間接的，而直接的決定力是經濟，是生產力。地理環境可以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遲速。這

確是很深刻的見解。我想地理對於經濟的影響，除了——

一、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速度；以外，還：

二、影響生產的方向：如中亞之畜牧生產，中國之農業生產，當然是受了地理的影響。而適宜於某種生產的環境，尙足以使那一種生產固定而不易變更。Vallaux 謂社會之分化與分工爲社會進步之因素，而此情況僅存在於地形氣候複雜之地區，含有眞理。因地理繁雜，而生產物繁複，即易引起貿易之進步。中國內地商業進步不算很快，即因經濟富於自給性。且農業甚發達，此種生產尙足以勉强供給需要之時，亦不易刺激居民向其他方面發展。近英國東比(Toynbee)在大著「歷史研究」中，論文明起於人地之相互作用，順境不一定有利於文明，環境之挑戰與人類之反應愈烈，文明之成就愈大，實甚精當。

政治史釋

政治史釋可溯源於亞理士多德，彼以政治常由獨裁至自由。現代研究國家及政體之進化者甚多，以人種及國情解釋歷史者亦多，但此處所謂政治史釋，指權力爲國家成立原因之學說。中國管子商君書及柳宗元「封建論」，均以國家由于解決相爭而起。禮運和晉時鮑敬言認爲原始時代天下爲公，自由平等，自有國家，才有私有和爭奪。Polybius 及霍布士等，以國家多係武力之產物，斯賓塞亦以最初國家爲軍事模型，然後進於產業模型。甘勃羅維(Gunplowicz)及奧本海麥(Oppenheimer)甄克斯(Jenks)等，發展此一見解。奧本海麥認國家起於征服，起於以政治方法獨佔經濟利益。恩格斯亦以國家爲階級階級鬥爭至不可調和時產物。其後馬克斯派更以爲國家爲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之工具（中山先生亦謂民族成於王道，國家成於霸道）。然社

會國家之形成，尚由鬥爭，亦由合作。墨子孟子以及韓非均認為國家起于謀人民之福利。洛克盧梭亦以為原始人類並非相仇，而是自由平等的。為了保障共同利益，才發生契約，而國家以生。Nicolai 及諾維科均指出和平經濟原素於國家之產生有重大影響。古人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戎指戰爭或自衛，而祀之發生，則由於求共同之福利。自種植之祈禱，以至水利之興修，均要需一種人力之組織。而政治者，質言之，即人力之組織而已。

將政治連及歷史之時，自尚須論及國家之機能問題。黑格爾以國家為絕對理想之具現，Treitschke 以國家為人類生活中心。而近日多元論僅承認國家為人類工具之一種。孔德以國家維持社會不同力量之統一。Hobhouse 論國家由血族進化而來，目的在調和社會各種理想。Weatherley 則以國家功能在調節社會益利。此與強力之說合觀，均有其理。然國家實在進步之中，奧本海麥亦以為國家最後可成為自由公民之制度。關於自由與權威問題，吉丁士以為極端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均違科學。國權應否擴大，應觀國民程度，經濟情形，強鄰侵略與否為斷；而擴大至如何程度，須視統治者知識能力而定，極有見地。政治修明能促進社會進步，是很明白的。

現代之以政治解釋歷史者，或可分為二派，即一以競爭或戰爭為歷史之動力，一以合作或互助為歷史之動力。而二者均在生物學中尋其論據。自霍布士，特別是達爾文進化論後，有僭稱社會的達爾文派，主張競爭與戰爭，為人類之本能，而今日之法西主義者津津樂道之。但克魯泡特金等指出互助合作為動物及人類進化中不遜於競爭之因素。在此意義上，諾維科之意見甚為有趣。彼為俄人，曾主張「戰爭之法則，為普遍之法則」。但他分競爭為生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智識的四種類型，隨社會的進步，野蠻的競爭漸為溫和的

競爭所代替。所以人類的將來，仍可結爲和平的聯邦，而競爭將只是文字言語的宣傳之類。Bagehot, 拉付霍非，Small 和 Vaccaro 等亦均以爲集團間的競爭，將逐漸爲集團間之合作所代替，以力而治將進爲以討論而治。

與政治史釋有關者，還有兩種學說，應在此一提：

一爲馬克斯派，彼等以爲從來人類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以爲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動力。不過，他們自己也矛盾。第一，恩格斯後來將「從來人類歷史」改爲「有記載時代的歷史」。然我們知道，這一段歷史在人類史中不過百分之二三的時間。第二、共產黨宣言也指出，階級鬥爭可使社會進步，亦可使整個社會同歸於盡，如羅馬帝國末期。此外，民族鬥爭之事實，馬氏亦未免忽略。

二是英國羅素近著權力論一書，以爲權力是和經濟同爲人類基本衝動。這不是新學說，惟羅氏發揮之。但人類之權力衝動，根本說來，還是因其爲其他本能與衝動之手段或發展而已。

經濟史釋

經濟史釋者，卽以人類之生產交換爲歷史動力之見解。言及經濟史釋，國人或多連想及馬克斯。然經濟史釋不始於馬氏，亦不限於馬氏。希臘羅馬之史家，已注意經濟之力甚。「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孟子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管子所謂「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亦了解經濟之重要。太史公對於商業與社會政治關係，更在貨殖傳中有生動之描寫。卡爾東及維可更貢獻甚多。但是到工商社會發達以後，經濟力量始有更明確之觀感。亞當斯密及孟特斯鳩之著作中，常有經濟史釋之重要資料。及孔德與聖西門

更有系統之解釋。他們都以產業之發展，是現代文明之基礎。Heeren 繼孟特斯鳩之後，以經濟商業事實研究古代史，推爲經濟史之第一部大作。布朗其(Blanqui)也指出歷史經濟學關係之密切，而與馬克斯同時代的羅傑斯(Rogers)且著「經濟史釋」一書，論英國歷史。傅利葉派的孔西德朗(Considerant)在「共產黨宣言」之前，作民主主義宣言，早已包着共產黨宣言中所有的生產影響社會，階級鬥爭影響歷史的分析和思想。法國復辟時代之史家如 Guizot, Mignet, Thierry 以及 Michelet, 也都能注意歷史上經濟及階級關係。而自莫爾干後，人類學家考古學家以及經濟史家以技術經濟解釋歷史動力者，更蔚爲一重要之思潮。

以經濟釋史者，除以上所舉諸人外，Sorokin 在其「當代社會學學說」中尚提出 V. Raumer 於一八三七和一八五一年，在馬克斯之前，所說與馬克斯主義若合符節。如：

「一切政治變遷，只是生產條件，生活方式，和由商務與商業引起的各種階級的新狀況之結果。……政治變遷在最後的分析中，只是民族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情形變遷的結果。這些情形，不僅旋即改變道德與思想，並改變社會階級間的關係」。（參看黃文山先生譯本）。

然將經濟史釋以最明白決斷之字句提出者，不能不歸功於馬克斯及恩格斯。彼等固自稱其學說爲惟物史釋，但實不若經濟史釋更合於其本義也。

班茲在「新史學與社會科學」中曾將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經濟史著作，分爲三類：第一爲純粹之經濟史家，專究經濟之發展，如 Rogers, Gibbens, Ashley, Lippincot, Renard 諸人之名著是；第二爲闡揚馬克斯前提之史家，如Beer,考茨基，樸列漢諾夫，坡克羅夫斯基及蘇俄諸史家是：彼等之失在專尋找經濟事實及階級鬥爭之事例以解釋歷史，而對於其他事象，不感興趣。第三派不先肯定經濟決定主義之信條，但客觀研究經

濟對於社會之作用。Hildebrand, Schmoller, Bucher, Kovalevsky, Ely, Gras, Weber, Sombart, 以及某種程度上之Veblen是。彼等對於經濟史釋之貢獻，無疑使人更易接受。

經濟史家對於社會經濟制度階級之畫分，其重要者，有如下分類：

喜德布蘭分為：

一、自然經濟

二、貨幣經濟

三、信用經濟

恩格斯受其影響分為：

一、個人為需要生產

二、交換經濟

三、資本主義經濟（商品經濟）

西摩勒分類為：

一、部落農村或市場經濟

二、市鎮經濟

三、地方經濟

四、國民經濟

畢雪分類為：

一、自足的家庭經濟
二、交換的都市經濟
三、國家經濟

松巴特亦略同。伊里則注意生產力，分爲：

一、漁獵時代
二、畜牧時代
三、農業時代
四、手工時代
五、工業時代（競爭、集中、總合）

李士特 List 之分類略同。馬克思注意于階級關係上之生產關係，分爲：

一、亞細亞社會（村落共產制）
二、古代社會（奴隸制）
三、中世社會（封建制）
四、現代社會（資本主義制）

繆勒賴耶（Muller-Lyer）綜合衆說，分類如下

一、原始階段
二、中級狩獵時期

三、高級狩獵（打漁）時期
四、初期農耕時期
五、中期農耕（畜牧）時期
六、高級農耕時期
七、前資本主義時期
八、資本主義時期
九、社會的個性主義時期

茲不必詳細加以說明，惟有一點必須指出者，即經濟爲人類社會之中心，爲不可否認之事實。人類社會之進化，因經濟史之研究而大明，不可因少數人之武斷而掩此重要之眞理。雖然，關於未來之經濟制度，吾人甚難預言。上引之繆勒賴耶說：「文化發展過程中狀態不斷改變，故經濟發展之定律，歷史不能教訓吾人」。且人類之經濟進化，尙未完成其進程，一地域一時代之經濟發展，自有一定之傾向，然而普遍的發展定律，則不易武斷，此蓋與人類自身努力及一地域之環境有密切之關係也。

孫中山先生所說民生是歷史之重心，以及美國威廉氏之社會史觀，大體言之，仍可謂之經濟史釋。（經濟史釋爲現代史學中最重要之學說，而馬克斯又爲經濟史釋派之重要人物，以下尙當特論之）

馬克斯之惟物史觀

馬克斯之惟物史觀，實在是一種經濟史釋，前已言之。其對於經濟史釋貢獻之功，非其誇張之失所能掩

。馬氏對其所見雖未完成爲一嚴密之哲學，但値我們深切注意。此種見解，如前所述，雖非馬克斯所發見的但係爲其所發揮。

馬克斯之歷史哲學見解，除「德國意識形態」一書外，最初見於他和恩格斯合著之「神聖家族」——這是他們爲反對靑年黑格爾派中玄學派之博爾而作的。

「把人和自然，與自然科學和工業的關係，置諸度外，如何能知道歷史？不知一時代的產業情形，與日常生活中之生產方式，如何能知道當時情勢？」

此書出於一八四五年。恩格斯曾謂惟物史觀立於一八四五，當與此有關。在此書中，馬氏尙爲蒲魯東辯護。馬氏進一步研究經濟史後，一八四七年作了一本「哲學之貧困」，批評蒲魯東，更明確提出其見解：「人類隨生產方式之改變，亦改變其社會關係，手磨造出封建社會，蒸汽機造出工業資本家社會。」在另一地方，他說機器是一種生產力。

在次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斯又將其見解與階級鬥爭聯結起來，發表其政治主張。他說歷史是階級爭鬥史，分析工業制度代替了基爾特制，有產都社會代替了封建制度之過程。於是提出無產者對有產者鬥爭的綱領，并宣布社會主義之目的。

以後，一八四九年馬氏又在「工錢勞動與資本」中說：

「個人參加其中的生產之社會關係，和物質的生產工具，生產力產力之發達，同時改變。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社會關係。」

一八五〇及一八五二年，馬克斯根據其歷史哲學，作了兩本評論法國革命小書。他極力說明，社會心理

，都以「財產形式及社會生活」爲基礎，都在「物質基礎及社會關係」之上。

一八五九年「經濟學批評」出版。這是一本公認的科學著作。在序文中，有一般被稱爲惟物史觀公式的。摘其大意：

（一）人類爲生產生活資料，加入一種生產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適應於物質生產力程度。而不關人的意志。

這些生產關係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基礎，法律政治精神的體系，是這基礎之上層結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二）在一階段，生產力與其生產關係調和，促進生產力之發展，但由生產力發展，生產關係變成其障礙之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

經濟基礎一變動　上層結構亦或疾或徐的變動，此即社會之革命時代。

這是馬克斯歷史哲學之根本觀念。

馬氏在八年以後（一八六七）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有一重要小註提及這思想：

「達爾文研究自然技術學，即動植物維持生活之器官之構造。人類生產機關史——社會組織之物質基礎之機關史，不當受同等注意嗎？」在這一小註後面，馬克斯提出「歷史的」「唯物論」字樣，但并未將二字聯結起來。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氏又對其學說作了重要的補充：

「全部社會構造政治之隱微基礎，常在于生產條件所有者，和直接生產者之直接關係中。這關係，常適

應於勞動方法和條件之程度，即社會生產力的程度。然同一經濟基礎，因爲各種經驗事實，自然情形，種族關係，和各種外表的歷史影響——在實際生活史上也會發現無數變形和差異。」

馬克斯死後，他的歷史哲學才引起其信徒的討論。而其發揮，則當歸功於恩格斯。恩格斯開始用唯物史觀和歷史唯物論這二名詞，并根據其見解，作德國農民戰爭之分析。而影響最大的，是其一八八四年利用莫爾干的材料所著「家族及私有財產之起源」。莫氏是美國人類學之祖。他在其書中指出人類進步多少與食品來源相應。他的敘述止於農業之發明，而結論是要使社會財產與個人財產調和。恩格斯除了完全承認莫爾干發見，并將其與社會主義結合以外，對此書介紹，頗有功勞。然另一方面，因馬克斯信徒對這惟物史觀學說之誇張與其連帶的懷疑，使恩格斯寫了許多書信，作了許多讓步和解釋，承認不能偏重經濟方面，經濟不是歷史變化之惟一原因，但是，「人類進步最重要因素是經濟」。

總括幾句：惟物史釋，是生產力史釋。他以生產力(勞動力勞動工具以及勞動對象)爲歷史動力。一定生產力構成一定生產關係(即財產關係及社會制度)。生產力之發展，決定歷史之發展。

這一學說，引起不少的非難，而馬氏之社會主義思想，更增加大家對其歷史哲學的排拒。但對馬克斯學說批評得最多者，還是社會主義者；例如 I ran-Tuganovsky。許多批評家都借用他的武器。主要的批評是：經濟衝動不是人類唯一本能，惟物史觀忽視地理民族精神影響，精神文化不能以經濟解釋，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動力且與惟物史觀沒有什麼必然關係等。但這些批評，除最後一點外，并不能打擊惟物史觀。因惟物史觀並未忽視其他歷史因素，而經濟爲歷史之基本因素，是無可否認的。還有人以技術史釋嘲笑惟物史觀。其實，技術包含人與自然的關係，實爲文明之主要尺度。這一點也不足非難惟物史觀。然則，惟物史觀無可

批評麼？是又不然。

我以為惟物史觀的缺點，在於兩點：第一，其本身概念不明，自己並不澈底：其次，其應用於社會階段之劃分，因受當時知識之限制，並不正確。先說第一點：

一、馬克斯提出了幾個概念、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生產之力與關係，容易區別，即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關係。生產方式（又作方法）是什麼呢？與一三兩者，有無區別，區別在何處呢？還是一三兩者之總稱呢？馬氏未說明白。後來，列甯又有「經濟成分」一詞，其所指又與馬克斯經濟結構不同。蘇俄馬克斯主義者以其與經濟結構分開，而有的又說大體相同，作了許多說明，但總是非常牽强的。

二、馬克斯之解釋，集中於封建制到資本制這一階段，所以他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表現為勞資之鬥爭。但這並不適用於前資本社會，例如，奴隸和農奴對奴隸主及農奴主之鬥爭，並不代表新生產力。封建社會下代表新生產力者是市民，而非直接勞動者的農民。而資本主義造成多數中間階級亦非馬氏所預料。

三、恩格斯論惟物史觀有一句話，直譯可作「歷史中最要緊的元素是實際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我與馬克斯所說，沒有超乎這以上」。但意譯者說生產和兩性生殖。（也可說是食色罷）。他在家族起源一書中，將家族制度賦以極大意義，正是根據這一點。且不說這見解能否成立，但這和他們以上所說，又是矛盾的。

四、馬克斯等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還原為階級關係，並以階級鬥爭為歷史進步之動力。其實社會有鬥爭，亦有同化與合作；而鬥爭之結果，也許是同歸於盡（如共產黨宣言所云），不一定是進步。

我以為惟物史觀可批評處，主在於此四點。至於幼稚素樸者之誇張、馬氏不能代其受過。然而，這不妨礙惟物史觀本身，在大體上，有極大價值。我以為塞利格曼批評這學說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很是公平之論

(Seligman, The Econ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而這四點，則是馬克斯歷史哲學最大漏洞。馬克斯學派與其他學派不同，不甚容許自由研究，而我想這四點，也是永遠不能由馬克斯主義者得到答復的罷。

馬克斯之社會階段論

如馬氏惟物史觀大體上是一有見解之學說，則其社會階段論，是無可取的。他的階段論在歐美不甚爲人所注意，然在中國，却還在糾纏許多人的腦筋。

在「工錢勞動與資本」中，馬氏曾說：

「古代社會，封建社會，有產者社會，都不過是生產關係的結果，而每個社會在人類史上皆爲一重要階段。」

在「經濟學批評」中說：

「大體言之，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在市民的生產方式，可列爲社會之經濟組織之進行階段」

這晚出著作，比上文多了一個「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但在馬氏晚年最代表著作「資本論」中，亞細亞生產，亞細亞社會諸詞，屢見不鮮，可見馬氏是確認亞細亞社會之存在了。

於是可以提出兩個問題：

一、馬氏之四階段論，是指連續的過程呢？還是可以幷行或獨立的階段呢？

二、所謂亞洲生產者，是什麼東西？其與古代封建生產方式之不同，在於何處呢？

這兩問題都有問題，而一聯起來，問題就更多了。我現在只說幾個重要問題。

關於第一問題。樸列漢諾夫以為那四階段，亞洲的與古代的是可以幷行的。照列甯的意見，則以這四種是連續階段，不過，他又時常避免使用亞洲式一詞。馬克斯的意思怎樣呢？據我所看見馬克斯全集中他寫給一個工人的信，明確肯定那四階段是連續前進的階段(月日人名因書不在手，不能記憶。)

果然如此，則亞洲式生產，古代的奴隸的生產，應該是一切民族都應經過的了，既如此，何以又要稱為亞洲式呢？而希臘羅馬社會形態，英德民族何嘗經過呢？再者，由古代而中世，究竟是一進步呢？還是一逆流呢？在馬氏看來，似乎是一進步。然現代許多社會學家多認是一逆流，假使如此，是否每個社會都一定要在這裏倒退一次呢？

這還不關緊要。但第二個問題。亞洲生產是什麼呢？首先馬氏的解釋就不同：第一，在資本論中，他曾稱印度之農村公社為亞洲生產方式。而第二，在另一地方，他以鴉片戰前中國是亞洲生產。如是，則鴉片戰前之中國社會結構，是印度的農村公社制了。這不是事實。而倘照其公式說來，則鴉片戰前之中國，也是比古希臘羅馬中世歐洲還落後了。這也不是事實。而恩格斯晚年在「共產黨宣言」序文中，又曾經說過，農村公社是自愛爾蘭以至印度都曾經歷的社會原始形態，則亞洲式也是歐洲式了。如亞洲一詞是指亞洲諸國之生產形式，而這一名詞又無一年代限制，顯然謂四階段為一般社會過程就說不通了。

然而，到底亞洲式者，特徵何在呢？樸列漢諾夫以其產生由於特殊地理環境，匈牙利馬克斯主義者馬家爾(Madyar)則襲德國衛柏(Webe.)之說，謂其特徵起於治水之需要而生之集權。列甯有時將亞洲的與中世的農奴的諸詞連用。蘇俄杜布洛夫斯基則將封建制與農奴制分開，以亞洲制為亞洲農奴制之形態。此外，亦有

將所謂亞洲制與商業資本相連者，蘇俄少壯馬克斯主義者是除了列甯解釋以外，誰也不承認的，只好說亞洲生產是一種亞洲封建制度。但既然如此，何以這反而要比古代生產，歐洲封建生產落後呢？於是他們只有一個方法，即避開這問題不談。可是，又不能說馬克斯錯了。

這些問題如不能作一圓滿的解釋，馬克斯之公式，是不能存在的。馬氏自陷於矛盾，是無法圓滿解釋的。

然則一個有思索力的人物如馬克斯者，何以竟陷於概念之矛盾呢？這由於當時西歐對東方歷史知識之缺乏而來。

馬克斯之四階段，如認為世界史或文化史之四代表時期，殊無問題。如今日西洋史，無不首述埃巴比倫文明。次述希臘羅馬文明。次述中古時代。次述現代。泰納(Taine)在其藝術哲學中，早有相同劃分。然馬氏係以此為社會階段，即一切社會須經此四階段。亞洲生產方式為馬氏晚年所承認，但在其初期著作中亦有萌芽。近年發現馬氏初期著作之德國精神文化草稿(未釋為中文)中，有所謂「蒙古人時代」，可視為亞洲生產一詞之先聲。此種觀念，蓋出於黑格爾。(註)

註：黑格爾在歷史哲學序言中，指出舊世界的三種形態：第一為後亞細亞原理（後亞細亞指遠東），即蒙古的，中國的，印度的。第二為回教世界，第三為基督教的歐羅巴世界。

他繼續指出世界史的階段，第一是東洋人的世界。第二是希臘人的世界，第三是羅馬帝國的世界，第四是日耳曼人世界。他以為亞細亞是歷史之始，而歐羅巴是歷史之終。

我們將黑格爾的四階段與馬克斯的四階段相比，只是換了後兩個的名稱。或如Henri See所說，他與馬克斯不同的

，便是他的歷史哲學中沒有未來。

以後，馬氏由教士之東方遊記之報告中，對中國印度得到干若之資料。然此項報告，幷不正確，更不完全。

故馬氏所謂亞洲生產方法者，係黑格爾之臆斷的圖式，與當教士斷片之資料之混合。讀者試看「資本論」中關於中國印度之途述，大受黑氏之影響，多徵引教士之報道。其不合事實，無怪其然，是故若以馬氏所說以論中國社會，自冤枉之極矣。

由此觀之，馬克斯之社會階段論實甚錯誤，而亞洲生產之說，尤極混亂。(註)

註：附論亞細亞生產方法並略答過去批評者

一二八前後中國社會史論爭時，余曾主張：如所謂亞洲生產方法指鴉片戰爭前之中國社會生產方法，則此社會之特徵，卽專制主義，而爲其基礎者，卽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之矛盾及結合。余在一九二九年譯藝術社會學時，卽提出此意。以後，余曾謂專制主義之經濟基礎，蓋在工廠手工業制。當時余固信仰馬克斯主義。然以四階段連續說不合事實，而鴉片戰前中國與歐洲中世封建社會固有不同，爲解決此矛盾，始作此一解釋。但反對此說甚甚多。而在是等反對論出版之時，余已去國，僅由海外略知反對之言論，而余已在不能答復之狀態。且余已漸根本放棄馬克斯主義之信仰，亦無答復之興趣。然此項反對論，至今亦偶見之，願就偶爾記憶所及者於此略覆之。批評者中先有李季君，彼係以亞洲制與奴隸制平行，而先於封建制者。次爲李立中君在中國經濟雜誌所作一文，彼之論點如何，余亦不甚明白，因彼非如李季君尙有一定之一貫見解也。再次爲何幹之君，彼大約以亞洲生產實爲封建生產之變相，此爲蘇俄現代青年史家之通說，不足爲奇。此外尙有在中山文化季刊上作文之某君，與一姓呂者在一小册中之所說，其論點大約與何君屬於同一典型。其

中李季君最爲一「街學」。李君文出之時，余已知馬克斯論其四階段係連續進化階段之信札，李君如認馬氏所說即係經典，則彼所根據的模列漢諾夫之修正論，即亞洲制奴隸制幷行論，根本違背「經典」。但李君似不會看過是項文獻也。至謂亞洲制爲封建制之變相，係遷就事實之論，與馬克斯之本意本不相合，而封建制之變相當不只一種，特別標出亞洲制，以與其他三種制度幷列，自非「變相」二字可以說明。至於呂君，係拾布哈林拉狄克之文即以爲有權可肆口謾罵者，如呂君知布氏拉氏今日之命運，或亦自悔其失態乎？總之，若必符合馬克斯之本意，則大家所說，都不合於馬克斯主義；若論遷就實際，拙論仍無可非難。蓋馬克斯之四階段論，特別是其亞洲生產方式論，乃由馬氏當時關於東方歷史事實尚未大明，而馬氏對於東方歷史尤爲隔膜之故。彼之本意，係以亞洲制爲原始共產社會後之第一階段，即民族農村社會制度，然彼又誤以鴉片戰前之中國，仍在此制度之時期。無疑馬克斯是錯誤的。根據此錯誤公式，或欲勉强加以將錯就錯之解釋，以了解中國社會，是不可能的。我對於我的批評者之批評，以爲可以如此而止。

我常說，鴉片戰前之中國社會，不會超過十八世紀以前之歐洲社會，或更嚴格的說，不會超過十六世紀之歐洲社會。然一八四〇年前之中國，社會技術與文化亦平均在大體上達到歐洲一六〇〇以前之水準。（即是說極少數技術方面不無落後，而大部分不無進步）如要比較研究由周至清的中國社會，就請大家先對十世紀至十六世紀之歐洲加以研究。近一百年間，我們本應趕上他人四百年的進步。然而事實上，我們沒有。今天中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紀的物質（生產）和精神（思想），是紛然雜陳，而愈是舊的，比重愈大。在別國以十九世紀廿世紀文明武裝起來的時候，我們落後了。了解這一點，則中國問題固然複雜，不也單簡麼？

歐洲這四百多年間的大事，就是由民族國家之成立，到工業革命之完成，民主政治之樹立。這就是說在今天，我們的現實任務就是抗戰和建國要同時邁進。

所謂人類社會學史釋(更詳細的說，應是：人類—文化—社會學史釋)者，係以現代人類學社會學之結論以解釋歷史之工作。今日史學界尚無人使用此種名詞，不過多數進步之史家，認爲人類學社會學之合作，爲新史學之基礎而已。人類學爲一最年青之科學，但其聯絡自然與社會科學，且給與史學以綫索，已表示其貢獻之多，而其未來之發達，誠未可限量。人類學之主要目的，在改造人類最初之歷史，然同時則研究文化現象而發現其規律。其對於新史學鼓舞之力，班茲曾盛稱之。不過人類學以研究原始社會爲主，而文明社會過爲複雜，需要社會學之合作，「人類學與社會學兩相攜手，爲共同之服務」(新史學與社會科學)。魯濱孫亦言「新史學將利用人類學社會學關於人類之種種發現」。余信人類學與社會學不可分離，吾人應有一種「人類社會學」，深耕兩種科學而統一之，得一完全之歷史哲學。此世界史略，即抱此種企圖而對歷史爲一嘗試之敍述與解釋者也。關於此點，余將在宇宙文法中略論之。并將於本篇之末述其大要。此處但將此二科學對於歷史之影響稍加介紹而已。

現在人類學已由一般古代人類及文化之研究，進而爲形體人類學先史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之分工。考古學實爲前後二者之連絡。形體人類學在進化論前已有 Blumenbach 開路。厥後赫胥黎，Virchow, Martin, Keith 與地質學生物學解剖學考古學合作，一面證實人類與其動物祖先之關係，一面使人類文化及其遺骸契合。先史考古學之發達尤早，Lucretius 已確認石器銅器之次序，我國越絕書亦確認之。戈格以後一八三四年 Thomsen 更作系統的研究，後 de Perthes 及 Evans 繼承之，至前世紀六十年代，Lartet, Lubbock, Mortillet,

Rutot 所研益深，而先史考古學遂以確立。文化人類學研究原始文化，而求其法則，實賴進化論之嚮導。克列姆(Klemm)始引其緒，斯賓塞，莫爾干，泰羅，拉采爾，Bastian, Lubbock, Frazer, Westermark, 斯密士，波士，諸賢之功，最不可沒。而泰羅之「原始文化」，尤爲開山之名著。

這些學者，推翻許多成見，特別是種族理論。然在本世紀以前，史家尚未受其影響，史家仍埋頭於偏枯的政治事實之中，此或亦由人類學尚未充分注意文化發展之法則。然由於現代人類學之日益進步，使文化史成爲歷史之中心，而人類學與史學之關係乃日密。

最近人骨之研究與發現，確定人類之人猿性質及其進化大綱，人種平等與其可塑性原理。亞利安之神話，已全被推翻。種族與語言並非一事，條頓族亦未必爲亞利安族，美國波士，對此闡揚尤力，宣佈種族神話學之死刑。種族迷信又常爲優生學成見所代。然優生學誇張之處，亦已受嚴重之批評。

史前考古學對於歐洲遠古文化，投以光明。此在Meyers及Breastead及劍橋古代史之研究中可以見之。此外埃及與兩河流域以及地中海一帶石器文明，小亞細亞赫梯鐵器文明，愛琴銅器文明　高盧及南俄以至印度中亞之先史文明，以及中國遠古文明之發現，使舊界文化發展史更爲充實，美洲馬雅文化之研究，亦爲美洲古史開一豐富之領域，使人類歷史漸趨完整矣。

文化人類學之貢獻於史學者尤爲深重。略舉其最重要者：一、文化人類學及先史考古學注意社會文化之物質文化背景，技術與產業之背景，其深刻周詳，較之馬克斯主義者所能言者爲多。二、人類學排斥地理獨斷主義及地理無視主義，而與地理環境以合理的評判。三、人類學研究原始心理，對於宗教，巫術以及信仰習慣，搜集豐富之材料。關於原始宗教，目下意見雖有不一處，但一切宗教基於對天之畏懼，業已充分證明，

基督教神話，亦已完全崩潰。泰羅已指出各民族神話之相似性，Kroeber, Cassels, Carpenter, Gunkel 更充分證明基督教為巴比倫神話，希臘哲學及同時代宗教儀式在希伯來之混合。五、人類學提供一重要意見，以一切制度起於需要，於是過去人類學家之見解，亦有重新估定價值之必要。例如莫爾干及恩格斯等認為人類家族制度由雜交而母系而父系，已不能成立。「人民會議」之民主性質，亦已引起懷疑。原始私產原始共產之學說均非事實，欲以原始社會為共產或私產以擁護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者，均屬徒然。此外個人與集團孰為重要亦待新見解；即在原始社會，支配人物甚為重要，然而支配人物之成功，又必適應其周圍之環境。凡此數點，不過略舉大要，但亦可見人類學對於史學之貢獻，而凡此種種重要結論，應發揮於社會學之上，亦無可疑。人類學本起於侵略落後民族之需要，然不料其成為一種極開明之社會科學也。

上面余曾論及社會學與史學之關係，並說及對於社會學內容意見之不同。社會學之萌芽甚早，各民族之神話傳說均有社會學資料。柏拉圖及辛尼加曾描寫古代共產之黃金時代，以人類之不幸實與私有制度而俱生，而Lucretius尤多精確之真覺。中國諸子及白虎通中，亦有社會學之發見。十四世紀卡爾東之貢獻，前已提及之。然現代社會學說，當以社會契約說為先聲，此說倡於霍布士，至盧梭而大成，至十七世紀後半期，Bodin以社會國家不同，一由本能而來，一由强力而生。維可，休謨及費格生(Ferguson)，由批評契約說，而發揮其主張。維氏提倡歸納法研究歷史哲學，休氏注重同情，費氏則發揮國家始於强力之理論。然社會學至孔德始行確立，猶之經濟學至斯密始行確立，質言之，本來之社會學，實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對象者，惟為明白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起見，自不得不對於先資本主義社會亦加考察而已。孔德創社會學之名，且認為最高之科學，當分為動靜二面以研究之。自此以後，英之斯賓塞，德之謝飛，法之塔德，涂爾幹，奧之甘勃羅維，

美之華德，吉丁士，大事著作，蔚爲巨觀，而學派流衍，枝葉繁密。人類學對原始社會已立若干法則，社會學對原始以後之社會又得出若干法則，由此可以得一結論，社會學及人類學目的相同，不過一以載籍以來社會爲對象，一則以文字以前社會爲對象而已，而欲研究整個歷史，則二者之必須合而爲一，極爲顯然了。

社會學派中最有功於史學研究者，爲文化社會學派。英國麥克南(Mac Lennen)梅因(Maine)等早已注意法制風俗之起源。吉德(Kidd)以宗教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美國孫納(Sumner)則以爲人類爲求生存，個人有習慣，社會有民俗，此爲社會之動力。華德及愛爾烏德Ellwood等均提出文化之重要。至阿格朋(Ogburn)賴朋(Leyburn)查賓(Chapin)諸人，樹立文化社會學。英國之功能派，亦在同一方向上研討。阿氏著社會變遷論，以爲社會變遷由於生物的與文化的兩方面，然前者極微。社會變遷實卽文化變遷，而文化之中心，實爲發明，卽使人類適應新環境之創造。發明如何而起？此賴文化之累積。十七世紀之後半，數學發展到這一種階段，使微積分不能不發生，於是牛頓萊布尼茲先後發明之。又賴文化傳播而擴大之。阿氏又有文化惰性論，以爲文化有抵抗性，而各部分有互相依存關係。然文化各部分並不依同一速率變遷，於是發生失調之象。賴本研究民俗社會學（文化社會學之分支），而以經濟民俗爲一切文化之基本。英國功能派的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y)分文化爲三部分：物質，社會，精神。德國之A衞伯則分爲社會，文明，文化。三者表現相互關係，而變遷之速度不同。這一派社會學近來更趨重於歷史之研究，並有知識社會學的興起。Ostwald 且以文化學爲最高之科學。此對於歷史之貢獻，是方興未艾的。如是，則歷史哲學，人類社會學，以及文化學或文明學三者，也就漸趨於三位一體了。

註：文明與文化區別，學者意見分歧，有以此較廣義，或彼較高級者。其實此殆由作者個人興趣，未可峻別。余爲

便利計，以文明高於物質方面，文化高於精神方面。

人類學追溯人類社會文化之始源與成立，社會學亦透視人類社會文化之變化與遠景。過去人類每以黃金時代在過去，自進化觀念應用於社會學，人類已知歷史雖有反復，但大體在前進中。今日社會之病象，畢竟爲文明不足不成熟之結果，文化愈進步，人類社會必能更光明。人類將來之詳細狀況雖不能知，但在和平合作基礎之上發展工業與科學與藝術以日益增進人羣之幸福，擴張人類之自由，則無疑之趨勢，亦吾人應有之目標。

社會學既研討社會之起源發展及其法則，因而必須對於歷史諸動力，如政治經濟法律以及文化教育道德風俗加以研究，自然成爲個別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之導言。吾人已知社會學對於史學之重要。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均已明白人類學對於社會學之重要，但仍多將此二種學問獨立。余信今後之歷史哲學，即此二科學之綜合結論，而人類社會學將不復能分開，若爲研究之便利而作區分，不過等於膠質化學與有機化學之分而已。（註）

（註）若干重要作家

以人類學社會學爲基礎，而以綜合的文化各方面發展之事實，以研究歷史，無疑將成爲今後史學主流，除「十九世紀以來之歷史哲學」一節與本節所舉諸人名之外，遺漏自多，擇要介紹於下：

關於以人類學研究史前及原始文化之重要人物，應提及 Perrier, Wilder, Osborn, Sollas, Mac Curdy, Marett, Quennel等。

關於文化發展者，應提及主張文化傳播論派如 Grabner 及 E. Smith, Perry 等。波士創歷史的批評派，繼起者有

Wisler, R. H. Lowie, Kroeber, Goldenweiser 等。新近又有 Calverton。

關於以社會學研究文化之起源發展者，尚有 Tonnies, Roberty, Schurtz, Wallis, Willey, Vierkant, Case等。

關於研究古代文化者，繼 Champollion 研究埃及，Rawlinson 研究兩河，Schleimann 研究希臘與愛琴之後，應提及 De Morgan 對於埃及石器時代，Winckler, Hrozny 對於赫梯文明，A. Evans 對於克列特文明，Modestov，Dechelett 對於羅馬前史及高盧古文明之研究與 Bowditch, Tozzer 等關於馬雅文文明之研究，Rostovtsev 關於南俄及西伯利亞之古代研究。d'Olsson, Hirth 後，Rawlinson 對于東方古史，Parker 對于韃靼史，伯希和對於中國史之研究。

關於人種之研究可提及 Ripley 及 Dixon，關於語文之研究應提及 Jesperson, Sapir 及 Taylor, W. A. Mason等。關於原始藝術之研究，應提及 Grosse 及 Hirn 等。

關於一般文化史，除蘭布列希等萊比錫派外，應提及魯濱孫之「成長中之心靈」及「知識人道化」二書，Marwin 之「活的過去」及所編叢書，H. Berr 所著「人類進化」，以及 Shotwell, Flint, Fuetr, Gooch, Drapper, Lecky, Bury, Friedell，班兹與桑戴克諸人關於史學，思想與一般文化史之著作，以及最近 Toynbee 之大著。

我的意見（提要）

余之歷史哲學，係根據人類社會學史釋，當於（小小）宇宙文法中稍作系統之說明。此處但提大綱，稍附詮釋。

（一）人類史為自然史之延長，太初為自然。

（二）無生命之自然逐漸發生生命，是為宇宙之第一次大革命。

生命云者，能適應自然因而吸取自然以擴充其本身之有機體也。

(三)有組織之生命發生，是爲生物。凡生物，無論動物植物，均有個體保存及種族保存之二大本能。此爲生物之主要特點與現象。

動物與植物之區別，在動物能運動自身以適應自然。在後者主以礦物爲養料，而動物以植礦二物以及動物爲養料。

(四)最高之生命爲人類。人類之特徵，在其爲「製造工具之動物」(富蘭克林語)。不僅適應自然，且能改造自然。換言之。在以工具而勞動，因而增進控制自然之能力。所以然者，在其有萬能之雙手——工具之工具。其次，在其爲最能合羣之動物(亞里士多德：人爲社會動物)。故人類史即工具進步及團體擴大之歷史。人類賴工具及團結之賜，合同勞動，以增加人類之能力與福利。福利之表現爲自由。自由者，生命之健全，豐富，及發展之意也。

其他動物全恃其本身器官，如爪牙之類，以維持生命；人類則能以工具補器官之不足。今日之機器增強手脚如何，而儀器補充耳目又如何？

動物多有合羣性，人類尤然。人類之個人結合體爲家，種族結合體則由部落進爲國家。

自由之本義爲不侵犯他人之自己發展。此爲人類之根本目的。

(五)因工具及羣居，人類在合同勞動中得一新能力，即思想與言語。言語輔助思想，又發達而爲文字。此益使人類能力增加而提高。

據事物之關係進一步之關係，爲思想作用。思想必藉語言爲媒介，而文字爲記錄的思想。人類在生活中，在合同勞動中，即適應及吸取自然過程中，認識自然，始生思想。

(六)工具為人類之武器，故技術實為進化主要尺度。技術云者，包含二方面之意義；一即製造工具之效率，二即使用工具之能力。

馬克斯主義者以技術即工具，故認生產力之概念較技術為廣。其實技術表示人類征服自然之成績。僅有工具，尚不能認為技術，中國可輸入歐美機器，但不能說技術已等於歐美。然惟能製造工具，必能使用工具。

(七)新技術發生後，改變人與自然關係，亦改變人與人關係。蓋人類勞動，必合同進行，即發生人力之配置問題。新技術常要求更細密之分工，因而更廣大之合作。勞動之技術，決定勞動之組織。觀作坊之組織及工廠之組織，即可知勞動之技術與組織之關係，分工愈密，效率愈大，然分工愈密，工作之組織必愈複雜。將近代軍隊組織與舊軍隊組織比較，亦可知此理。

(八)人類之技術，形成一定之社會產業制度，並形成一定之文化與文明。所謂物質文明，指社會之技術產業體系；所謂精神文化，自政治經濟制度以至學藝思想創造，乃所以扶持物質文明，或促進物質文明者。

文明文化不可分。有一定物質，斯有一定之精神。中西社會文化不之同，只是農業手工業技術與機械技術之不同而已。故所謂東西文化，不是能對立的名稱，而只是進化過程之階段而已。技術如根幹，文明如枝葉，文化如花果。武士官僚政治與家族制度乃農業手工業社會必然發生之社會制度；而農田水利之學，孝弟力田之義，也都是為了這社會需要的。同樣的，科學是工業之子，也是工業之母。

(九)技術進步之動力有三：一爲需要，二爲環境，三爲經驗。此外，一定之閑暇或精力之剩餘，創造的風氣與個性，亦均爲必要。

人類有基本需要(生存，飽，暖，生殖)，有基本需要以上之需要。需要無止境，進步亦無止境。然人類環境有阻止及啓發新需要產生之作用。如適宜農耕之地，易使人類安於農耕 沙漠之地，不易使人類起農耕之念，而水運便利之地，易促工商之發達。經驗云者，指傳統技術文明之遺產，亦即社會文化之蓄積。如不知農耕之民族，亦決不易立刻嫻熟工具器具之使用。蒸汽機之發明，亦非突然而至者。此外，如人類除衣食之外，全無閑暇，一無蓄積，亦亦不暇改進其狀況，及爲精神之創造矣。創造風氣指社會鼓勵，創造個性即天才是也。

(十)人類改進其技術，其目的在於增進其能力與福利(或自由)。所謂福利，首爲基本需要之滿足，然人類除滿足基本需要以外，當要求安適與愉快，換言之，勞力減少，時間縮短，而效率增大。更簡言之，所謂文化文明者，即在生產率(Productivity，包含量與質)之不斷增進中，在人類能力與自由之不斷增進中。

世人每輕物質文明而重精神文化。其實精神文化之價值，在其能生產更多物質文明而已。機器爲物質，科學爲精神。然科學之價值，正在其能不斷製造新機器，以增人類之福利。物質幸福之可輕，在幸福爲少數人所獨享，以毀滅窒息全人類大幸福之時。而精神幸福惟在不斷生產大多數大量而永久幸福之時始爲可貴。

文化者，一方面言之，爲勞動過程之縮短，火車汽車出，人力須百日走到者，十日即可。機器出，不僅百人百日者一人一日能之，而且能人力所不能也。維持生活之必須時間愈少，從事生活以上之創造

的時間愈多，爲人類文化之目標。

十一、人類技術之進步，大體有下列諸階段：

一、原始采集時期，

二、漁獵時期，

三、畜牧或農耕時期，

四、農耕手工業時期，

五、機器工業時期。

此一分類，係綜合布雪，伊里及李士特之劃分而定。孫中山先生之分期，亦大體相同。此分類特點，在根據人類技術之程度。原始采集及漁獵爲人類所必經：以後多繼以畜牧及原始農耕：然因地理環境不同，有發展爲高度農業之社會，有發展爲高度畜牧之民族者。於是進而爲農業手工業之時期，在此時期，手工業漸次脫離家庭副業形態而獨立，由作坊至工廠手工業，此亦商業資本演重大作用之時期。一百年前中國尙未脫離此時期，而歐洲已進入機器時代矣。今日人類猶在工業時代，以後但有動力技術之改進 殆不會有完全不同性質之技術也。

在上述每一時期，可因技術程度而區別。如漁獵時代有舊石器新石器銅器之別。在工業時代，有蒸汽時代及電氣時代之別。今時可謂正電氣時代。(今後將有原子能等等時代矣——三十五年補誌。)

十二、上述技術種類之進化，卽社會進化之動力。新舊技術之交替，卽社會之經濟革命。一種技術體系(文明)旣發生一定社會制度(文明)，此社會制度如上所述乃培養其技術者，及一種新技術發生以後，舊社

會制度不能適應新技術，必或遲或速變革，或被修改，此則表現爲政治上法制上或文化上之革命與改革。然無新技術之確實建立，新社會形態不可能，而新技術之建立，非完全取消舊技術，而係逐漸編其爲附屬物而已。

伏羲至神農爲一革命。農業至工業爲一革命。

農業社會有其相符之制度文化，工業興，一切發生變革。現代國家與現代文明出現。中國今日雖有新技術，但因尚不普遍，故尚不能樹立眞正之現代組織。

工業發達以後，工業以前一切生產技術或改造，或淘汰，或降而爲其附庸。

十三、社會之進步、制度文物之變革、須有一定技術條件爲其基礎。惟人類主觀之努力，可以縮短其過程。

人力——技術——自然：此爲人類生活或勞動之公式。一種制度如無適當之技術條件即不可能。技術進步，人力可以減輕；是故反之，人力可以補物力之不足。但人力之效果，亦有一定之限度。如此次抗戰中吾人之英勇，足以補武器之落後，但如不設法力求增進技術，仍不易完成最後之勝利。

十四、社會及技術之進化，在勞動組織方面，表現爲複雜之分工與合作。

生物之進化表現複雜之分工合作。變形虫以一細胞作營養生殖運動之各種機能，而人體分工最密，合作亦最密。社會上之分工有二：一爲人之分工。自年齡兩性之分工以至各種不同之職業者。二爲事之分工。最初勞動組織者，勞動者，勞動設計者集於一人，現在已分化爲企業家，工人，及工程師矣。然社會愈複雜，亦愈趨于有組織。此進化之潮流。

十五、因社會之進步，人羣（人類社會團結形式）亦發生複雜之分化與結合。分化有身分之別，階級之別，職業之別。

職業之分化，是合理的。身分與階級之分，雖爲人類所必經，終爲不合理之現象。身分與階級有時爲同物，有時有出入。身分是法律上的等級，階級是生產過程中的等級。社會發生治者與被治者，即發生貴族與平民之身分。然貴族之身分（即有法律之特權者），自常爲經濟上之統治者。法國革命前有僧侶，武士貴族及市民（農民在內）之三身分。地主與農民之階級亦可變爲身分之差異。法國革命消滅身分制，但又發生有產者（即生產工具所有者）及無產者二階級。然身分制並未因此而消滅。遺產之承繼者實爲一種貴族。

此種貴族之存在，使階級制，難於撤廢，而漸孕育社會之頹廢。此外，凡有法外權力之勢力，均爲貴族制之復活。如日本之軍閥，一黨專政國家之黨閥。

十六、階級（以及身分）形成之因有三：有由暴力的，有由承繼的，有由競爭的。第一種如征服，如强力收奪造成之奴隸主與男性奴隸女性奴隸，農奴主與農奴是。第二種如爵位及財產之承繼者是。這二者是不合理的。但由競爭而得到的個人之力量及財富，則是合理的。

工業制建立以後，國內之暴力壓迫已極稀罕，但加强對異民族之壓迫。此即帝國主義。

十七、人類結合有二形式：一爲個體的，即家族　二爲種族的，如宗族，部落，職業團體，民族及國家是。凡此結合形式，均隨社會技術進步而變化。此種結合　原爲共同生活之福利，然亦常爲貴族所把持。人類今日之最高團結單位爲民族—國家。

同民族人羣之獨立政治組織爲國家。立國之自然要素有三：領土，人民，主權。但欲求主權之保持，除領土人民合格以外，尙賴有不劣于同時代其他國家之技術條件。否則難免被侵略，而世界上最痛苦者，無過於亡國之民。（中國被侮，由於技術落後，捷克亡國，則自然條件之不甚充分也。）

十八、人類文化至於今日，自不能說已達完全文明之域，因尙有人類壓迫人類之現象。國際及國內一有特權階級，人類之能力，社會之生產力卽不能充分發展。欲實現幸福之世界，必須取消特權，解除人類文明與生產力之障礙。在今日水準下，尙須實現二事，一卽取消國際强權，實現國際的民族獨立與聯合，二卽取消國內之特權，實現政治經濟之自由與平等。

欲實現眞正之國際和平，必須被壓迫民族均能解放。各民族均能獨立，始有健全之世界，正如各公民均能獨立，始有健全之社會。各民族均能獲得自由，然後經自由聯合逐漸實現天下一家，應爲人類之目標。人類生產力亦須如此，始能獲得最大之解放。在一國以內，少數人之專權專利，各種貴族式之特權必須廢止。政治經濟的機會必須均等。故選舉權必普及，言論集會自由必須確保，而遺產制必須取消。人以其能力獲富無可非難。但一有遺產者與一無遺產者競爭，不僅立足點不平等，而亦必腐化有遺產者之本身。誠能如此，暴力的社會主義毫無必要矣。

十九、根據以上看中國問題，則中國當前生存及進化之標的，爲民族之獨立，政治之民主化，經濟之工業化，而根本之問題爲工業化。

中國尙主要爲農業手工業生產，此中國被侮及貧弱之由來。如中國能工業化，以中國人口資源之多之富，必能爲世界最富强最安樂之國家。但日本阻止中國工業化，故必抗戰始可求存，然中國工業落後，以

致一切落後，故必須在抗戰中建國。抗日戰勝後，中國束縛去，必能發揚國力，無限富强。故曰：抗日即是一切，一切歸於抗日。（註：現在應該說，工業就是一切，一切歸於工業。三十四年補誌）

二十、今日人類最大之不幸爲戰禍，科學及技術之發達使戰禍更慘。於是發生一種文化的浪漫主義與虛無主義，對科學及文化表示不滿與懷疑。然人類之進化，由過去看，必向人類全體幸福有利之路發展。和平合作，以充分發揮科學功能，提高文化之創造。今日之不幸，在文化之不足，在人類文明之不平衡。如全人類文化平均發達，戰禍亦可消弭。蓋如各民族均勢均力敵，而各國內社會合理之時，決無人以弄戰爲有利也。由中國之自由與工業化，促進世界之和平與世界聯合之實現，是完全可能的。人類之自由，如是人類之生產力，幸福與快樂將無限提高。我們觀人類之歷史，應可鍛鍊我們樂觀的，創造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上述二十點，爲余之歷史哲學要點。

（五）歷史之要素與發展（社會結構與社會進化）

本章爲歷史哲學之中心問題，宇宙文法中尙將系統論之；然序編將終，余將進而敍述歷史之本身，對於歷史成分，機構，進化之原則，與夫歷史發展之階段或層次，宜有一大體概念。

進化即自由

歷史之範圍包括整個宇宙之進化。宇宙進化之事實，已爲吾人所公認，無待多述。然所謂進化者，究爲何事？斯賓塞曾作有名之定義，進化者、合集中，分化，組織而言，指由無定形的，簡單同質狀態，移到有定形的，複雜異質狀態。此定義足以對進化現象作包括的說明。宇宙何以循此路徑變動，非吾人所知，吾人所知者，爲宇宙一切均在運動中，此種運動，可名爲求自由之運動；自原素之放射，天體之旋轉，以及生命之進化，心靈之創造，莫不趨向自由。所謂自由者，可以兩方面解釋之，即一面爲本身之能力提高，一面與全體保持秩序。斯賓塞將宇宙分爲無機，有機，超有機三級。余以爲向自由之運動，亦有與此相應之三級，即放射、進化與創造。故進化，創造與自由，義實爲一。

至於整個人類史，實爲人類自由史。人類最初爲自然界虐待之奴隸，雖人類壓迫同類之事較少，但受自然及獸類疾病與飢寒之危害。人類自發明工具以後，已取得爭自由之武器。然人類又逐漸壓迫同類。男女之壓迫、種族民族之壓迫，身分階級之壓迫，充滿從來之歷史。而自然之壓迫，遂亦難於解除。然人類爭自由之戰鬥與工作，亦同時充滿史乘。人壓迫人之事完全絕跡，全人類分工合作，以發揮人類最高能力，充分利

用自然，求全人類幸福之時，始爲眞正文明之時代。

爲自由而勞動——戰鬥

人類史與前人類史有一不同之點，即人類史主人公之人類，乃爲有意識之動物。此即爭自由之意識。人類在危險飢寒壓迫之下爲求得自由，即生存與進步（幸福），乃有各種之活動與反活動。而主要之活動，即勞動與戰鬥。尙須增加一句：用工具勞動戰鬥。勞動所以維持生存；然此生存受威脅時，不得不從事戰鬥。故戰鬥又勞動之延長。

爲生存及進步而勞動戰鬥——此人生之意義，亦人類史之題材。

人爲社會動物

人類之得以進化，并創造偉大之文化成績者，根本原因自不得不歸於人類之本身特點。人類能製造工具，且能合羣，於是得有思惟及言語之能力。此社會及文化現象之由來。然人類之特點，固使人類之進化可能，而使此可能變爲現實者，如前所述，由於適應環境之需要，由於經驗及文化之蓄積。此外，爲一定之閑暇或精力之剩餘，而由天才最初表現之。

人類既爲合羣之動物，則人類生而爲社會人。所謂環境者，一爲自然之環境，一爲此一人羣與他一人羣發生接觸之環境。而由環境所生之需要及經驗之交換，與夫前代人羣遺下之經驗，均非個人之物。至於由精力剩餘而生之創造，亦係訴之社會者。故人類之進化，實在社會之中。杜威以爲歷史、生活、文化實爲相等。余亦以爲，在整個歷史中，生活、文化、歷史、社會也是相等的。

由此言之：人類歷史之進化，卽社會之進化。

社會結構及社會變化

德國博學社會學者繆拉賴耶，曾分社會學爲二部：一爲社會形態學（Sacial Morphology），「社會學須先搜集各地方各時代的文明形態，加以敍述和分類。人類學，古代神話，歷史、文化史、言語學，統計學等，供我們的原料。選擇排列這些原料，即社會形態學」。二爲社會變形學（Social Phaseology）我們研究這些形式如何演變，按時代排列起來，可作「社會現象的家譜」（社會進化史）。

社會學用比較歸納方法，了解社會進化的趨勢和原則。然後我們可以根據已知若干原則，爲求將來更大幸福之指南，這是社會學之目的。也是歷史之價值。

社會之結構——機能

社會之細胞爲個人，集個人爲家族，爲宗族，爲村落，爲都市，爲民族，爲國家，爲國際間之組織。然余不擬以此論社會之結構，蓋此類人羣組織，因時而不同，因社會之變化其所演機能亦不同。吾人當由人羣所發生相互作用——即社會機能，以觀社會結構。此即經濟，種性，政治，文化等各種活動以及戰爭是也。

社會

余已多次提出社會二字，茲將此字之意義略述之。Mac Iver 將人類之結合分爲團體（Association）與羣體（Community）。其區別在前者爲有目的之結合，且具有一定機能與界限，如國家、政黨、家庭、職業團體，學校，教會之類。後者爲自然發生之集合，如民族及階級是。社會爲此二種集合之總稱，而國家僅爲人類社會之一種。

此種區別，在說明國家與社會不同之時，頗有用處。不過我在此處所謂社會，泛指人類之一切集合而言。人類爲其生存與福利，不得不結羣而生活。既共同生活矣，不能不作種種活動，以保持及增進（個人亦在其內的）共同生存與幸福。於是表現爲經濟政治及文化創作之種種機能。而國際生活時代，又有平時之通商與戰時之攻守。因此種種機能之變化，不僅變更社會生活之狀態，且變更人類生活之範圍。繆拉賴耶將文明或社會現象分爲經濟，種性，政治（基礎）言語，科學，宗教哲學，道德，法律，藝術（超構造）九種。余略加修正，就社會之各種機能之性質稍加觀察。

經濟

經濟爲人類活動的中心。我何以不指生殖也是一個中心呢？這便是因爲生殖是一切動物基本本能，尙非人類特點。經濟——即人類以工具共同生產——行爲，是人類特有行爲。人類在經濟行爲中，使用各種工具，幷作分工合作之組織，以滿足人類生存需要，進而改善人類生活狀況。經濟形態雖有進化，但爲人類之中心活動不變。經濟形態爲社會進化之尺度，經濟活動範圍愈大，人類社會關係亦擴大（以下還要特別說到）。

種性

然人類尙與其他動物同，即有種性組織以維持人類之繼續。人類之種性制度包括結婚、戀愛、家族、對於老幼養育之制度。然人類之種性制度亦隨人類經濟政治之發展而變化，原始之結婚制度——與現代結婚制度不同，古代之大家族制度與今日小家庭制度之傾向大異。家族曾爲人類之經濟單位。今天則已爲民族經濟國際經濟之時期。

政治

種性制度所以維繫人類生活，而政治則爲保障人類生活之秩序者。政治者，實爲人力之組織及其技術，在一定經濟制度下，有一定之政治制度；但一切政治制度在正常狀態下，總是保持該種經濟制度之進步，換言之，保護和調整人羣之經濟利益的。否則，即該種政治有毛病，不改革，即有革命。

政治係公共事務之管理，人類之結合取國家形式以後，所謂政治即是國事之組織管理　國家究爲何物？有人將國家看作是絕對理想的具現，馬克斯主義者看作是壓迫的工具，我不同意這兩極端的學說，而願贊成這種見解，將國家看作一種調和個人與全體利益的機構，因此，即如股份公司說者將國家當作一種公司組織看，亦無不可。自然如公司常爲大股東所把持一樣，從來國家的政權也常在各種貴族之手。如僧侶長老，武士軍人，以及金融財閥和一黨獨裁，都是過去到今天政治上的貴族。雖然如此，在表面上國家究不能不多少顧及平民之利益。否則國家之秩序就難於維持。只有在一種情形下。政府才完全是壓迫階級之工具，即是征服者對於殖民地之政府。其次，一個自取滅亡的政府，也就是最自私的政府。其次，今日左右兩獨裁主義的政府，實際上也是寡頭政府。人類不可無自己的國家；對內公務之辦理，對外全體利益之防衛，都需要國家。然國家不應萬能，國家只是保障公共安全促進公共利益之工具。他應該盡可能的少干涉，多鼓勵。政府基礎總是逐漸擴大的。惟有民治的政府，才是合理的政府，因爲民主政治承認主權屬於人體人民，而賢者也易於在位。世界上眞正的全民政治實在還未實現。民主政治只在開始和進行的時期。

風習道德與法律

在社會及國家公共事務之管理與維繫中、發生一種共同之規約；必有此種共同規約，社會始有軌道，此規約即法律及道德。在一種散漫狀態時，稱爲風俗習慣，條文化和集中表現時，稱爲法律及道德。風俗習慣

雖因時因地而變，然在一定智識水準下，風習是維持一個社會健康和健全狀態之必要，是不變的。善良之風習，常爲一社會之寶貴生活行爲之經驗。道德及法律雖因時代而異其內容，但其保持善良風習，規定個體對全體之義務權利，是不變的。道德者，通常爲正面之規約，謂「汝應如何」。如汝必忠必信是也。忠信等等道德信條，其作用皆在增進社會之福利，某社會之道德，雖有時對吾人不可解，但其原始動機亦均是求善，所謂善者，卽是於該社會有益的。法律是道德最低限度防綫，過此防綫，卽須制裁，其形式常取「汝不可如何」。如汝不可偷竊，不可殺人，不可賣國，否則，卽當處罰等等是也。然道德與法律亦隨社會經濟政治形態而變，過去有益之事，今日不一定有益。而在各種社會之中，於這一般人有益者，未必於那班人有益。然合理道德法律之目的，在保持共同秩序，增進共同幸福。換言之，在合於最大多數最持久的最大幸福。道德法律是否合理，須視此標準爲斷。

文　化

文化爲人類對世界認識之產物，藉再現及理解世界以改變世界改進生活者。人類不僅要求生存，且須要求生活得好，卽生活得更爲愉快與幸福。精神文化之功用，實在於是。

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發生人爲的技術。個人與社會互作用產生創造的知慧。技術與知慧相合，相互擴充，產生各種文化體系，而人類生活方式與方法亦在其中。（註）

（註）技術爲人類能力之標誌，因此，亦是文化之核心。社會之進化，是技術之進化，亦是文化之進化。技術與文化，實含有心物之二重意義。Znaniecki 欲以「文化主義」包容心物二說，杜威以爲歷史，生活，文化實爲一物，亦均有見於此。

文化之核心爲語言（文字）及思想。如人類無此能力，文化無由發生。文化之發生須人類除必要生產以外，尙有一定之閑暇或剩餘精力。物質文明猶資本，精神文化則利息也。

廣義之文化，包括風習道德法律在內，狹義之文化可分爲二系列：

一爲文學及藝術。自原始謠舞、武器上之裝飾、以及詩歌、建築、以至今日之小說電影均屬之。其特點在以形體或聲色以再現生活，其目的不僅與生活以愉快，且與人生以訓練。原人武器上之裝飾固爲求必要以上之愉快，而原始跳舞，多有狩獵行動之預習性質。文藝若僅耽於逸樂，是爲藝術之墮落。藝術與生活本不可分離，如是「爲人生而藝術」「爲藝術而藝術」之爭論均無意義。藝術本身之特點爲美。所謂美者，即善之訴之於感官者而已。人類爲一種生物，故人類之美感，有共同之點。然人類之美觀，亦隨時代而不同，換言之，隨善之標準或人羣之需要而不同，故藝術之形式亦隨時代而不同。如均齊、調和、節奏、是不變的美「素」；而英雄之壯烈，兒女之柔情，古代人物之悲劇，現代社會之風光，則視當時社會之需要而異其觀感也。

二爲科學與哲學。科學與哲學均在求知，即求世界之法則。眞知爲正行之指示。人類在生活中獲取經驗，經驗即是知識。但片斷知識，皮相知識尙不合用，科學者，有組織之正確知識也。哲學者，在綜合科學之知識而推一般之法則者也。

科學與哲學均在求世界人生之鑰，以開利用厚生之門。惟科學注重個別事實之分析，哲學注重一般現象之法理。故科學哲學難於分離。科玄之爭早成過去，科學之武斷，與哲學之玄虛，其害正同。

我在這裏，未給宗教以地位，有人將信仰之領域歸宗教管轄，或認宗教爲最高之文化。其實科學也是信

仰，宗教也是一種哲學。宗教之於哲學，猶巫術之於科學。巫術與宗教，只是文化不發達時期之科學與哲學而已。巫術與宗教都想發現一種超自然之力，以支配自然，祈求幸福。其目的與科學哲學無不同。但人類知道理智之力及其運用之後，就換了一個方向。今日之宗教，只能當一種風俗看，一種教育制度看，或一種政治之傳統工具看，似不必與科學在文化學爭地盤也。（註）

註：宗教之價值，余以爲在養成人類對人生之敬意。但文化發達，人類宜將對超人之崇敬，變爲對德行，事功及眞理之崇敬。德國 Schweitzer 於歐戰後提倡倫理的文化觀，以爲必須養成一種世界觀，始能使文化進步。而他之所謂世界觀，卽是對人生之敬仰。哲學之任務，卽在於此云。

總之，文化爲物質文明之花果，亦進一步物質文明之創造力。二者蓋相輔而行者。如二者未能平行，卽文化尙未達成熟之境界。

人類獲得文明與文化後，必須傳之於社會及後輩，否則必須人人從頭經驗，何等浪費。有組織的傳遞經驗的制度，卽是教育。教育如未能啓發國民之知慧道德與才能，乃無益有害之教育。

外交

以上爲人類社會活動之一般機能，特別是一國家之基本活動。但國家政治不僅是對內事務，還有對外事務。國與國間在平時不能不發生關係，此卽所謂外交關係。外交之目的不外二點：一在平時促進兩國關係，特別是經濟關係，以謀互惠；二在戰時結成同盟或善意中立，以廣援助，而減外敵。

然外交關係之基本，畢竟爲經濟利害。兩國之互惠爲經濟，强凌弱亦是爲經濟。但正當之外交，自應爲一面維持本國之生存，同時維護世界之和平。蓋必如是，人類幸福始能一般提高也。

以上爲人類平時之活動，此外尙有戰爭，戰爭者，人類以武力摧毀敵人武力之行動也。戰爭就範圍言有二種。一爲內戰，一爲國際戰。而戰爭之善惡亦有二種：凡不能使一國進步之內戰，或以武力摧殘他國進步之國際戰，均爲罪惡戰爭。凡足以促進一國進步，或保衛自由生存及制裁強暴之戰爭，皆爲善良戰爭。戰爭爲政治之延長，經濟之集中表現，同時，在暴力之前除戰爭及備戰以外，亦無他法。吾人不歌頌戰爭，但亦須知其有時不可避免。在戰爭之際，是力之決鬥，自必將全社會全國家均集中於戰鬥，以克敵制勝。

吾國抗日之戰，自是聖戰義戰。此戰之目的，厥在爭取中國民族之獨立進步，首先中國經濟獨立之進步。必勝，同胞始有生存幸福可言，一切歸於抗日戰，自應爲全國之活動最高原則。

社會之進化——進程

吾人若將社會之發展加以比較研究，即可發現社會之進化，可分若干階段。在同一階段之社會，地無論東西南北，均表現類似之點。此種階段，表現爲社會進化之路標。自然，社會之進化，非如學生升班，一律循序漸進。有時迅速前進，有時停滯不前，其路綫是灣灣曲曲的。而有時因絕大之障礙與破壞，亦可退化與墮落，而使歷史倒退。或某一部分發達，而某一部分萎縮而表現爲畸形。然此亦如生物之進化然。大體一般言之，人類總是逐漸向文明進化的。

就人類進步之成績而論，甚不均衡。今日多數人類，已進入機械時代，然亦仍有在獵漁時期者。而最初進入獵漁時期之人類，已在數十萬年前。今日若干人類之生活狀態，如澳洲矮人及愛斯基摩人實與冰河時代

人類生活狀況大體相去不遠。彼等自非如若干人類學家所言，全爲文明人退化之結果，然因進步過慢，危險實甚也。不過，最先進步之民族，如不能繼續進步，還是很危險的，如中國是也。

人類社會進化之標誌有三：一、經濟，二、政治，三、文化。然主要標誌，自是經濟，而經濟樞紐，實爲技術。茲將社會進化主要階段述於下：

一、原始采集時代

此一時期，當爲人類史最長之時期，亦是人獸交替之時期。吾人現尚無任何證據以證明此時期之存在，僅由推想而得之，遙想最初人類，不過一羣人猿式之動物，而最初「社會」，當亦在森林之中，而最初食物，當主爲果實，比喻言之，最初人類社會當在花果山水簾洞也。此猿人逐漸移居地上，獲得直行之習慣；然一遇危險，仍復上樹，使其手腕日漸靈敏。因而獲得使用及製造工具之能力。最初之工具，說不上有意識的工具，大概是現成木棒石塊之類，後來漸漸將木石加工而製造工具的動物——人類了。因工具之簡單，此時人類之食物，大概是看見什麼吃什麼，至今澳洲土人，還有吃蛆與虱子者。果實，菜心，野蜜，鳥卵　乃至死虫死魚之類，都是最初人類之食物。人類完全脫離樹居，大約在知道利用火以後，最初之火，當是自然火，到了能鑽木取火，已經是文化相當發達的時期了。因爲有火，人類更得集成人類社會之便，簡單的語言，也就發生了。這一時期，總在第三紀（五十萬年前）的末期，這是人猿分化之時期，這時候人類生活狀況。與猿類無甚不同，人類在長期中獲得了人的才能（工具，語言，羣居，與火的發明）。或者爪哇猿人可以算作此時人類之代表者。這是眞正的先史時代，到了第四紀，卽冰河時代及後冰河時代，已有人類及其製作之豐富證據了。

二、獵漁時代

自火之使用與發明起，人類才進入人的時代逐漸變爲「眞人」，自從有火之後，人才不怕獸，而且進了步用工具來獵獸了。也許因爲吃過火燒的肉以後，人類知道獸肉是最滋養的東西，放棄采集時期的生活習慣了。

這時候人類靠狩獸捕魚爲生。他們的武器是舊石器。這在考古學上就是所謂舊石器時代。中國歷史上的伏羲時代，也就是這時代的回想。婚姻之成爲制度，也在這時期。男女間之分工開始。人類生活不易，很少剩餘，亦無所謂交易。

此時人類社會的範圍是氏族的血族集團，他們的婚姻經濟都在這範圍以內，這常是幾十個人的狩獸羣（Horde）。不過這自然發生羣際關係，而到了後期，族外婚姻乃至掠奪婚姻以及圖騰制度亦隨之開始，圖騰是氏族的記號。

此時尚無明顯的政治制度。但隨男女之分工開始，男姓站在支配地位，因女子未必是好的獵人。身强力壯者，是臨時的領袖。而年長者常有較大權力。巫者常在支配地位，也常是年長者。

考古學發現這時代是藝術發達的時代，特別在舊石器時代末期的 Magdalanian 期，生動的動物壁畫，實可驚嘆，跳舞和詩歌也開始，巫術及圖騰崇拜，是最初的科學與哲學，這到後來變爲萬物有靈論而成爲宗教的胚胎。

在地質學上之第四紀之更新統（Pleistocene P. 前二五〇〇〇—五〇〇，〇〇〇年）已有人類進入這時期。這就是冰河時代，冰河南下，巨獸亦隨之而南下，供給人類衣食之資，這時代的人骨已發現皮樹當人

(PiltdownMan)，納安德特爾人，以及稍後的 Aurignac 人，CroMagnon人，Grimaldi人。(海德堡人大約在爪哇人及皮爾當人之間)。不過在這一時代初期的人類，還保持着濃厚的猿人性質。真正人類(Homo Sapiens)即現代人類之祖先，一般人以爲不比克羅馬那(Cro-Magnon)人更早，即不過三萬年前的事。冰河人類的工具就在法國境內發見的而言，分爲Chellan, Mausterian, Solutrian, Magdalanian諸期，舊石器在開始極爲原始，或不過是「一擊而破」之石塊，以後以精粗一般分爲前後兩期。

在世界上有名的「北京人」與「周口店文化」，其遺骨遺物，實不只代表一個時代的人和文化。目前一般的意見，認爲北京人應在爪哇人及皮爾當人之間，而甚至比海德堡人更古。至此種人類與今日蒙古人種有無關係，則尚無定論。至周口店文化，大體可分爲前期後期。前期約同於前舊石器時代，後期約同於後舊石器時代。此外，在蒙古一帶，也發現前舊石器期遺物，在廣西及粵南一帶，發現最進步的石器，其年代會遠爲晚近，而人類也當與我們的血緣較爲接近了。(註)

(註)北京人的地質時代，爲更新統初期，約在第二次冰期；同時代歐洲石器文化爲舍里(Chellean)期。然北京人文化，則爲冒斯提(Mousterian)型，而此種文化，在歐洲爲第三間冰期之物。故北京人之發見，要改變從來的結論。一九三三——三四，在舊址上面發現較北京人進步的遺骨及進步的文化，其人骨已近「真人」，而文化則似馬達林(Magdalanian)型。但其詳尚待研究。詳見裴爲耽先生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及本書第二篇。

現代的代表者約可分爲二組：低級階段者如絕種的塔斯馬連人，澳洲布須人，愛斯吉摩人，山居味陀人，他們的文化雖比冰河期舊石器文明爲高，但亦甚爲類似。高級階段者如北美游獵民族，以及 Apaches，Comanches 諸部落。他們的文化則已超過冰河時代之人類。

此外還有海邊的捕魚民族，如北太平洋 Chukchi與 Aleutian 諸部落，他們業已定居，其文化是這一階段中最高的，而也與下一時期的文化在許多地方達到同等高度。

三、畜牧及農耕時代

這一時期，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隨金石併用終結。在先人類將石頭磨光鑽孔，而隨新石器之使用，又有二大發明，卽是陶器與紡織。到了後來，銅器發現了，由此過渡到銅鐵器時代。因生產漸次發達，交換及貨幣開始發生。先是物之交易，以後貨幣也在游牧民族中間使用。

這時候人類由奔走的生活到半流動的生活，所謂追水草而居，於是漸有一種家庭，也就有了家具，紡織之具和瓦缶。

大多數的情形下，游獵民族逐漸改事畜牧。人類由野人到家人，獸也由野獸到家畜，這是很自然的。在舊世界，一般畜牧是游獵階段與農耕階段的過渡時期。但在新大陸，因野獸(如水牛，鹿)不易馴養，而有極易種植的植物如玉蜀黍等，許多紅人未經畜牧卽到原始農耕。然卽在舊世界，也有許多地方因爲不易農耕，人類曾長期從事畜牧。如蒙古人和阿拉伯人是。這是地理對於經濟影響的重要例子。

在這一時期，人類的血緣關係盡量擴張。這是宗族制的全盛期。許多宗族聯合而成爲部落。許多宗族領袖共同擁戴一强有力部落領袖而爲酋長。

這一時代的初期，大約是女權的全盛期。因人類逐漸定居之後，特別是最初的農耕事業，最適宜於女子。由畜牧到農耕的周室以姬爲姓，最足表示此中消息，所謂胡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說明這一事實。但是在後來，無論在畜牧或農耕社會，男權代女權而興，而且女權自此一蹶弗振。這原因大概由於貨幣發生與戰

爭之頻繁。男人比女人長於計算與戰鬥。奴隸開始發生。最初奴隸是女子，後來被征服部落男女均淪為奴。許多歷史家所讚美的原始民主與共產制度，只存在於這一時期的女權時代。從女媧到神農，正是這一時代之神話的反映。

這一時期，藝術逐漸衰落。寫實的圖畫過去了。幾何學的圖案起而代之。換言之，實用的藝術掩蓋了創造的光芒，沾染宗教的性質。但另一方面最初的科學哲學開始發達。原始占星術或天文學以及數學隨耕稼之需要開始發達。醫學也開始發達。祖先崇拜體系化。而隨後來農業之出現，對太陽地母的崇拜也開始了。而部落與部落間之戰爭後，神話傳說極為發達；而部落的合併，也就是民族的結成。這時代末期最重要的發明，當數文字一事。在政治上，文武職務的分化也開始。武士多半宗族部落會長，「文官」則專是掌祭祀的僧侶。

最初進入這一時期者，是新石器時代的人，萬餘年前，埃及巴倫比人已進入此時期。在地質上的冲積期，亦即洪水時代，冰河退去，氣候漸溫，象熊北去，牛羊下來，使人類得到畜耕之憑藉。歐洲新石器遺址，以在丹麥法國所發現者為最多。最初的遺跡即所謂貝塚(Kitchen Midden)，其中為貝殼獸魚骨器，乃新石器人類食物遺屑。到了後期則已有畜牧農耕之并行。瑞士等地發現的湖上房屋，即是在此文化水平上的東西。

新石器時代遺物，世界各地發現極多，中國發見亦為不少。最著名的，是安德生在甘肅所發見的土器。此外在東北，在山東、山西、陝西、發見亦多。而這些遺物已經證實是我國最古的文明。安陽小屯的文化，大體表示金石推移過程。這是這一時代文化之最高峯，也是下一時期開始點。

現在還有不少民族在這一時期。低級代表者可數美洲種玉蜀黍的紅人，許多馬來人，新西蘭人。高級代

表者可數澳州非洲的農業民族，多數玻利尼西亞人，漢時的匈奴人。荷馬時代希臘人，共和以前羅馬人，中世以前的日耳曼人，也都於高級代表者。

四、農業手工業時代

這一時期當與有記載的歷史同時開始，在技術上與銅器鐵器時代同時開始，一直到機器之採用以前。而以鐵的使用爲界線，可大體分爲兩期。

在這時代初期，人類用銅，最先較輭而容易混合的金屬，如紅銅，後來是紅銅與錫混合的青銅。到了後來，人類用堅硬的鐵，因銅鐵的發現，工具複雜化，職業的分化也複雜了。都市與貨幣發達了。

在前一時期，人類已經知道農耕，但主要的，是把耕和鋤耕與漁獵畜牧并行。此時係以犂耕爲主，以後進爲園耕(Horti-culture)，園耕是農業的最高形態，盛行於中國。農業之發達，手工業隨之發達。最初，手工業爲農業之家庭副業。後來農業與手工業平行發展，都市與農村分化開始，商業與貨幣演重要的作用，一直到後來，城市工商業壓倒農村的農業。(到了機器發達，農業才開始工業化。)這一時代的經濟還是自給自足的形態，也就是地方經濟或區域經濟時代。

這一時代，是國家組織開始和鞏固的時期，在最初，有力的部落建立中心的政權，吸收血統關係較近的部落，或臣服被征服者爲子民。皇帝貴族與僧侶祭司的機構建立起來。而因土地是財富之本，領地之大小，決定權力之大小。這大抵是所謂封建時代。隨手工業之發達，都市與商業之勃興，戰爭頻繁，民族國家成立，乃有絕對主權支配之局，爲現代國家之萌芽。

文化也開始偉大的發展。文字開始系統的使用。在初期，一切文化大抵統一於宗教，僧侶實爲「國師」

。隨都市發達，文化開始分化。數學工藝逐漸發達。隨人類知識之進步，人本主義也發展了，詩歌與繪畫與音樂，彫刻與建築都各極其妙。各民族各國家的古典文明，實形成於此時。

我們離開這一時期并不很遠。古代美洲的馬雅文化，古代埃及巴比倫文明，梭倫以前的希臘，布匿戰爭以前的羅馬，中世的日耳曼人，西周時代的中國都是前一期的代表。梭倫以後希臘，布匿戰爭以後的羅馬，孔子以後的中國，文藝復興期的西南歐洲，十八世紀以前的日耳曼人，都屬於後期的代表。嚴格說來，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十八世紀大部分的歐洲，在根本上，并未超過這一時代。

五、機器時代

現代是機器時代。但機器時代的開始，不是指機器最初發現的時候，而是指機器占重要位置改變以前技術的時候（繆勒賴耶語）。廣義的機器，指利用一種動力勝過物體阻力的工具。但狹義的機器，指蒸汽動力的機器而言。所以，一六六五年，即瓦特發明機之年，人類才算進入機器時代。從此人類文明才有一大進步、并與過去不同。Peschel 說：「如將古代埃及機械上的發明與我們現在機器相比，我們在汽機發明以前，沒有超過他們」。同樣的，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也沒有超過中國。由此可見，汽機以前，人類進化是如何慢，而汽機發明以後，又是如何迅速和懸殊了。

但新的發明不是一天的，也不是一天改變世界的。十五世紀的重大發明，如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以及磁器，都是中國人的功勞，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但自此以後，中國很少進步，而歐人進步很快。十六世紀歐洲人即有紡紗機鐘與顯微鏡。十七世紀有望遠鏡，擺鐘和抽氣機。十八世紀有汽船及避雷針。但重要機器是十八世紀半才發明的，由此發生了資本制度，擴大生產到前此未知程度。這時期也可分爲兩期。蒸汽動力發明

後爲一時期，電動力發明後爲一時期。大規模的工廠制度，交通系統，大規模商業制度與信用制度，商業戰爭與勞動運動，帝國主義與民族運動，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機器鞏固了國民經濟，并使經濟成爲國際的。

這在政治使有民族主義和民族戰爭，民權運動和民主政治，勞動運動和女權運動。現代的國家成立，教育普及，在國內國民與國家關係日密，家族逐漸解體，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應時而興。然而同時，用機器的民族利用新武器侵略以及征服落落民族，於是有帝國主義和反對物的民族運動，而爲抵抗民主運動，勞動運動起見，獨裁主義發生了。

科學空前發達，人類能力提高到空前水準。一切奇蹟，如征空濟水，電話電視，前人認爲不可能者，今天都見於事實了。由中國到美洲只要五天，坐在家中可以聽全世界的消息，自然殺人之術也日精。毒氣戰已在使用。而電氣轟炸在試驗之中。生的快樂與死的恐怖，都到了極點。

以上爲人類文明進化之主要階段。(註一)許多學者將以上之第二時期稱爲野蠻時期，第三時期爲未開時期，而四五兩期始稱爲文明時期。余不使用此術語者，正恐誤會「野蠻」與「文明」相反，而「文明」已真正「文明」。蓋所謂文明不過人類使用工之結果，野蠻與文明僅文明程度之差而已，而今日所謂文明者，較之未來文明，亦至爲野蠻也。吾人之責任卽在爲創造更新更高更美之文明而努力。

吾人之文明之程度隨技術而改變，最初獵捕獸魚，其次畜牧，其次畜牧與農耕並行，復次農耕獨立，復次農耕與手工業並行，復次手工業凌駕農耕，最後機械統一一切。今日文明均機械之賜。然今日文明仍未能廢止戰爭與貧困者，其故安在？(註二)蓋由於二點：其一，許多民族技術落後，沒有機械化；其二，如西歐

許多大科學家及社會學家如赫克爾及繆勒賴耶等，以爲這是社會進步沒有趕上技術進步。「必人類文明全體與現代經濟完全適應之時，人類技術始能完全爲人類利用，那時候，才算是機械時代。今天不過機械時代初期而已」。(繆勒賴耶)

而我們的教訓卽是：變手工業中國爲機器的中國，使中國能自保生存，並促進世界文明之進步。

註一：如就經濟發展之範圍而言，則社會進化可分爲一、村落市集時代；二、莊園市鎮時代；三、地方城市時代；四、國民經濟時代。如就政權而論，可以分爲一、神權時代；二、地方王權時代；三、帝國帝權時代，及國家君權時代；四、民權時代。如就思想而論，可以分爲一、萬物有靈時代；二、神學時代；三、初期人文時代；四、傳統主義時代；五、懷疑與批評時代；六、實證主義時代。

註二：工業文明反對論

機械發生以後，使社會發生空前的變化，在此變化之中，有進步亦有毛病。反對現代工業文明者，議論甚多，但主要的可歸於三派：

一派是保守主義，托爾斯泰（乃至泰戈爾）可爲代表。彼等主張素朴主義，寂靜主義，而以機械汩沒性靈，擴張物慾。此種議論，乃文人之見，似可無須批評。

一派是悲觀主義。如斯彭格勒（Spengler）著「西洋文明之沒落」，以其博學掩其混亂之理論，曾動一時之聽聞，他將世界文明分爲九種，謂前八種已經死亡，第九種西洋文明亦將少壯老死之命運。在其「人與技術」一書中，以資源涸竭，失業能工以及「有色人種」之機械化，爲西方沒落之徵，不過出之以衒學而已。但他最後高叫「奮鬥」，彼之奮鬥卽希特拉之「奮鬥」。斯氏理論，實極矛盾。一，

他以爲偶然及個人的地位極大，但他却又可預言將來。二、他的歷史循環論，過去及現在，本都有主張者；如聖西門所謂有機時代及批評時代之交替，黑格爾之正反合說，以及商情循環論等，俄國之Leontiev與斯氏所見尤爲近似。歷史現象中有反復節奏，誠係事實，然決無絕對重演，重演亦必帶有新的成分。彼所謂文化死亡之宿命論，是將社會與生物同視。然我們如了解社會與生物有不同法則，自可知此種皮相類推，毫無價值。個人有生死，民族有興衰，然整個人類，畢竟在進化中。個人可以無後，而有價值之文明，必有承繼。其實希臘文明並未死亡，今日歐洲文明中正有其血液也。斯氏曾謂樂觀主義爲儒怯，但彼之悲觀主義，終極爲犬儒主義而成爲暴力之護符。一切悲觀主義推其極，不自殺必害人也。

另一派爲社會主義。此可包括有現代內容的克魯泡特金主義及馬克斯主義。彼等是現代的，因其承認進化主義，及人生目的在幸福之增加。然彼等因急於反對現代文明制度，亦嘗佔染過去的色彩。如前者在經濟上傾於小規模生產主義，實反映小有產者之思想；後者過重無產階級在經濟中之作用，而忽視組織者及技術家之地位，實包含手工業者糊口之情緒，故在共產黨宣言中，控訴資本主義罪狀時，不知不覺，流露對於舊時代溫情與神聖之懷戀。雖然馬克斯及克魯泡特金之著作中，值吾人傾聽者甚多。前者對現社會制度弊端之揭發，可謂極爲鋒利。惟彼所提出之辦法，即階級鬥爭，難免破壞生產及引起法西斯蒂之反動。而其忽視民族問題之重要，則時地使然。後者反對分工極端化之弊，主張工農並重，以達精神與肉體勞動之一致，亦能爲吾人所採納，而互助論尤足寶貴。然因其受沙皇制度之慘酷經驗，反對一切權力法律，以致於反對國家，反對集產，對於目前工業制度，決不能爲有效改造之功。

吾人不能諱言今日機械文明之病象。然對待此病象之方法，爲治療之。正面現實解決困難，較之逃避現實及處以峻烈方法，需要更大之知識與勇氣。今其病原，一在各民族工業發達不平衡，二在工業國科學與其他文化之發展不平衡。故今日之事，爲一面使工業文明普及，打破其障礙；而另一方面，則「使行爲原則現代化，以與新生活之新物質條件並駕齊驅」（Veblen），「提高吾人之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制度與技術，俾與科學中及技術學中之效率及客觀之水準同其高度」（班兹）。至於中國民族所受之病，不在有機械文明，而在無機械文明。正如西方之病肥腫，而中國病在貧血。以中國人而服社會主義，猶如貧血者服肥胖病者之藥。余曾謂西方之新史學尚不能爲中國全盤接受，社會主義亦然。或謂若不能防之未然，將來將重走西方不安之轍。此言有理。但一、吾人今日尚無作此杞憂之理由，不可因噎而沮食之勇氣；二、使政治能漸民主化，即可防患於未然。

中西社會進化之比較

五四前後，西方文化大量輸入，頗有中西文化對比之說。如以爲中國文化是保守的，精神的，主情的，家族本位的；西方文化是進取的，物質的，主智的，國家本位的；云云。其實這是籠統皮相的看法。從歷史的觀點看來，人類文化進步的路程有先後之不同，有色彩之差異，但一般趨勢，是大體相同的。一切民族都經過石器銅器鐵器的階段。不過有的民族到了鐵器時代時，有的民族還在石器時代。

中西文化歷史之真正不同，只有兩點：

第一，中國文化大體說來是同質的，一元的。而西方文化是異質的，多元的。中國民族多少年來一脈相

承，其間雖然有滿蒙回藏等族之參加，而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亦注入其血液，然大體上，是較爲單純的。而所謂西方文明，則有各種不同的民族和成分。最初是埃及人巴比倫人的文明，其次是希臘人羅馬人的文明。其次是日耳曼和北歐蠻族的文明，基督教，阿拉伯(以及東羅馬皮贊廷)的文明。此時英法德義各民族國家逐漸形成。於是其次，便有文藝復興，義大利荷蘭英國人先後登場，而英國後來居上。於是便有啓蒙時代，法德兩民族表現其才智，而俄國亦逐漸覺醒。於是便有工業革命，英國成爲歐洲文化之中心，德美急起直追。到了今日，西方文明之重鎭顯然移到新大陸了。由此可見所謂西方文明，內容複雜。中古歐洲和現代歐洲文明之不同，較之中國和西方文明之不同還大。

第二、中西文化只是在人類文化之賽跑場上一時的先後。一時中國在前，一時中國落後了。而決定的差別，在十七八兩世紀。嚴格說來，中西文化之差別，只是一個蒸汽機。我們可將中西文化參差情形作一簡單的概括：

第一時期，中西文化並駕齊驅，從周到晉，正是西方文化希臘羅馬時期。無論精神上物質上，東西可以互相輝映。

第二時期，中國在前，西方落後。四世紀之末，蠻族入侵歐洲，直至十一世紀，且有黑暗時代之稱，此詞縱不正確，然西方文化已失光華，則是事實。此後十四世紀，西方文藝復興，接着有宗教改革和航海發見。然此時中國恰巧亦先有五胡之亂，然七世紀至十二世紀，正唐宋時期，中國文化光華萬丈。羅盤火藥造紙印刷四大發明均在中國，而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乃有文藝復興以及航海和發見。自此西方迅速進步。而中國在元明之世，較之西方，並無遜色。當馬可波羅來華之時，對中國之富强，非常羡慕。而他的遊記，刺

激了哥倫布之發現美洲，是大家知道的。而鄭和之遍歷南洋，也還早於哥氏一個世紀。

第三時期，西方前進，中國落後。馬可波羅來華後三百餘年，另外一義大利人利馬竇來到北京。他帶來的地球儀，地圖，時鐘，鋼琴，都是中國人所不知的。當時一個自由思想家徐光啓坦白承認中國富强文物不如西方。這是一六〇〇年。自此西方有唯理主義，有啓蒙運動，有美國獨立，法國革命，有工業革命，而中國還在做八股，講考據，修「四庫全書」。到了一八四〇年鴉片一戰，中西優劣之勢判然矣。

第四時期，是西方前進大事侵略，中國被壓迫，慢慢向前摸索的時期。一百年來，世局突飛猛進，發明日新月異。中國仁人志士也在失敗之後，思有自强。唯落後者仍不覺悟。達爾文死後三年，康有爲著「大同書」。美國發明汽車之時，西太后還想赤手大刀，抵抗槍砲。飛機發明的一年，中國才停辦科舉；而同盟會也成立於東京。相對論發明之次年，新青年雜誌始辦於北京。卽此可見我們的落後，也在辛苦的追趕。

第五時期，是中國民族復興奮鬥之時期。中國復興運動已將百年，然到此次抗戰，才是決定的奮鬥。這一奮鬥之目的，不僅是擊敗日本求民族之自由，而且是要使國家工業化，不低於現代世界上强國之水準。

世界文運之進步，等於各民族之競走，一時乙國上前，一時乙國趕上而且超過。一時落後，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不知落後，或甘於落後。中國曾經在前，三百年來，落後而且挨打。現在奮力追趕了。歷史上後來居上的先例很多。十六世紀義大利在前，後來英國趕上而且超過了。於今美國又趕上而且超過了。中國趕上而且超過西方不是不可能的。這便是中國民族對世界文化應有抱和負貢獻。

附作三表，以資參校。

史前中西文化史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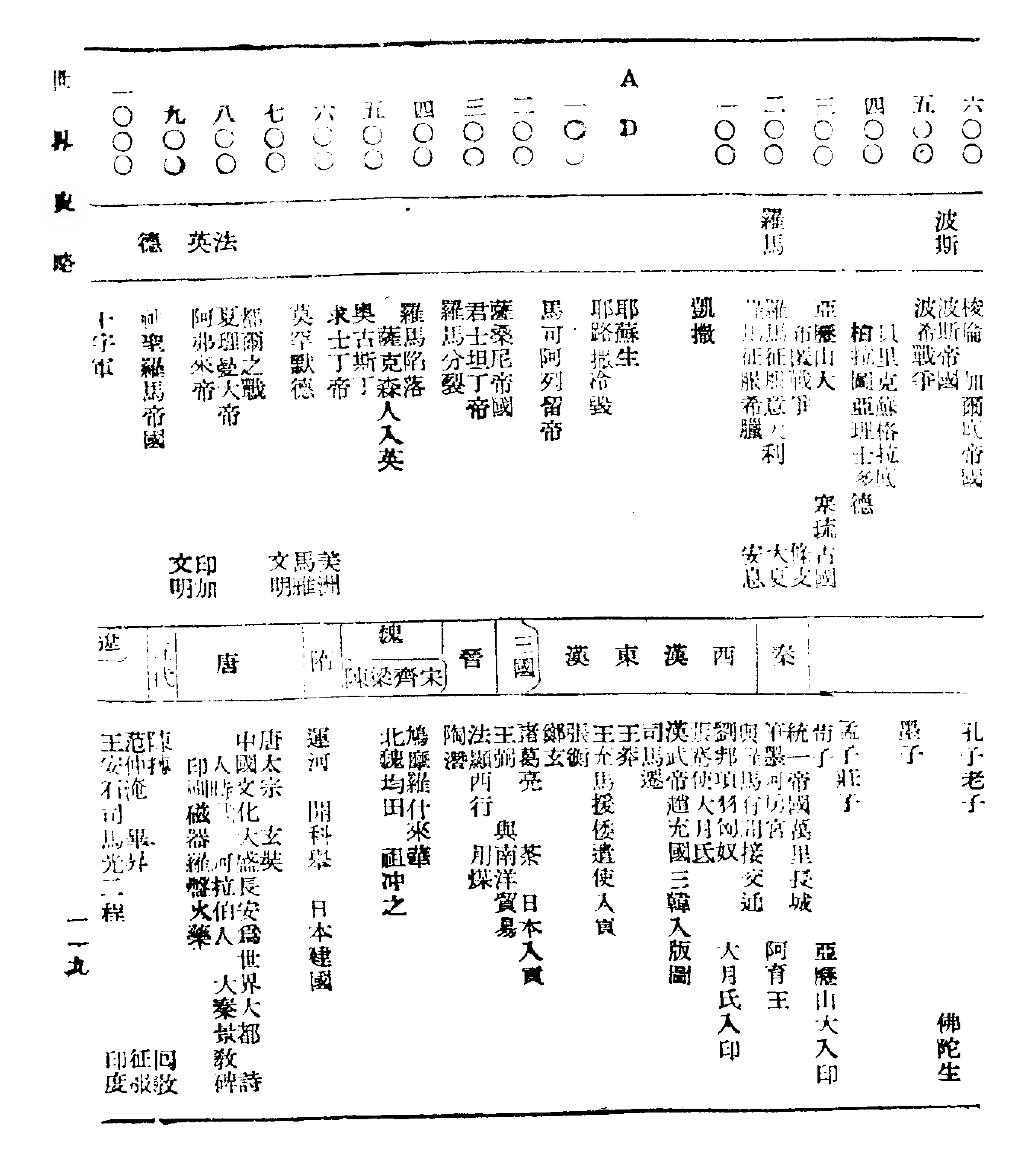
年代約估		公元前五五〇、〇〇〇	公元前四〇〇、〇〇〇	公元前二五〇、〇〇〇	公元前一五〇、〇〇〇	公元前二五，〇〇〇	公元前二〇，〇〇〇	公元前一五〇〇〇至五〇〇〇	公元前二五〇〇	公元前二〇〇〇	公元前一〇〇〇
地質學時代	第三紀	第四紀									
	上新統	更新統前期		更新統中期	更新統後期			全新統（地質學之現代）			
人類之文化（歐洲）	曙石器時代	舊石期前期		舊石器中期	舊石器後期			中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金石併用時代	銅器時代　鐵器時代（文字時代）
		舍里期	阿[illegible]爾期	[illegible]斯提期	阿利良期	蘇留垂期　馬達林期	阿悉期				
人類之文化（中國）		周口店文化期（十三，十五地點）		河套文化期	周口店山頂洞穴文化期		?	扎賚期?	齊家期　仰韶文化期　半山期　馬廠期　龍山期	小屯期	辛店寺窪沙井諸期
人類之化石（外國）	爪哇人	海德堡人	皮爾當人	納安德特人	眞人						
人類之化石（中國）		北京人		河套人	原中國人						

按：此表係根據各書暫定，史前文化年代，多係估計，相差萬年千年爲常事。安德生對甘肅考古，前後估計亦大不相同。此僅供參考，殊非定論也。

胡秋原，三十七年七月。

有史時代中西文化史表

年代	西方		中國		
公元前四〇〇〇	埃及				
三〇〇〇	蘇末	埃及金字塔			
二〇〇〇	巴比倫	漢木拉比法典	夏		
一八〇〇		銅器時代		金石併用　治水	
一七〇〇			商	銅器時代	印度吠陀時代
一六〇〇				甲骨文字　冶金	
一五〇〇	愛琴 希伯來	埃及新帝國時代　克列特文化 摩西			
一四〇〇					
一三〇〇		亞述帝國 特羅亞戰爭			
一二〇〇					
一一〇〇		鐵器時代	周	農業發達	
一〇〇〇	希臘	所羅門　荷馬		周公	
九〇〇		希臘用腓尼基字母　李考格			印度英雄時代
八〇〇		加太基		鐵器時代　磁石	
七〇〇		希伯來先知時代 希臘抒情詩人		詩書易禮春秋之材料 五霸時代管仲	


六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
A D
一〇〇
二〇〇
三〇〇
四〇〇
五〇〇
六〇〇
七〇〇
八〇〇
九〇〇
一〇〇〇
波斯
羅馬
英法
德
梭倫
加爾底帝國
波斯帝國
波希戰爭
貝里克蘇格拉底
柏拉圖亞理士多德
亞歷山大
布匿戰爭
羅馬征服意大利
羅馬征服希臘
塞琉古國
條支
大夏
安息
凱撒
耶穌生
耶路撒冷毀
馬可阿列留帝
薩桑尼帝國
君士坦丁帝
羅馬分裂
羅馬陷落
薩克森人入英
奧古斯丁
查士丁帝
莫罕默德
都爾之戰
查理曼大帝
阿弗來帝
神聖羅馬帝國
十字軍
美洲馬雅文明
印加文明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宋齊梁陳
魏
隋
唐
五代
遼
孔子老子
佛陀生
墨子
孟子莊子
荀子
亞歷山大入印
統一帝國萬里長城
筆墨阿房宮
阿育王
與羅馬行間接交通
劉邦項羽匈奴
大月氏入印
張騫使大月氏
漢武帝趙充國三韓入版圖
司馬遷
王莽
王充馬援倭遣使入貢
張衡
鄭玄
諸葛亮
茶
日本入貢
王弼
與南洋貿易
法顯西行
用煤
陶潛
鳩摩羅什來華
北魏均田
祖冲之
運河
開科舉
日本建國
唐太宗
玄奘
中國文化大盛長安為世界大都
詩
人時阿拉伯人
大秦景教碑
印刷磁器羅盤火藥
陳摶
范仲淹
畢昇
王安石
司馬光
二程
回教
征服
印度

近代中西文化史表

年代	國別	西洋	朝代	中國
一一〇〇		阿伯拉	金／宋	岳飛
	義	城市漸興		朱熹
一二〇〇		大憲章	元	陸游
		阿斯泰克文明		蒙古發展時代成吉斯汗
				馬可波羅來華
一三〇〇		丹弟		
		文藝復興開始		
一四〇〇		歐洲始有印刷	明	永樂建北京鄭和下南洋
		土耳爾人佔君士坦丁		宗喀巴死
一五〇〇		大發現時代		葡萄牙東來
		哥白尼		王守仁
一六〇〇	荷	宗教戰爭荷蘭獨立		張居正
	英	英伊鑒沙白時代		利馬竇至北京東印度公司成立
一六〇〇	德	三十年戰爭	明	
一六二五	荷	格老秀斯著國際法		
一六五〇	英	杳理處死	清	鄭成功死　康熙元年
一六七五	英	牛頓發明地心引力		顧炎武死　黃宗羲死
				尼布楚條約
一七〇〇	英	榮譽革命，洛克寬容論		顏元死
				梅文鼎死
一七二五	俄	大彼得死		
一七五〇	法	百科全書成　盧梭民約論		全祖望死
一七七五	英	瓦特發明汽機		開四庫館
	美	獨立宣言		戴震死
	法	人權宣言		

一八〇〇		拿破崙敗 維也納會議	
一八二五	英	始建鐵路 達爾文物種原始 共產黨宣言	
一八五〇	美	南北戰爭	鴉片戰爭 魏源著海國圖志
一八七五	德	帝國成立 X光	太平天國亡 曾國藩設江南製造局 左宗棠定新疆 中法戰爭 馬關條約成 戊戌政變 八國聯軍
一九〇〇	俄	第一次大戰 十月革命 羅加諾條約	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 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二五		二次大戰 大西洋憲章 雅爾達協定 原子彈 馬歇爾計畫	民國 國民黨改組 國民政府成立 九一八事變 抗日戰爭 日本投降
一九四八			國 行憲開始 全面戰亂

結論：人類及中國社會之將來

人類往何處去？

中國應怎樣辦？

由上面之簡單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人類社會與文化，是隨技術與文化之進步而進步的，我們還可看出，人類之進化雖不均衡，其相隔甚至以十萬年計，但大體上，人類進化之路徑大體相同，這便是文化的路徑，這便是向人類能力提高，自由和幸福增大的路徑。

我們應該承認，人類的進步，便是人類幸福總量的增加，也便是人類能力發揮的增進，人類自由程度的擴大。今日科學與工業時代，人類工作效能空前增加，於是人類幸福總量也增加，雖然不免有懷古主義者以

及悲觀主義者，以為黃金時代在過去，或文化發達只增加人類不幸。但人類總不當走絕聖棄智之路。誠然人類在今天，有國際戰爭，有貧富懸隔，以及其他愚昧的災害，但這是文化不均衡，幸福不平均的結果，或者，是文化誤用的結果，更正確的說，文明不充分不成熟的結果。如我們有健全的理智，不會因今日文明之病態，而主張重返於穴居野處之日。同時，我們還必須辨別，所謂人類幸福與個人幸福不同，一個飽暖富貴的俗物并不會比摩頂放踵的英雄更為幸福。消費幸福與生產幸福不同。文明之最後目的，誠在於保證人人之幸福；但在這以前，還需要志士仁人犧牲一己之幸福以完成多數之幸福。這便是人生之義與目的。然縱然今日幸福為少數人所佔有，今天社會幸福總量，總是比過去大為進步的。

在今天，雖然技術比過去進步，無人能滿足於今日之文明。這不僅因為今天國際戰爭的恐怖，階級鬬爭的壓迫，乃至男女間的主從，依然是今天世界的問題，而且因為，人類的能力并沒有充分發揮和利用。

幸福是人類創造的。但人類生於社會之中。要人類幸福不斷提高，必須個人與社會有充分自由，能充分合作。這就是要：

一、人類每一個人為全體創造大量幸福。

二、全體保障每一個人充分發揮其才能。

然今天我們離這時期還很遠。侵略的戰爭，不僅僅破壞消費人類能力，而且束縛弱小民族能力之發揮，此外階級鬬爭之專制，男子之壓迫女子，其結果常是一面束縛他人之自由，而同時造成自己之墮落。但我們看歷史的進步，可以看出必須分工合作都到極度，才能使人類生產力提高到最高限度。因此，我們可以想到人類社會的將來，一定有這一種趨勢；即

一、社會的個性主義

繆勒精耶在其「社會進化史」中指出正眞正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決不衝突。假使社會主義不指原始的均產主義或暴民專制，而指人類之互助互愛合同勞動，假使個人主義不指自私自利的低級享樂而指個人才性之自由發揮，那麼，我們可以說，將來的社會應是保障個人與全體之諧和發展的。

二、國際的民族主義

我還願補充一點，即是眞正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是不相衝突的。惟有各民族都能獨立，即民族主義完全實現之時，才有國際主義可言，而各民族都能平等互惠，和平合作，才算得是國際主義。爲歐洲列強撑門面的國際聯盟，爲蘇俄一國工作的共產國際，都不算眞正的國際主義。

由此說來，人類最高幸福之日，就是眞正普遍自由平等博愛之時。必須人人自由，才有眞正平等；必須眞平等，才能增進自由。各民族都有自由平等，全人必能類博愛。因此，國內之自由平等，與國際之自由平等，使是人類努力的目標。國內之自由平等，必使政治經濟都趨於民主化，國際自由平等，必須落後民族自求進步，被侵略者抵抗侵略，而愛和平的民族與國家相互合作，一面促進貿易之合作，一面制裁侵略者之挑戰，人類日益向此目標努力，世界必日益趨於光明。

假使如此，我們中國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第一個應有覺悟，即是：中國的根本歷史任務，就是要爲中國工業化機器化而奮鬥。一百年來我們所以受侵略，就是因爲我們落後了。別國進到機器時代，而我們還在農業手工業時代。試看看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可知直至今日我們的技術大部分還是和當時一樣。試問三家村的鐵匠，如何敵得過蒸汽

槍呢？倘若我們不能趕快工業化，今日不亡，明日不亡。我們的文化不能生存，遑論進步，只能在博物館中供人憑弔而已。

工業化是中國當然路向，也是當然國權。但日本因要壓迫中國永爲農業國，所以拚命阻礙中國的進步。其他太平洋强國與中國工業化不僅不相衝突，而且尙能促進互惠。惟日本因其本身落後，不許中國前進，即必侵略中國始能維持其寄生生存，所以中國當然國策是聯合歐美反抗日寇。所以中國工業化問題便歸結於抗日問題。此次抗戰，就社會學意義而論，便是爲中國工業化而戰。

但一個手工國家與一個工業國戰，强弱之勢本殊，幸而日本亦甚落後，而我們地廣人多，我們可以一面在前方抗戰，一方面在後方建設，利用時間，一面消耗敵力，一面進行工業動員，能夠如此，我們必能勝利：亦惟有我們（如我們不足，加上友邦）與敵人有同等經濟力量以及較優越經濟力量之時，我們才有克敵制勝的把握。因此中國問題，便歸到抗戰建國問題。（註）

我們應有第二覺悟，就是：我們必須認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中國今日倘未取得國家獨立自由，此時便不能倚賴國際主義。事實上今日世界上也還沒有有效的國際主義。我們第一事是實現獨立中國。爲中國獨立鬪爭，是民族主義，也是國際主義。中國獨立了，我們便可更有力的維護國際和平，這是中國對於世界的義務。

第三個覺誤便是：要力求政治經濟之合理與進步。所謂合理化者，就是要發揮其最大效率以福國利民之意。例如，在今天，必須集中人才，樹立制度，厲行法治，保護工商，才能適應戰時需要。在將來必須力求政治與產業之民主化，以求富强，並能使國家在健全之軌道上日進於無疆。

第四個覺悟便是：以富强的中國維持國際和平正義，以國內之良好制度爲世界模範，培育人才，發揚學藝，趕上並超過現代文明各國文化水準，以貢獻於人類文明。一個民族必須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發言權，始能證實和保證其存在。這便是孫中山先生所謂：「於國家圖致富强，於人類促進文明」。如此始能保證並增進中國在世之界上地位。如此始爲人爲學之大義。

這便是社會進化學給予我們的主要指示。

（註）本書寫於抗戰之時，故本節以及其他各處，均提到當時敵人之日本。今仍保持當時文句者，固所以存此歷史大事之眞，而亦因所包含之原理未變。今日雖云勝利，國際威脅反而加深。如有國家，欲步日本之後，破壞中國之獨立自由與工業化，則是甘爲中國之敵。而吾國人亦必須深切覺悟，唯有舉國團結，以利國福民爲目標，提高政治經濟文化之水準，始能立足於今世。爲人立國，均當以道義爲基。未有强暴陰謀而終不敗者，亦未有私慾自亂而能自存者。亦未有順天應人，公明奮鬬而不有成者。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予極目橫流，愴懷塗炭，而仍能不笑不哭，信天下斯民終有得覩光明之日也。三十七年補記。

（六）總論史學之功能

論鑑往知來

史學或歷史之研究，目的在鑑往而知來。我們如果了解一件事物發生和進行的狀態。他就可不惑。德文紛亂曰 Verwickelung，進化爲 Entweickelung，了解是 Verstehen 發生作 Entstehen。這似是顯示，了解一個紛亂的東西，應研究其發生和發展。中國由字有原因和來歷二義。在過去，許多人以爲科學是研究原因之學。但是，科學上所能提出的原因，要問到最後，還是無詞以對的。科學所能告訴我們的，不是事物的原因，而事物發生的過程。但是，原因與眞相也可說卽在來歷之中。我們要知道一個人，知道他的「履歷」，已經可以思過半矣了。（自然要加上當時用人制度來想）。

我們之所以要求知，知識之所以是一種力量，便是因爲正確知識是正確行動的指示。我們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我們就知道如何應付。孔德說：知識是爲了預知，預知是爲了預警，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一切的人，無論爲何種職業者，無論從事政治運動，無論從事專門學問的研究，都應以一定的歷史知識爲基本常識。因爲歷史是人類過去知識的記錄簿。

所謂歷史鑑往知來者，與歷史輪迴論有別。這種輪迴論以爲世事是照一定公式重演的。誠然歷史有重演，有類似，有反覆，然畢竟無絕對相同，我們知道隨新技術之發現，社會不斷有新成分的增加，我們也可以

得出社會的新規律，斷無一個呆板公式可以規定一切社會現象的。我們還要指出，所謂鑑往來知來者，不是將歷史當作一種政治的善書。自然，像「憂勞興國，佚豫亡身」，「成由勤儉敗由奢」的道理，歷史上的教訓誡然無限。但這還不過是歷史的小乘教訓而已。歷史所能告訴我們的，比這還要遠爲博大。整個人類文明趨勢所給予我們的大教訓，恐怕比任何倫理學爲多。即在理倫的意義上，歷史的教訓是正面的理智的：凡合於歷史要求，即一社會一民族之人文進步之要求的事業，一定能夠成功；反之，一定失敗。凡合於歷史使命的事業，例如中國抗日及工業化的事業　便是眞美善的結晶。

歷史鑑往知來的正確意義是說：我們研究歷史，能知道人類社會一般之主要趨勢。因爲人類社會有連續性，因爲人類社會機能爲我們所知，因爲我們知道技術爲社會進化之主要尺度。因爲我們知道到今日爲止人類社會結構之主要階段，而雖然人類尙有「自由意志」，但我們知道任何意志不能違反全社會要求而存在，而社會，雖然曲折緩慢，終必向其歷史的道程前進，所謂歷史的道程者，在技術上，就是生產力之不斷提高；在道德上，就是保證最大多數人之最持久的最大幸福；所以我們能夠根據社會的過去及現在，判斷社會之主要趨勢。最後幾個字希望讀者不要忽略，史學所能告訴我們的，是社會趨勢，不是個人成敗禍福；而其次，是主要趨勢，不過細微末節。

一切科學之得以成立，在其對其對像能提供一定法則，因而或多或少能與我們以預見的能力。歷史學及社會學雖不能提供如自然科學一樣嚴密的法則，或晴雨計似的預測能力，但只要人類歷史并非一堆偶然的事變，社會進化亦係人類盲目衝動的結果，而人類意志亦並非全無理法，我們就不能說歷史科學不能成立。誠如羅素所言，歷史除經濟政治動力外，偶然因素亦甚重要，但長期去看，偶然畢竟不能變更歷史主流。一切

是偶然論，正如太陽之下無新事物論，實皆以一切均循宿命，都是不合事實的。前者忽視事物之連續性，而後者忽視在歷史中不斷新成分之增加。歷史正如一個潮流，源流一貫，而不斷有新流加入，波瀾萬狀壯闊，然山勢地質地形雨量，終可決定河流的法則。我們看歷史，可以了解權力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必使國家崩潰，思想之壓制必使國民道德墮落。也可了解家族制度何以不存在於今日歐美，何以民主政治必隨工業制度成長。同樣我們也可看出，何以法國革命不可避免而也必然成功，何以俄國革命不可避免，而斯大林一國建設政策必然成功。更深切的，我們研究近百年史，一定可以明白，何以中日戰爭不可避免，而中國也一定能得到最後勝利，雖然這勝利的代價歷史不能詳細估計——因為這一部分決定於我們自己的英明和努力的程度，即我們所支付的人力之總量。

論人力作用

史學雖然是一種科學，但如一切社會科學一樣，與自然科學不同，這便在於有人力作用於其間，而歷史尤其如此。在一種意義上，歷史是人造的。說到歷史科學，不能不估計到人力作用。

如我們想到人類文明進化的成績，偉大的工程，革命和發明，我們不能不驚嘆人力之偉大，但另一方面，人力也不是隨意的。

關於人力，我們可以指出兩點：

人力之有限性

第一，人力是有一定限度的。這一點又可分兩層來說：

人力與技術　首先，人力本身有限，但隨技術之力而擴張，一個人至多可說明察秋毫之末，但有顯微鏡便可以看到任何肉鏡所不能看到的細菌了。任何靈敏的耳朵無法聽到一里外說話的聲音，但無線電能使我們聽到地球上任何一隅的聲音了。如是，在火器發明以後，戰爭的勝利者，早不屬於孟賁烏獲了。在技術相隔不遠的情形下，人力還可補技術之不足，例如，一千個步槍隊可以用勇氣與人衆戰勝一百個機關槍隊，但一千個步槍隊是否可以血肉爲長城戰勝有大炮和坦克的一百人，則還要靠其他條件而定。我們說抗日必勝，首先就是敵我技術相差還不甚大，而這相差，還不是日寇其他種種不利條件（如勞師遠征，戰綫廣大，敵人經濟困難，外交孤立，以及中國民族覺悟等等）所能抵消的。但我們還必須深切知道，我們要反守爲攻，要戰勝日寇，不僅要長期抗戰，而且要在長期抗戰中加强自己的技術——建設新的工業，武裝新的軍隊，訓練新的幹部，使用新的戰略戰術。人多或勇氣是人力之和或人力之積，但技術則將人力提高到幾次的方。將人類剝奪其技術，亦不過普通動物而已，其力量是極爲有限的。

人力與社會　其次，無論如何英雄才智，如果其努力根本違反社會利益，一定徒勞無功。反之，個人之成功，一定與社會意志符合。人既爲社會動物，他便難於「一意孤行」。但在這一點，可以引起各種的非難。第一，我們看見許多歷史上暴君，確實以人民爲芻狗，雖然有不及身而亡國的，但亦有淫昏以終老的。這是甚麼原故呢？暴君之得以支配國政，實由社會落後而來，由當時幷無一有力而賢明力量足以代之而來，而縱有隱士，未必賢於暴君。社會缺乏組織，少數惡人就易於爲惡了。第二，我們看見許多鄉愿能爲俗衆所歡迎，而天才因其在時代之前，因其超越社會，常受世之冷遇。這又何說呢？爲羣衆謀福利之先知先覺，不一定能爲羣衆所了解，而甚至受到俗人的非笑與迫害，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是說明天

才的莊嚴風景。但如上所述，歷史所重視者，是社會趨勢，不是個人成敗；一個人爲歷史使命而努力，也許失敗，也許無名，而甚至殺身，然這運動是必然成功的。歷史上之個人，只是一個運動之擬人化而已。一個人只要有奮鬥的成績，即使終身淪落，歷史會在這一運動中紀念之；布魯諾雖然被焚而死，然而他的學說不久爲世人所公認了。又如，當德國經濟學家李士特鼓吹保護政策之時，德人置若罔聞。然而李士特個人雖未成功，其保護政策終被採用，且使德國富强了。反之，凡是不合理的事，未有能維持長久的。不要說梅特利湼不能阻礙歷史之趨勢，更不要說汪精衛不能汚辱四萬萬人之意志，就是凡爾賽條約，也是於本身之缺點，而未能措歐洲於永安，而終於在二十年後，再發歐戰。歷史的報應，最後總是不爽的。

人力足以影響歷史速度

第二，人力足以變更事變之速度。凡一定技術條件下可能之事，凡於社會利益必要之事，在進行之際，得因人力使用之程度，影響其完成之速度。吾人在日常生活中當均有此經驗，十人建一小屋，如工作有組織，精神復緊張，一月可成；反之，工作無計劃，精神復懈散，而主持甚至偷工減料，自必事倍功半，擴日持久。又如此次抗戰所需之時間，自亦亦與吾人努力程度成反比例。人力不能作根本不可能不可行之事，但有決定事變遲速之力。而一個運動中的偉大領袖非他，即是善於組織人力，節省時間，提前完成該項運動的人，亦即使人力合理化——即適當配置人力提高其效能的人。不特如此。天才與常人之別，即在前能將其精力使用合理化者也。

由此觀之，健全的史學及社會學對於人力之觀念，既不如浪漫主義之誇張，亦不作悲觀主義的沮喪，而指出人力合理使用之最大功能。

假使我們估計到人力之作用及其界限，則歷史學或社會學所判斷者，亦與自然科學稍有不同，即多帶可能性的判斷，或指出某項可能較大而已。因如人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亦屬徒然。例如，近百年之中國史，在各時期固有各種之可能性，其所以如今日者，人力使然也。又如俄國二月革命以後，克倫斯基政府與列甯政權實在均有維持可能性，然前者終於失敗者，人力使然也。今日抗戰，勝利可期，但在此最後關頭如不作最後努力，猶危險堪虞也。

由此看來，歷史學及社會學並非告訴我們作何種機械公式之盲目傀儡，而恰恰是啓發我們的遠大目光，燃燒我們的滿腹鬥志。歷史不僅指出人類社會之主要趨勢，而且鼓勵我們為人類可能而必要的事業盡最大的努力。這是客觀的理智主義，也是主觀的英雄主義。人類社會必向技術進步，生產提高，人類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方向行進，而凡向這一方向前進者，他實在在毫無提懼。而一個中國人自應首先為增加中國國富及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幸福而努力。然後以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努力，以增進全世界人類之幸福。對於這崇高而堅實的事業盡自己一手一足之烈，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義務。一個人必須已立已達，始能立人達人；必須立人達人，此人始在社會上有存在之價值。一個民族亦必須能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始能在世界上獲得存在之價值，在世界史上佔一主要與榮譽的地位。歷史學與社會學不僅給我們以自尊自信之念，也給我們以敬業樂羣民胞物與之感。在史學成為嚴格科學研究以前，人類文明的成績，還是本能努力或自然試驗的結果；而自今以後，我們有歷史哲學作有意識的領導，作有意識的努力，則人類文化發達的迅速，自必遠勝於前了

。而我們了解國民的大使命是爭世界史上地位，我們一定能更加自愛自重自奮自强了。

我們應有的新史觀

最近一百年間歷史資料之發現，以及其他各種科學之應用於史學，拓大了人智之宇宙。於是在史學界中·發生一種新趨勢來觀察歷史，這就是文化的，理智的，國際的歷史觀念。此種新趨勢誠有足多，但我中國處境不同，即在史學上也還缺乏應有預備工作，對於此種新史觀，還未能「照樣接受」。不過根據今日歷史研究方面之新收獲，我們至少應該有幾點信念：（一）隨空間時間概念之擴大，我們知道我們通常所說文明，不過全文明系列中最小之一段，假定人類文明全史爲一尺，則我們有史以來文明不過五分而已，悲嘆江河日下的人，以爲人類文明已趨沒落的人，徒見其所見者小。歷史並不僅教我們回顧過去，並且教我們「向前看」。這向前看的精神，便是創造的精神。（二）因人類學人種學的研究，我們知道今日所謂「原始民族」或「自然民族」，雖然「野蠻」，也彷彿我們祖宗面影，無人願意嘲笑祖宗野蠻，這樣，我們可藉新史學發揚民胞精神，消除種族妄見。（而中國各族歷史之研究，也成爲我們史學界之一大任務）。然而同時，（三）看見這些民族今日之命運，也應鼓勵我們自强的精神進步的精神。此外，（四）我們再看載籍以來人文的進步，實在是人類合同勞動提高技術的成績，而人類文化的繼長增高，當爲合同勞動範圍之擴大，技術能力之提高。人類努力之目標，應在於此。今日如有國家企圖建立奴役制度獨占制度，不僅爲人類之恥辱，亦人類之威脅，自應爲全人類所反對。（五）然世界尙在强凌弱之世界，一民族立國今日，若不能團結全國，教育人民，採用新技術，以圖富强，則難免爲刀俎之魚肉矣。如此自暴自棄，是自作孽，是暴天天物，是强暴幫凶，其

罪過亦不可恕矣。

我在上面曾說今日世界禍亂之源，在一部分國家民族技術落後致爲强者所乘；同時，即在富强之國家，因其社會制度不能與其產業技術相適應，亦不能與其國民以幸福，於是且欲奴役其他民族以抵償其社會制度落後與病態之過失。是故今日國際之正義，實以二基本運動爲前提：一即弱國自强之運動，二即强國社會改造之運動。欲使此二項運動發揚光大，史學及社會學實爲光明之火炬。特別爲政治家者，不可不爲史學及社會學之學徒。蓋政治家爲領導國家命運之人。若對於社會之主要趨勢無知，豈非盲人瞎馬？所不幸者，從來政治家罕能語此，而中國之官僚政客更以但知書牘應酬報銷敷衍，便是才能。或者，知道外國有某事而依樣葫蘆，更爲新人物。彼等不知，中國之問題在如何由農業手工業之國家過渡爲一機械之國家，使中國與當代强國立于同一水準也。

本史略係比較世界文化史。作者非歷史專家，(註)無任何發見，惟據已知之歷史事實，加以組織及判斷。而據已知之史實，使使者在執筆之際，抱有兩大堅定信念：

一曰人類愛之觀念。人類生而平等，凡具雙手，均爲同類。而在今日人類經濟業已國際化之時，獨霸思想或孤立觀念均應爲吾人所排斥。向使人類今日用於侵略之工具，一旦改用於征服自然，以民族自決之立場，建立國際之合作，必能使世界生產力提高至於無限。惟吾人不願作世界國之空想，或以爲必將世界各國納於一家長式國際組織之下始爲國際主義。因此事現在殊不可能。吾人所希望者，弱國能自强，侵略者能羣起而戢其燄，有志於維持和平者能以商業之互惠，進謀進一步之團結，以逐漸實現普遍國際民族之自由合作，以漸進於天下一家而已。

二曰祖國愛之觀念。然吾人不可空談國際愛，而欲使國際和平早日實現，須有强大之祖國以策勵之。祖國爲吾人托生之地，亦一切有志於事業者實現其抱負之舞台。此地又爲四萬萬五千萬人所居，世界最古之化文發祥之地，卽非中國人亦當保護之，況中國人乎？吾人比較研究歷史，當可得觀摩，自知得失。舉其大者言之：過去中國爲韃靼所蹂躪，主由馬政之衰，步不敵騎，勢也。這一百年來中國被侵略由於沒有工業化，更廣汎的說，沒有現代化。我們今天應該怎樣呢？抱殘守缺固然不行，但一切抄歐洲抄美國抄蘇俄也是不行的。今天中國的問題是一面抗戰，一面如何由非現代狀態移到現代制度。眞正留心建國的人要注意這過渡二字。因爲我們今離歐美現代國家的制度，必須有許多預備工夫，皮毛模倣，是無實際價値的。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解許多模倣的失敗。比較研究歷史就是眞正知己知彼。研究歷史不僅可以燃燒愛國心，而且一定可以明白，這大一個過去有其光榮國家的國力發揮出來，對於人類將是一何等貢獻！美國新史學派頗不滿民族主義，這自是懲過度狹隘民族主義之失，與正當的愛國心無關。唯在民族主義不足的中國，卽使過重民族主義都是應該的，因爲向來矯枉必過其正也。這便是本史略的根本觀念。

要之：吾人縱觀宇宙及人類之歷史，必可開拓萬古心胸，萬方眼界。吾人將知，在全文類人明進步之過程中，吾人之祖先，曾佔如何地位，曾作如何努力；而如是應有自勉，在今日世局之下，吾人爲自己，爲人類，應作如何努力，以吾人之聰明才力進增吾民族在世界上之地位，以貢獻於人類文明之前進。歷史啓示吾人之大道理，乃在自知並履行我個人我民族之歷史使命！

（註）論中國史學之建設

余茲擬對於中國新史建設問題，略述數語。今日中國史學，或忙於小考證，或忙於鼓吹新史學，或

忙於以現有材料速成中國文化史，或忙於以不成熟之唯物史觀解釋歷史。余信此種工作雖非無益，對於中國新史學建設猶爲不足。余嘗謂中國問題在如何由非現代狀態過渡到現代狀態，史學建設亦然，現代歐洲史學，經過三大時期：

一、史料之集纂與民族精神之發揚；

二、以嚴格科學方法考證整理史料；

三、以綜合科學解釋歷史，並着眼於整個民族人類與文化之進步，因而將從來歷史再造之。

今日西方史學已進入第三時期，而我國前人之事業，只做到第一部分的一部分。今日中國的史學建設，必須將此三步作一步做；庶乎不落人後。然吾人當前工作中心，仍爲第一步工作之完成，其工作應包括下列各點：

一、據正史制度文物史及其他史料（自雜史至文學金石材料）以及有關西方之西方來源之史料（特別爲漢、唐、元、清四代），按朝代或時期或問題分類整理之；

二、各地方之歷史或方志亦應收集資料，並整理之，

三、本國各民族之歷史應有專門家研究，而整理之。

至於其他先史及考古學之研究，自亦應同時在注意之內。經此基礎工作，然後吾人可以新方法及新知識對此豐富資料考訂，比較，以明眞相。於是新史學始得以充分發揮其用武之地。惟在進行此項工作之際，個人之努力，自所切望，而國家及學會之集體工作尤爲重要，甚至不可少。蓋個人之力，終極有限。然此非可望於學官，又不待言。國人之研究史學者，其有志於千秋之業者乎？望羣起而合作！

附錄

胡著「歷史哲學概論」

曹培隆

著作者　胡秋原
總發行所　時代日報印刷所
出版日期　二十九年一月

中國史學發達雖早，但史學知識並不完整。劉知幾史通和章學誠文史通義可算中國第一流的史學名著，而裏面所討論的大都限於治史技術問題，對史學中最重要的史釋（Historical intern retatiop）問題，雖曾片斷談到，但未作深入之研究。舊時所謂「史論」「史評」一類書，如呂祖謙東萊博議張溥歷代史論乃至王船山讀通鑑論等，亦只知就事論事，不能提出歷史變化之眞正法則。抗戰後，由於實際的需要，史學在知識中漸居重要地位；但一般人對史學的認識却並未因此提高，仍停滯在狹隘的觀念中，以爲研究「史學」只是熟記「帝王家譜」，至多不過「考證」「辨僞」等而已，更有些人有意無意的把史學看成「政治」「道德」以及其他學問的工具。這些傳統的錯誤，不但會損壞史學的健康，而且足以減低史學在戰時的功效。因此，我願在此推荐一部介紹現代史學的讀物，這便是胡秋原的「歷史哲學概論」。

中國過去史學的著述，不僅內容殘缺，而且龐大蕪雜，難於閱讀，現代作品又多偏重專門探討，同樣不易爲學者所接受。「歷史哲學概論」彷彿是針對着這些缺點寫成的，旣簡明易讀，又相當完善，讀者除了可以由此獲得的系統的史學知識以

外，並可窺見更大的「天地」。

胡氏預備陸續的寫成兩部書，一部是「哲學概論」（小小文法）；一部是世界史略（小小辭書），「歷史哲學概論」便是後者的序編，也是後者最先出版的第一分冊。全書共分六章，約八萬餘言：（一）歷史之概念與範圍，（二）歷史學，（三）史學之輔助科學，（四）歷史哲學之主要流派與批評，（五）社會機能與社會發展，（六）總論史之功能。一般史學上應有的知識，大略都已具備；故原書雖名爲「歷史哲學概論」，實際上所涉及的範圍却不止於「歷史哲學」。這一點著者曾在序編言中聲明：「此編如稱爲史學導論，較名符其實，其所以冠以歷史哲學之稱者，則以四五兩章略有新見之故」。因之我們無妨把它當作一部史學概論來讀。

書首是世界史略的舊序，開端便闡明了「萬有皆史，萬有皆經」的道理，進而斷定「歷史與哲學者，實學問之兩極」，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觀念，書中有許多見解都暗中淵源于此，這也是著者所以要寫「哲學概論」與「世界史略」兩書的理由。至於世界史略的內容、體例、取材、目的乃至著者自已的史觀，都會一一述及，值得仔細一讀。在第（一）章中，敍述歷史的意義及功用，並結論其定義爲：「歷史者，依事實發生之次第，記述自然界及人類之發生與進化（及死滅退化）之事實，與夫人類活動之成績；欲以明瞭過去，而爲人類今後正確之指針者也。」第（二）章共分五段，第一段由歷史學的意義與原則講到史料的蒐集、鑒定、整理、組織、以及著作所依據的史觀（即著史態度）最後並提出「史家不可有妨害求眞之成見，但不可無健全之理想」的寶貴意見。第三四兩段，講中國與西洋史學史，把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史籍，理出了一個井然的頭緒，使讀者一目了然。第五段講十九世紀以來之史學從多方面分析了十九世紀史學猛進的原因，並指出二十世紀新史學的趨向，第六段講第十九世紀以來之歷史哲學，介紹各派主張其相互關係；附帶說明「史釋」與「史觀」兩詞之區別，還在意識上最容易混淆的。在第三章中，著者把史學的輔助科學分爲三類：一爲工具的，如言語學，文字學。攷古學等。二爲資料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三爲批評的，如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這一分法較本漢（Bernheim）「一般的」與

「特殊的」分法，顯然已有了進步。更依次說明了天文學、地理學、古生物學、動物學、人類學、人種學、先史考古學、經濟學、地理學、言語學、文字學、考古證學、統計學、年代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大略的內容；及其對于史學的輔助。第（四）章講各種史釋，其中批評多于敍述，頗有些獨到的見解；而對于馬克斯唯物史觀及社會階段論的駁斥，尤屬一針見血之論，較一般流行的批評深刻了許多。最後，著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以為「工具為人類之武器，故技術實為進化之尺度」。並認定今日世界的戰禍，原因「在文化之不足，在人類文化之不平衡」。第（五）章是表現著者意見最強烈的一節，也是全書的重心所在。先以經濟作中心，剖析了種族、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外交、戰爭等各種社會機能的內容及其變更的依據；更以人類技術的演進作標準，將社會的進化劃為五個階段：一、原始采集時代，二、漁獵時代，三、畜牧及耕農時代，四、農業及手工業時代，五、機器時代。於每一階段中略述人類生活的狀況及其進化的痕跡，最後，指出世界的去向及中國應有的覺悟，都是著者根據著社會進化的原理和現勢體驗出來的至理名言。第六章總論史學的功能，認為「史學所能告訴我們的，是社會趨勢，不是個人成敗禍福；而尤其是主要趨勢，不是細微末節」。關於人力對於歷史的作用問題，說明兩點：第一人力有限性，第二人力足以影響歷史速度，更進一步，論到歷史的價值，「不僅指出人類社會之主要趨勢，而且鼓勵我們為人類可能而必要的事業盡最大的努力」。書末附有補記十七則，是印妥後才加上去的，其中材料的補充多於理論的發揮，最後一則「補論中國史學之建設」，雖寥寥數語，却具道出了目前史學界亟應努力的途徑。——以上是全書的大概內容。

我覺得概論一類的書不到有三個任務；（一）補充常識，（二）糾正常識，（三）整理常識，此書正做到了這三點。史學知識缺乏的人由此可以得到補助，認識錯誤的人由此可以得到糾正，概念模糊的人由此可以得到系統，所以不管你是對史學毫無研究，即是已有相當基礎，都有一讀的必要。這裏我不願再舉例多說，讀者自己會得到證明。此外還有二個特點，應該於此一提，第一是簡明扼要，條理井然，不像其他學術著作那樣，材料雖豐，但不易引起初學者的興趣。著者以簡潔的筆

調，講述着史學上所有的問題，除去史釋一部份外，一般的主張大致都是史學界的定論，而對各派的檢討，多半也是學術界共有的批評。當然，著者自己獨到的地方還很多，可是這不但不妨害讀者明瞭各派的原來面目，反而給讀者認識這些學說的一個有力註脚。讀過這本書，可以把史學上的知識和學說得到一個很清楚的理解和認識。有興趣的人，說不定會因爲這個引導，而進入史學的領域，漸漸登堂入室。第二是理論不離實際，無空虛飄渺的毛病，讀者可以一氣終卷，不致中途感到枯燥無味，或是隨着書中的內容鑽到牛角尖裏去，忘掉世界在打仗，中國在抗戰。著者時時刻刻不忘把握現實，例如：讀史料時便談到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覓史事以符其圖式，或力找階級鬭爭之事以實其說」的錯誤。講中國史學時，便慨歎我們缺少「陶鑄民族精神的民族紀念碑之著作」。講人種史釋時，便痛斥德國納粹派民族優劣說的乖謬，以及倭人自稱優秀而其實却是「馬來人及通古斯人之混血」的可笑等，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材料。第三是極積樂觀的空氣，充溢全書，讀者於無形中，會堅定一假極積的入世的人生觀，相信世界仍是向着人類的幸福前進。譬如，書中一貫的主張，世界禍亂之源，不在科學及文化的進步，而在一部份國家民族科學落後致爲強者所乘的原故。就如在賽跑的路上，他不怪前面的人跑得外快，而只怪後面的人跑得太慢。他相信世界儘管如何不景氣，而人類幸福的總量畢竟增加，所以不主張把已經進化的人類再拉回原始時代，他認爲目前唯一關鍵，在如何使落後民族迎頭趕上世界文化的水準，亦卽如何使世界文化趨於平衡。一般愛護正義人士只知空洞的同情落後民族，「道德」之外却找不出什麼理由，而這裏正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哲學根據。

自然和其的書一樣，「歷史哲學概論」也有它的缺點，如印刷不良，校對不精，及材料不够理想的完備等，都是以使原書減色。但這並不影響它的價值，而且是應該原諒的，因爲在戰時，這些缺點幾乎都無法避免，何況出版時，又值着者在病中呢。然嚴格的講，確也有比較嚴重的缺點，譬如全書的組織，並不十分緊嚴，有些小標題也太免強，使人看了好像是在一本讀「筆記」，而末尾那末多的「補記」也正說明了全書的未臻成熟。著者曾承認此書爲「初稿性質」，我們希在「再作一次總整理」（著者語）時能够一一得到更正。最後，我仍覺得這是一部相當完善的書，因爲它的優點，足以壓倒這些缺點

讀「歷史哲學概論」

燕義權

著者：胡秋原

出版者：建國印書館

歷史哲學，是近代新興的學問，尤其在中國，更是非常新鮮的學問，就我所知，在中國的成本著作，除掉現在我所介紹的胡秋原先生這本「歷史哲學概論」外，在戰前只有朱謙之先生寫了一本「歷史哲學」，在戰後也只有翦伯贊先生寫了一本「歷史哲學」（？）翦先生的書，旨在闡述歷史法則的性質；僅論到歷史哲學一部份的命題；且是一種主觀的政治立場的產物，其所代表的意識，並不合中國的需要，當然亦沒有學術價值可言，而朱先生歷史哲學的寫作，所受生機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影響又特大，並沒有多少獨到的見解。所以像拉波播爾之「作為近代科學的歷史哲學」的譯者曾銳（或即葉青）先生在「譯者序言」裏，對於朱先生的奚落與嘲笑，或有點過分，但朱先生這本書之無甚價值，自亦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不過國內雖很少人著述歷史哲學的書籍，卻也並非無人研究歷史哲學的學問，譬如去年新故的張蔭麟先生，即是頗有研究心得的一個，他雖因早逝，不克完成系統的歷史哲學著作，但僅就「思想與時代」所發表的「論傳統歷史哲學」與「論史實的選擇與綜合」兩篇來看，已是令人驚其研究工力之精深；另外在報上也曾看到羅家倫先生要寫一本歷史哲學書的消息；惟不知何時能殺青問世。在此類書極端缺乏的情形下，能有胡先生這本「歷史哲學概論」，真不能不說是今日我國學術界的一件幸事！

我所以要說是一件幸事，也不僅因此類書是為我們所迫切需要的；實更因這本書寫得正頗合我們的迫切需要，雖然它僅是一個筆記式的綱要，常識性的敘述，內容實在太簡略，體例也嫌欠嚴整，並不算是怎樣有系統有計劃的著作；但它風格的

新穎，見解的正確，取材的精要，及文辭的厚重，却使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書，當然胡先生所研究的學問很廣，但歷史哲學，却正是胡先生的專業（在「時代日報社論」集上曾說過），因此這本書，也就更值得我們重視。

這本歷史哲學概論，是胡先生大著「世界史略」的序編，僅是世界史略第一卷的第一分册，全書除「序言」與「補記」外，共分六章：（一）歷史之概念與範圍：簡述歷史之意義，功用及其與哲學的關係，最後下一歷史定義爲：「歷史者，依事實發生之次第，記述自然界及人類全體之發生與進化（及死滅退化）之事實，與夫人類活動之成績，欲以明瞭過去而爲人類今後正確生活之指針者也」。（二）歷史學：除略論史學，史料，史觀外，并略述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以及十九世紀以來之史學與歷史哲學。（三）史學之補助科學：分述史學與各科學之關係，對天文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動物學，人類學，人種學先史考古學以及經濟史、地理、言語、文字、考古、考證、統計、年代、文、哲、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學，均有簡要分析。（四）歷史哲學之主要流派及批評：此章係評述釋史見解，除對偉人史釋與人種，人文，心理，地理，經濟，人類，社會學等史釋，以及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及社會階級論等均有述評外，末並附著者之歷史哲學意見（提要），凡二十條，此章蓋最爲重要。（五）歷史之要素與發展（社會組織與社會進化），此章爲歷史哲學之中心問題對社會之結構，機能，所謂社會經濟、種性、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外交、戰爭均有解釋，對社會之進化階段，分爲（1）原始采集（2）漁獵（3）畜牧及農耕（4）農業手工業（5）機器等五時代，略加注釋，末並有關於人類及中國社會之將來結論。（6）總論史學之功能：分論鑑往知來，人力作用及史學之意義與價值。

以上爲本書的大概內容，玆當進述著者對人類將來及對世界將來的見解：著者自謂其非歷史專家，無任何發現，惟據已知之歷史事實，加以組織及判斷；但僅據已知之史實，即使其在執筆之際，抱有兩大信念，一曰：人類愛之觀念，認爲人類生而平等，凡具雙手，均爲同類，而在今日人類經濟業已國際化之時，獨霸思想或孤立觀念，均爲吾人所排斥。二曰：祖國愛之觀念，但吾人不可空談國際愛，即欲國際和平早日實現，亦須有強大之祖國以策動之。基此兩大信念，故著者對於將來

中國與世界路向之指示，甚能兼顧理想與實際，使人有入情入理的感覺，同時著者以自由爲根本觀念，故一切以自由爲決定標準，他認爲欲求人類幸福不斷的提高，必須個人社與會有充分自由能充分合作，就是要人類每一個人爲全體創造最大幸福，全體保障每一個人充分發揮其才能；但目前離此時期還遠，因此人類社會的將來，一定有這樣的趨勢：（一）社會的個性主義（二）國際的民族主義，因眞正的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並不衝突，而眞正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也並不衝突，二者同樣可以得到和諧的合作的共同發展。假如人類將來趨勢果眞如此，則著者以爲中國應有以下三個覺悟：（一）是中國的根本歷史任務，就是要爲中國工業化而奮鬪，（二）是我們必須認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三）是要力求政治經濟之合理與進步。這三點見解，雖非著者之獨見，然此乃著者研究歷史哲學之結論，故更具有可靠的正確的意義，亦更值得我們切實的嚴正注意。

自然胡先生雖自謙此書無任何發現，而實際此書亦頗有獨到，尤其在批評方面，確甚能鞭辟入裏，如認爲唯物史觀之缺點在於（一）其本身概念不明，自己並不徹底，（二）其應用於社會階段之劃分，因受當時知識之限制，並不正確。又認爲地理對於經濟之影響，除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速度以外，而影響生產力發展的方向等，見識均極爲深遠，決非一般尋章摘句者所及；不過在這裏無暇多舉。這裏必須要談到的，是胡先生自己的歷史哲學；但也不能全部來談，只能談其兩個基本觀念。要依胡先生對史觀（對于歷史作用之見解）史釋（對於歷史進化動力之見解）所下之界說，就是胡先生的自由史觀與技術史釋。

（一）自由史觀：此爲胡先生對於歷史之態度與要求之見解，雖然胡先生自己並未明言，但就此書的表現來看，却無容加以懷疑。「全書舊序」有云：「使之觀史也，原道術於器用，見樂利於自由，據勞動之技術及組織，釋人治之運行，以自由之境界及性質，測世運之隆汚，人文之進步，實由勞動與自由之深廣而決之……人類之勞動，目的在人類之自由，云何是自由？生命之健全發揚，生力洋溢及其自然發揮之狀態而已。析而言之，凡有五義：一曰無礙，去壓迫也，二曰不踰距，不

他使也，三曰發展，盡其才能也，四曰創造，日新又新，個體有限全體無窮也，五曰諧和，各個獨立，普遍合作，同登春台，萬方中節也，勞動創造一切，趣最高普遍自由之的，而自由者，又爲發揮勞動最高能力之因」，自由既作如此寬泛解釋，當然自由代表一切價值，卽是一切鵠的爲吾人之最高理想所當努力追求者。宇宙歷史進化之趨向，自亦不外如此。所以胡先生認爲「進化卽自由」謂：「歷史之範圍，包括整個宇宙之進化……吾人所知者，爲宇宙一切均在運動中，此種運動，可名爲求自由之運動，自原素之放射，天體之旋轉，以及生命之進化，莫不趨向自由，所謂自由者，可以兩方面解釋之：卽一面爲本身之能力提高，一面爲全體保持秩序，故進化卽自由，義實爲一」。基於此處對自由的解釋，故胡先生以爲幸福是人類創造的，但要人類幸福能不斷的提高，必須個人與社會有充分的自由，能充分合作，所以胡先生對於人類社會將來趨向的看法，以及對於中國及世界實際問題之解決，實均以自由爲其惟一的觀念。

（二）技術史釋：依照胡先生自己的見解，彼信人類學與社會學不可分離，吾人頗有一種人類社會學，深耕兩種科學而統一之，得一完全之歷史哲學，彼之世界史略，卽抱此種企圖，而對歷史爲一嘗試之解釋，且自謂：「余之歷史哲學，係根據人類社會學史釋之解釋」；然而就此書的理論系統來看，我却覺得胡先生的歷史哲學，最確當的名稱，應是技術史釋，現引書中原文，證明如下：

（1）工具爲人類之武器，故技術爲進化之主要尺度，技術云者包含二方面之意義，一卽製造工具之效率，二卽使用工具之能力。

（2）新技術發生後，改變人與自然關係，亦改變人與人關係。

（3）人類之技術形成一定社會制度，幷形成一定之文化與文明。

（4）人類技術之進步，大體有下列諸階段（卽原始采集等，見前引）……上述技術種類之進化，卽社會進化之動力，新舊技術之交替，卽社會之經濟革命。

（5）人類結合有二形式，一卽個體的，卽家族，二爲種族的；如宗族，部落，職業團體，民族及國家，凡此結合形式，均隨社會技術之進步而變化。

（6）人類社會進化之標誌有三：一經濟，二政治，三文化，然主要標誌，自是經濟，而經濟樞紐，實爲技術。

由上所引的六點原文看來，我們還能說這不是技術史釋嗎？

不過所謂「自由史觀」與「技術史釋」，究是我爲胡先生提出的名稱，也許胡先生並不同意；但胡先生有此根本觀念，當是胡先生所承認的，就我的感覺，胡先生的歷史哲學，是有其特殊見解，且能言之成理的；可是在這裏，我僅能予以指出，並不擬加以評論；再說，胡先生這裏還僅是提要，現在亦沒有評論必要；但我對此書，還有一個缺憾的感覺，卻願在此一提。

此書給我一個最大缺憾的感覺，就是此書根據的資料，幾全爲西洋的東西，亦就是此書極少提到過中國的歷史哲學，固然著者說過此書僅是一種「史學導論」性質，與專作一種歷史哲學概論書不同；但我覺得以中國歷史書籍之豐富，如肯略用一點工夫，卽不能謂沒有話說。其實中國何嘗沒有？只是無人加以整理而已；但也非完全沒有，如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補編」中卽有「秦漢人之歷史哲學」一篇，最近王玉璋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概論」中敍述中國之歷史哲學，卽達四十頁之多，佔全書四分之一，也許這裏會有人說：中國過去的歷史哲學，如所謂「陰陽」「五行」，「八卦」，「三統」「三世」之類，這是一種神祕的玄學的史觀史釋，並沒有特別稱述的價值；我們卽能作如此承認，也要知中國人的歷史哲學亦並不止此，眞正研究中國史學者，當能知中國儒家之道德，禮樂等觀念，亦正是一種歷史哲學，且至今亦尙不失有相當價值，以道德的史觀或史釋來論，則司馬光之「資治通鑑」與王船山之「讀通鑑論」，卽是其最好的表現。這是就過去說的，若以現代來論，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哲學，也未嘗不值得採取，這並不是說我寫了一本「國父孫中山底歷史哲學」，我就來故意強調這點，而是僅以其影響現代中國之重大講，我們卽不容加以漠視。當然胡先生雖然說過「中山先生對於進化之見解，與一般

社會學家所說，也大體相同，殊不必立民生史觀之稱」（國策之原理二八頁），但也還承認有所謂「中山先生之歷史哲學」（上書四九頁），不過在這本「歷史哲學概論」中，却僅僅提到一句，即在原書劃分歷史爲原始采集等五時期時說，「此一分類，係綜合舉雪，伊里及李士特之劃分而定，孫中山先生之分期；亦大體相同，實則即此一句話亦頗欠妥，因中山先生著作之發表，既遠在胡先生此書出版之前，中山先生之名，自應續列李士特之下，胡先生並不應以並立口吻稱之也，當然在這些地方，我們實無須苛求於胡先生此書，惟我們不能不有此感想而已！

最後我還願特別提出一點。即讀胡先生此書者，必須細讀書首之「全書舊序」，此序爲著者對學問事業之總見解總抱負，我最初讀時即深爲著者之魄力雄心所激動，著者自云：「余少治文史，長習格致，十餘年來，頗得哲學史學之書，自信於學粗有所得，常擬將一得之愚，整爲系統，造爲二書，一曰宇宙文法（綜合世界觀之哲學），一曰宇宙辭書（比較世界文化史）」。我們對於在學術上有這樣遠大抱負的人，實在不能不致其欽仰之忱，因爲這兩部鉅著，如能真正完成，那對今日中國的學術界，將是一個怎樣偉大的貢獻？不過這本世界史略（比較世界文化史之縮寫）序編——歷史哲學概論，出版已過兩年，還看不見有其他分冊的問世，實在令人等得焦急，所以我虔誠地盼望胡先生能够心不旁鶩，力成此志。